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1卷



润东出版社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1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0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万岁！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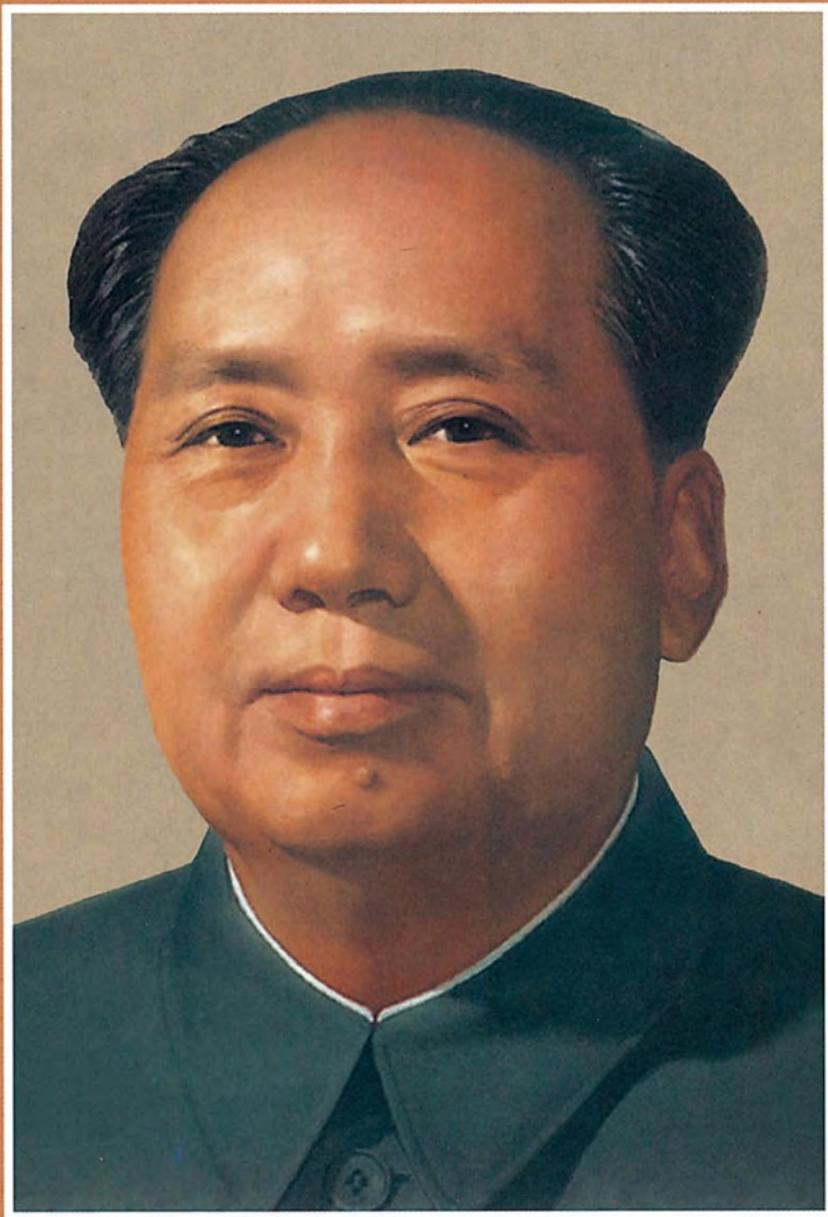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www.MEBK.org

收集·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万岁!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任：流星
策划：树旺
编审：黄惠丽

主编：张迪杰

副主编：宋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苹 杨健桢 听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颖 杨泽

编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毛泽东思想万岁！

版式设计：杨健桢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毛泽东思想万岁！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和黎笋的谈话·····	1
(1970年5月11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8
(1970年5月20日)	
转发武汉军区党委抓点情况报告的批语·····	21
(1970年5月)	
对中央转发北京二七机车厂、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情况报 告的指示稿的批语·····	23
(1970年5月)	
对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指示稿的批语·····	24
(1970年5月)	
对理工科大学教学改革两份材料的批语·····	25
(1970年6月5日)	
现代化武器吓不倒人民·····	26
(1970年6月11日)	
和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马哈古卜谈话纪要·····	28
(1970年6月24日)	
转发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纪要和煤炭工业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30
(1970年6月)	

暂不发表毛泽东关于医疗卫生工作谈话整理稿的批语	32
(1970年6月26日)	
为铁道兵司令部工作人员题词	33
(1970年6月27日)	
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	35
(1970年7月11日)	
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	37
(1970年7月13日)	
要研究海军落后的原因	40
(1970年7月29日)	
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关于王光美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批语	41
(1970年7月)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六周年的电报	42
(1970年8月22日)	
我的一点意见	46
(1970年8月31日)	
对政治局讨论中央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指示草案情况报 告的批语	50
(1970年8月)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五周年的电报	51
(1970年9月1日)	
对江西找到大盐矿报告的批语	53
(1970年9月2日)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54
(1970年9月6日)	

对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	58
(1970年9月6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	59
(1970年9月8日)	
对中央关于组织群众广泛讨论宪法修改草案通知稿的批语	61
(1970年9月)	
在南京军区等单位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情况摘要上的批语	62
(1970年9月)	
关于海上作战等问题	64
(1970年9月25日)	
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读书问题的批语	66
(1970年9月27日)	
对抗美援朝决策的回顾	78
(1970年10月10日)	
对吴法宪检讨信的批语和批注	81
(1970年10月14日)	
对叶群检讨信的批语和批注	86
(1970年10月15日)	
对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通知稿的批语	91
(1970年10月)	
关于同意会见美国作家斯诺的批语	92
(1970年10月)	
悼念戴高乐逝世的唁电	93
(1970年11月11日)	
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谈话	94
(1970年11月13日)	

- 同意印发《我的一点意见》的批语96
(1970年11月)
- 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的批语99
(1970年11月、12月)
-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六周年的电报.....103
(1970年11月28日)
- 不要求外国人承认中国人的思想.....105
(1970年12月6日)
- 对中央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稿的批语.....106
(1970年12月)
- 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107
(1970年12月16日)
-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08
(1970年12月18日)
- 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批语.....129
(1970年12月19日)
-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的电报.....131
(1970年12月19日)
- 在《参考消息》第四三七七期上的批语.....133
(1970年12月22日)
- 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134
(1970年12月29日)
- 转载英国《卫报》有关中国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主权文章的批语...135
(1970年12月30日)
- 关于同意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语.....136
(1970年12月)

对江青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的批语·····	141
(1971年1月)	
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军队要谨慎”指示情况 报告的批语·····	143
(1971年1月8日)	
对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的批语·····	145
(1971年1月)	
对张秀龙来信的批语·····	147
(1971年1月)	
关于批陈整风运动重点在批陈的批语·····	148
(1971年2月19日)	
在军委办事组关于学习讨论毛主席“重点在批陈”指示情况报告 上的批语·····	149
(1971年2月)	
在外交部关于美国人来华问题请示报告上的批语·····	151
(1971年2月)	
应对南昌起义和朱毛两军会师作正确解说·····	152
(1971年2月)	
对军委办事组传达毛泽东批陈整风指示报告的批语·····	153
(1971年3月1日)	
对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的两个文件送审稿的批语·····	154
(1971年3月)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送审稿的批语··	155
(1971年3月15日)	
对成功发射“实践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新闻稿的批语·····	157
(1971年3月16日)	

- 对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信的批语……………158
(1971年3月24日)
- 毛泽东等祝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伟大胜利的电报…159
(1971年3月29日)
- 对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等问题的批语……………161
(1971年4月)
- 关于黄、吴、叶、李、邱的自我批评的批语……………165
(1971年4月11日)
- 在李德生报告上的批语……………167
(1971年4月24日)
- 对周恩来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请示报告的批语……………169
(1971年4月)
- 对周恩来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讲话提纲的批语……………171
(1971年4月)
- 对周恩来的信和报送材料的批语……………172
(1971年5月)
- 会见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的报道……………174
(1971年6月3日)
-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的电报……………176
(1971年7月10日)
-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七周年的电报……………178
(1971年8月22日)
- 对中央关于新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划分阶级成分问题指示稿的批语…180
(1971年8月24日)
- 清平乐·视察*……………181
(1971年8月)

- 对中央转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批语……………182
(1971年8月)
- 对中央转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183
(1971年8月)
- 在外地巡视期间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184
(1971年8月至9月)
- 在武昌和华国锋、汪东兴的谈话……………196
(1971年8月25日)
- 在长沙和华国锋、卜占亚、汪东兴的谈话(摘要)……………199
(1971年8月27日)
- 在长沙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的谈话……………201
(1971年8月28日)
- 在长沙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及汪东兴的谈话…207
(1971年8月30日)
- 在南昌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汪东兴的谈话……………214
(1971年8月31日)
- 在杭州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汪东兴的谈话……………216
(1971年9月3日)
- 在丰台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汪东兴的谈话……………219
(1971年9月12日)
-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的电报……………223
(1971年9月1日)
- 毛泽东等对越南北方遭受严重水灾的慰问电……………225
(1971年9月2日)
-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的电报…227
(1971年9月8日)

- 对周恩来关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等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229
(1971年9月)
- 对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自取灭亡通知稿的批语……………230
(1971年9月)
- 对中央关于黄永胜等离职反省通知稿的批语……………232
(1971年9月)
- 对成立中央专案组的通知稿的批语……………233
(1971年10月)
- 对中央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通知稿的批语……………234
(1971年10月)
- 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235
(1971年10月26日、11月8日)
- 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谈话(节录)……………245
(1971年11月14日)
- 在外交部关于为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送行计划报告上的批语…248
(1971年11月)
- 对中国代表团到达纽约机场的书面讲话稿的批语……………249
(1971年11月)
- 对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稿的批语……………250
(1971年11月)
-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七周年的电报……………251
(1971年11月28日)
- 对中央关于传达、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材料之一)》通知稿的批语……………253
(1971年12月)

-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一周年的电报·····254
(1971年12月19日)
- 对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指示稿的批语·····256
(1971年12月)
- 四言诗·题折扇·····258
(1971年)
- 七绝·戏改李攀龙《怀明卿》·····259
(1971年)
- 七言诗·戏改杜甫《咏怀古迹》其三·····260
(1971年)
- 七绝·读《红楼梦》·····261
(1971年)
- 对陈毅悼词的批语·····265
(1972年1月)
- 对吴冷西来信的批语·····268
(1972年1月29日)
- 对李卓然、何长工来信的批语·····269
(1972年1月、9月)
- 悼念斯诺逝世的唁电·····270
(1972年2月16日)
- 会见尼克松时的谈话·····271
(1972年2月21日)
- 四言诗·赠尼克松总统·····286
(1972年)
- 对苏振华来信的批语·····287
(1972年3月5日)

- 对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通报稿的批语·····288
(1972年3月6日)
- 对编发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国际反映的请示报告的批语··289
(1972年3月6日)
- 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290
(1972年3月25日)
- 毛泽东等祝贺金日成六十寿辰的电报·····291
(1972年4月14日)
-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人民革命军成立四十周年的电报·····293
(1972年4月24日)
- 对反映白坚情况摘报的批语·····295
(1972年5月31日)
- 对李克如来信的批语·····296
(1972年6月15日)
- 对贺诚来信的批语·····297
(1972年6月28日)
- 对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299
(1972年7月7日)
- 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301
(1972年7月10日)
- 对陈云来信的批语·····302
(1972年7月22日)
- 对外交部关于向美国友人等谈林彪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303
(1972年7月)
- 为王季羣题挽词·····304
(1972年7月)

- 在林枫家属来信摘要上的批语·····305
(1972年8月11日)
- 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306
(1972年8月14日)
-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八周年的电报·····308
(1972年8月22日)
-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电报·····310
(1972年9月1日)
- 在赠周世钊《两般秋雨庵随笔》一书封面上的题字·····312
(1972年9月4日)
- 给周世钊的信·····313
(1972年9月4日)
- 对中央转发外交部《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
的通知稿的批语·····314
(1972年9月)
-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的电报··315
(1972年9月8日)
- 解决中日复交问题，日方还是靠自民党政府·····317
(1972年9月27日)
- 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327
(1972年)
- 对国防工业院校存社问题及改进意见的批语·····328
(1972年10月15日)
- 在反映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情况来信摘要上的批语··329
(1972年10月至12月)

- 对华罗庚来信的批语·····331
(1972年11月4日)
- 在反映柴沫情况的两封来信摘报上的批语·····332
(1972年11月4日、12月5日)
- 在周培源关于六六至七〇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上的批语··334
(1972年11月12日)
- 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心脏病情况报告的批语·····335
(1972年11月12日)
-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独立六十周年和解放二十八周年的电报336
(1972年11月27日)
-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338
(1972年12月10日)
- 对反映国防科研单位一些问题来信的批语·····339
(1972年12月11日)
- 毛泽东等祝贺金日成当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的电报··340
(1972年12月29日)
- 会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政府外长阮氏萍谈话的报道·····342
(1972年12月29日)
- 对刘建章家属来信的批语·····343
(1972年12月)
- 在王稼祥来信上的批语·····345
(1972年12月)
- 赠刘兴元联·····346
(1972年)
- 对谭震林来信的批语·····349
(1973年1月2日)

-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正式签订的电报……………353
(1973年1月29日)
- 对反映李一氓、舒同、林铁情况来信的批语……………357
(1973年1月至6月)
- 接见基辛格时的谈话……………359
(1973年2月、11月)
- 对周恩来送审的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决定稿的批语……………377
(1973年3月)
- 五绝·呈郭老 ……………380
(1973年春)
- 给李庆霖的信……………382
(1973年4月25日)
- 七言诗·外交家风采联句 ……………383
(1973年4月)
- 对谭政来信的批语……………384
(1973年5月)
- 会见外宾几次谈话的报道……………385
(1973年6月至11月)
- 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的谈话(节录) ……………389
(1973年6月22日)
- 对叶飞来信的批语……………391
(1973年6月25日)
- 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392
(1973年7月4日)

七言诗·戏续李白《梁甫吟》	397
(1973年7月4日)	
在周恩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组的一封信上的批语.....	398
(1973年7月5日)	
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	400
(1973年7月7日)	
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	406
(1973年7月15日)	
和恩古瓦比的谈话.....	408
(1973年7月29日)	
对郭化若来信的批语.....	410
(1973年8月4日)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412
(1973年8月5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电报.....	414
(1973年9月8日)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学习班.....	417
(1973年)	
对罗瑞卿来信的批语.....	420
(1973年11月20日)	
对批评江青的一封信的批语.....	421
(1973年11月25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九周年的电报.....	425
(1973年11月28日)	
对江青诬陷周恩来的批评.....	427
(1973年12月9日)	

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	428
(1973年12月9日)	
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问题的谈话要点·····	429
(1973年12月12日)	
赠邓小平联·····	439
(1973年12月)	
对王洪文、江青报送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批语·····	443
(1974年1月)	
为广西大藤峡题字·····	444
(1974年1月)	
给江青的信和批语·····	446
(1974年2月至11月)	
给叶剑英的信·····	451
(1974年2月15日)	
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内容的通报·····	452
(1974年2月22日、25日)	
和尼雷尔谈话主要内容的通报·····	457
(1974年3月25日)	
对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发言稿的批语·····	460
(1974年4月4日)	
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	466
(1974年5月25日)	
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	473
(1974年至1975年)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三十周年的电报·····	478
(1974年8月22日)	

- 以安定团结为好·····480
(1974年、1975年)
- 对外交部关于美议员访华团成员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482
(1974年8月27日)
- 浪淘沙·赠王洪文同志*·····484
(1974年8月)
- 对陈丕显来信的批语·····485
(1974年9月17日)
- 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一点意见·····489
(1974年10月20日)
- 和邓小平在长沙的一次谈话(节录)·····492
(1974年11月12日)
- 对外交部《关于与基辛格会谈方案的请示》的批语·····494
(1974年11月20日)
-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三十周年的电报·····495
(1974年11月28日)
-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497
(1974年11月)
- 对电影《园丁之歌》的评价·····498
(1974年11月)
- 对反映刘景范情况来信的批语·····499
(1974年12月21日)
-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500
(1974年12月)
- 关于民兵不要参与两派对立的意见·····503
(1974年12月)

- 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504
(1974年)
- 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节录)……………506
(1974年)
- 诉衷情……………508
(1974年)
- 给江青的信……………513
(1975年1月4日)
- 印发张春桥、姚文元摘录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论述的批语…517
(1975年2月2日)
- 关于释放战犯问题的意见……………518
(1975年2月27日)
- 毛泽东等祝贺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完全解放金边的电报…520
(1975年4月17日)
- 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和中东……………523
(1975年4月20日)
- 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524
(1975年4月23日)
-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军民彻底摧毁南越傀儡政权解放西贡的电报…525
(1975年4月30日)
- 关于知识分子的两句话……………527
(1975年5月3日)

和黎笋的谈话^[1]

(1970年5月11日)

—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你的？

黎笋（以下简称黎）：一九六四年。我们看到毛主席身体健康，感到很高兴。目前，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形势比较复杂，也存在一些困难。

毛：困难哪一国都有，苏联也有，美国也有。

黎：我们很需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我们中央和政治局知道毛主席给我们的工作提意见的话，一定会非常高兴。

毛：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你们是越做越好。

黎：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做工作。我们所以能把工作做好，也是按照毛主席以前对我们讲到的三点去做：第一，不怕，不怕敌人；第二，要各个击破；第三，要长期地打。

毛：对，是持久战。你们要准备打持久战，但是如果打短一些不是更好吗？

[1] 这是毛泽东在会见越共第一书记黎笋时谈话的一部分。黎笋（1907—1986），越南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胡志明逝世后，黎笋取得了北越的领导权并随后统一了越南。当时任越共第一书记。

究竟谁怕谁呢？是你们越南人、柬埔寨人以及东南亚人怕美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怕你们呢？这是个问题，值得考虑，值得研究。还是大国怕小国，风吹草动他都惊慌失措。一九六四年北部湾事件^[1]你们是整了他一下，但也不是有意想打美国海军。实际上，你们并不是真的打他，但他们自己紧张起来了，说越南的鱼雷艇来了，开炮就打。后来美国人自己也讲不出来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肯定那是假的，是场虚惊。既然打起来了，那就只好打了。对军火商是有利的。〔从那时起〕美国的总统每天晚上睡觉很少。尼克松^[2]自己讲，他的主要的精力是对付越南。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人，西哈努克亲王，他也不好惹，你惹他，他就要跳出来骂娘。

我们有些大使馆，我看要整顿一下。我们中国一些大使馆有大国沙文主义，尽是把人家的缺点看得多，不顾大局。〔中国〕驻越南的上任大使是谁？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朱其文。

毛：朱其文跟你们搞得很僵。事实上朱其文是个国民党，他要

[1] 北部湾事件，也作东京湾事件，1964年7月底，美国军舰协同西贡海军执行“34A”行动计划，对越南北方进行海上袭击。8月1日，美第七舰队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为收集情报，侵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海，次日与越南海军交火，击沉越南鱼雷艇。美国政府迅即发表声明，宣称美海军遭到挑衅。4日，美国宣称美军舰再次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击，即所谓“北部湾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5日出动空军轰炸越南北方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7日，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装力量。这一事件是美国在侵越战争中推行逐步升级战略，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的重要标志。

[2]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跑到外国去。我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你们跟国民党打交道，他为什么不捣你们的乱呀？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看到〔他发回的〕那些电报是不高兴的。

黎：我们越南人民心中牢记着毛主席的恩情。在九年的抗法战争中，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我们为什么能坚持打持久战，尤其是在南方坚持长期抗战？我们为什么敢于长期打下去？这主要因为我们依靠了毛主席的著作。

毛：不一定。

黎：当然，这是事实。我们还要善于在越南的实际环境中运用。

毛：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创造。怎么能说你们没有创造，没有经验呢？吴庭艳一杀十六万，我是听的报告，不晓得准不准确，但我知道杀死了十几万人就是了。

黎：是的，十六万人被杀害了，而且许多人被投入监狱。

毛：我看这就好了。你来杀我，我不可以杀你呀？

黎：正是这样。单是在一九六九年我们就打死打伤敌人六十一万人，其中二十三万是美国人。

毛：美国人的人力分配不够，因为他们在全世界铺得太广了。所以，当他们的人被杀死时，他们的心都碎了。死个几万人，对他是一件大事。你们越南人，不论北越、南越，我看死人是要死的。

黎：我们现在的打法死伤很少。不然，我们就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毛：是啊。恐怕老挝困难一点。老挝族在中国有没有啊？

周：有一些。

毛：他们住在哪儿？

周：在云南省，同老挝交界的地方。

毛：在西双版纳吗？

黄永胜：西双版纳也有一些。

周：我们的壮族跟他们非常相像。

毛：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壮族人很能打。过去军阀白崇禧和李宗仁就是靠壮族人。壮族人现在有多少？八百万？

周：现在多了，有一千多万人了。

毛：这是韦国清^[1]那一族，他自己不承认。我曾问过他，他是哪一族的。是少数民族吧？他说他是汉族。后来他才承认他是壮族人。

周：太平天国的战士都很善战，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就是壮族人。

毛：太平天国也有一部分军队是广西的。

黎：越南的侬族也很能打仗，他们和广西的壮族人都属于同一个民族。

毛：东南亚是一个马蜂窝。东南亚的人民一天天在觉醒。有些和平主义者认为无非是公鸡好斗。哪有那么多公鸡呀！现在母鸡也好斗了嘛！

黎：不斗就没有出路。

毛：是啊，不斗不行了。你逼得人家没有路走了嘛，欺负人嘛！

黎：柬埔寨人和老挝人本来都信佛教，不好斗。现在他们也好斗起来了。

[1] 韦国清，当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毛：就是呀，你也不要说信佛教的人就不好斗，中国也是信佛教的，辛亥革命打了十七年，后来是内部两派打，这样教育了人民。然后是北伐战争，然后就有红军了，然后日本人侵略中国，日本人投降以后就是蒋介石同我们打，打了不到四年，他就不干了，跑到台湾去了。他现在在联合国里说他代表整个中国。他跟我们几个人的关系可密切了。我跟蒋介石算是见过几次面，国民党在广州开中央全会的时候见过。我是一个国民党，是个跨党分子，我又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又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参加了，我们的总理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的代理党代表。林彪同志就不用说了，他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在黄埔读了九个月。在中国，老一辈的人没有跟他打过交道的很少。

二

黎：最近，尼克松宣称说，在过去一百九十年里美国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意思是他这次也不愿意被越南打败。

毛：没有被打败过？

黎：实际上它被打败好几次了。在中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抗法战争中，它给法国人开支百分之八十的军费，结果它仍然被打败了。

毛：就是呀！你刚才讲的第一点是不要怕帝国主义。究竟谁真怕谁？小国，部分小民族存在这个问题。他慢慢试，试几年就理解了。

三

毛：……那时我还告诉你，如果美国人不到中国边境来，你们不请我们去，我们是不出兵的。

黎：我们也这样想。当我们还有能力打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后方”更稳固一些。在我们越南人民打美国人的时候，中国是我们的“大后方”。因此，我们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即使我们的飞机受到攻击，也不要到中国机场降落。

毛：可以嘛，我们不怕。如果美国空军要来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就让他来嘛。

黎：虽然我们下了这样的命令，但我们仍然需要依靠你们的支持。那时，你们派来的几个师在越南同样打美国飞机。

毛：就是嘛。美国人就是怕打，他们没勇气。你们可以谈判，我不是说你们不能谈判，但是你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打上。两次日内瓦会议是谁破坏的？你们和我们都是老老实实遵守〔会议协议〕，但是他们不干嘛！不干更好。

因此，甚至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他发表公开讲话时，也不得不说只要召开国际会议，就必须同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商量。他们现在的领导人好多我不熟悉，不认识。柯西金我认识，并且同他谈过话。西方报纸总是造他们的谣，说他们的领导层怎样不和。我也闹不清楚。听说老百姓对柯西金这位领导人比较感兴趣。

黎：我们也听说了。

毛：你们也听说了？我看斯大林又活起来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包括整个世界。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主要是两个大国，现在都

说三大国，中国不算。中国的原子武器还刚开始研究，还在研究阶段，这有什么可怕呀？中国人多，因此他们怕中国。但是我们也怕，因为人多要吃饭，要穿衣，那个问题可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也研究节制生育，使人口少一点。

四

黎：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战斗，是因为毛主席讲了，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美国害怕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毛：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侵略人家，我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你去几十万海、陆、空军欺负越南人民，中国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哪个法律上有这条规定？

黎：美国人说他可以动员一千二百万军队，可是他只能派五十万军队到越南，如果越过了这个界限，他们就害怕了。

周：中国人多他也怕。

毛：人多还有一个不怕，打就打。横竖我跟你没有关系。你占了我的台湾，我没有占领你的长岛^[1]。

[1] 长岛是一个位于北美洲大西洋岸的岛屿，行政上属于美国纽约州的一部分。长岛长190公里，宽约20公里至30公里，它从纽约港伸入北大西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 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

(1970年5月20日)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2]，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

[1] 这是毛泽东为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所发表的声明。1970年5月19日，周恩来等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声明稿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外交部几位同志起草，在十七日晚政治局会议上经过讨论，大家提了一些意见，主要是要突出主席同黎笋同志谈话中的思想。”毛泽东审阅时批示：“照办。”这个声明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于5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上宣读，载于当日《人民日报》，已编入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

[2] 1970年3月18日，原柬埔寨王国首相兼国防大臣、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朗诺和副首相施里玛达在美国的策动下，乘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国外的时机发动政变，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立郑兴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从而使柬埔寨的国家权力转移到亲美派朗诺—施里玛达—郑兴集团手中。

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1]，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2]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1] 1970年4月24日至25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在中国、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区举行，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四方领导人各自率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扩大对越南和老挝的侵略战争，在柬埔寨发动政变，重申四方领导人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严正立场，号召印度支那人民团结起来，捍卫民族权利，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使印度支那成为真正符合三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愿望的独立和平地区。

[2]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出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等在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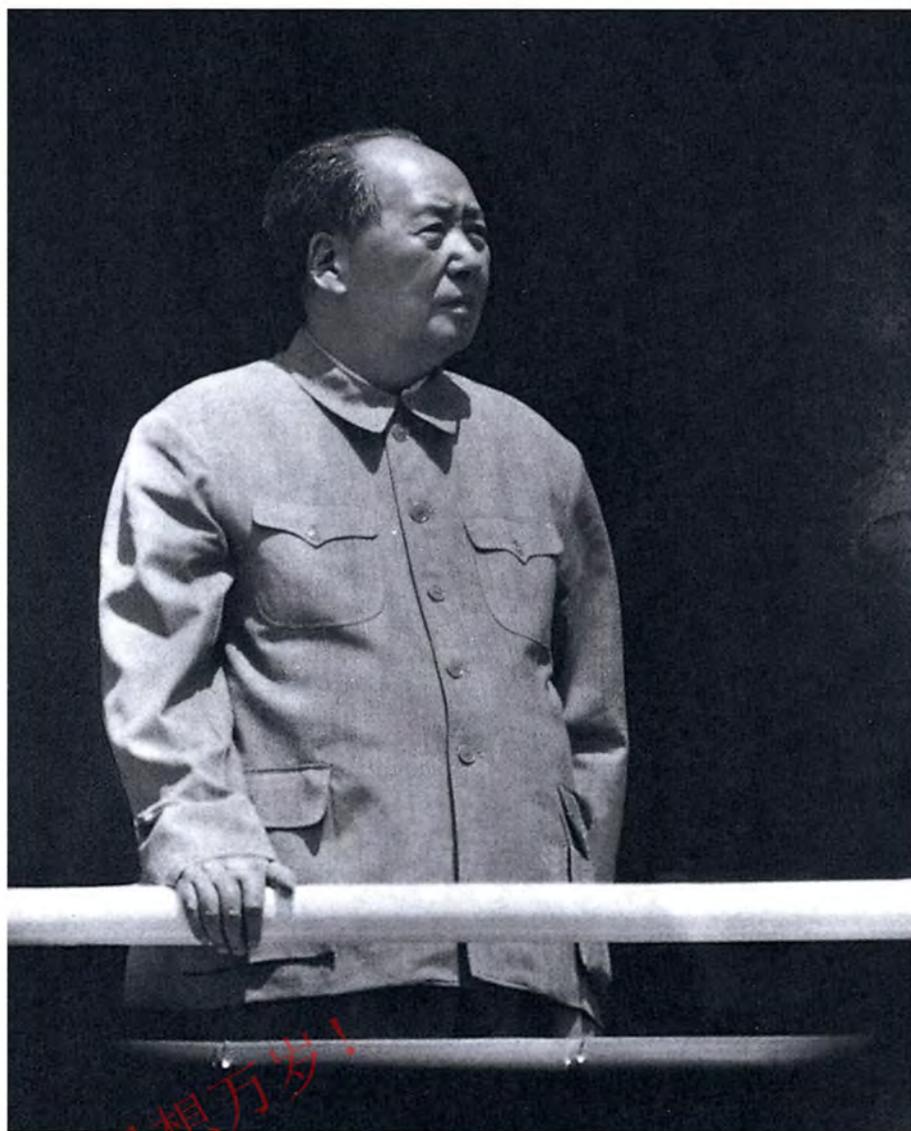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宣传画）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也是纸老虎（宣传画）

转发武汉军区党委 抓点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70年5月)

湖北试点经验，似可转发各省参考。

[1] 本篇一是对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1970年5月14日给毛泽东、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报告的批语。报告说,遵照毛主席“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我们从去年6月开始抓了武重、武锅、武船、武钢机总厂、国棉一厂、二汽、武大等六厂一校。除二汽外,这几个单位都是武汉地区有名的“老大难”单位。抓点前,其中5个工厂斗、批、改搞不下去,生产处于瘫痪状态。军宣队进驻各点后,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政治建厂、建校的道路,宣传、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党中央各项号召,团结、教育了广大革命群众,孤立、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群众觉悟空前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改变了这些单位过去“老大难”的面貌。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常委亲自抓;二、学习、落实北京六厂二校经验;三、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四、建设军宣队。本篇二是对周恩来1970年5月26日送审的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经验指示稿的批语。指示稿要求各省、市、区党的核心小组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在阅读武汉军区党委的报告后,把各自的试点经验也写一份总结报告给中央。如卡死点,可以参照北京六厂二校和湖北六厂一校的经验,进行试点和点面结合,以利推广。

二

照发。

对中央转发北京二七机车厂、上海 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1]的 指示稿的批语

(1970年5月)

照办。

[1] 指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70年3月12日的报告和中共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4月2日的报告。两个报告强调，整党建党要“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搞好吐故纳新”“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整党建党”。中共中央5月29日批转了这两个报告。转发前将中央指示稿和两个报告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

对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指示稿^[1]的批语

(1970年5月)

照办。

[1] 中共中央1970年5月29日发出的这个指示中说，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具体要求是：1. 努力增加生产；2. 基本建设工程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尽快形成生产能力；3. 大搞综合利用；4. 提高劳动生产率；5. 大力降低消耗定额；6. 提高运输效率；7. 提高产品质量；8. 改善经营管理；9. 大抓清仓查库，注意修旧利废，节约代用。指示说，上述各点主要是讲工业战线，同样适用于农业、财贸和其他各条战线。

对理工科大学教学改革 两份材料^[1]的批语

(1970年6月5日)

两件均阅，很好。待你回来后，将清华经验与上海纪要，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看过，并经讨论修改后，即可发表。此外，文科教改怎么办，上海是否可以找些人开一次座谈会，请你与春桥^[2]同志酌定。

毛泽东
六月五日

[1]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姚文元报送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两份材料。由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的前一份材料，中心内容是讲如何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办好社会主义的理工科大学。《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介绍了1970年6月2日上海召开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的情况。这次会议主要座谈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对清华大学教育革命总结材料的感想和意见；二是上海有关大学和工厂的教育革命经验、体会以及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这两份材料后来发表在1970年7月21日《红旗》杂志第八期和7月22日《人民日报》。

[2] 春桥，即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革委会主任。

现代化武器吓不倒人民^[1]

(1970年6月11日)

小国只要能反击，大国就怕，小国如果不反击，他就不怕你。你看越南、柬埔寨、老挝嘛，他们也没有坦克，也没有飞机，他们就是用轻武器打，能够打下飞机来。

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出现坦克，那个时候吓得不得了。现在不同了，什么坦克、什么空军这一套，吓不倒人民。我们现在在准备。如果敌人把我们的空军搞光的话，我们就是靠步兵。如果你占领我们中国一半，我们还有一半。如果你占领我们中国的交通要道、大城市，我们还有乡村、中等城市、小城市。第一条，我们没有打你嘛，而是你打我们嘛。第二条，这很能锻炼我们的人民，二十年没有打仗了。你打我就打。我所讲的打是打防御战。我们现在到处修地洞，到处修地道。

[1] 这是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埃米尔·波德纳拉希率领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国务委员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1970年6月11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位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罗马尼亚领导人。

毛泽东思想万岁！

和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 马哈古卜谈话纪要^[1]

(1970年6月24日)

马哈古卜部长说，在英国还没有完全从苏丹撤走前，美国又进来了。但是由于人民的团结和斗争，英国的星辰已经落下去了，美国的星辰也要落下去。

毛主席对苏丹朋友的这个讲话表示赞赏。毛主席说，这个世界上怕英国人、怕美国人的很多，这几年慢慢地都不大怕了，并敢于说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话。你们苏丹人民了不起啊！

毛主席说，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统治者是要分开来看待的。我对美国人民是寄予希望的，就是美国的工人以及其他穷苦的人。他们总有一天要站在你们和我们这个战线的。

毛主席说，美国独立时，只有三百多万人口。那时英国有近两千万人口，是全盛时代，可是打了败仗。打了八年啊。还不就是一些比你们现在还要差的武器。你们苏丹有一千四百多万人口。

马哈古卜部长说，人民已经起来，毛主席的教导在全世界已经

[1] 1970年6月24日，毛泽东会见了由苏丹财政部部长曼苏尔·马哈古卜率领的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6月25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这次会见的谈话纪要送毛泽东审阅，并写道：“与苏丹代表团谈话纪要，已经外交部同志整理出来。我和康生同志看了”“我们认为可以送给对方，并表示如发表请用全文”。毛泽东阅后批示：“退总理。”本篇是这个谈话纪要的节选。

传播开了。人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理解了毛主席的话，懂得真理应当属于自己，所以人民一定会起来。

毛主席说，中国的经验可以作参考，要结合各国自己的经验。我们也是找外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经验，譬如巴黎公社的经验、十月革命的经验等等。

毛主席说，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可以进口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但是要自己搞。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

马哈古卜部长感谢中国向苏丹提供友好援助，特别是在谈判中贯穿的友好精神。

毛主席说，物质援助，要到了手，见了效，那才算数。不到手，工厂没有建立起来，那不能算数。你们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没有培养出来，中国人不撤走，也还不能算数。那么，什么叫帝国主义呢？它就是不帮助人家建设的，它赖着不肯走，那没有办法，只好革命了。

毛主席说，非洲可沸腾起来了，闹起来了，大闹起来了！半个多世纪了，五十多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培养了反对它的人，另外培养一批走狗拥护它自己。

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世界人民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这个美帝国主义专门团结那些各国人民认为是不好的人。它喜欢那类人做朋友，我们就喜欢我们这类人。

在讲到帝国主义对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施展阴谋活动时，毛主席说，帝国主义是要对非洲各国人民的领袖和著名政治家进行暗害阴谋活动的，要提高警惕。

转发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纪要 和煤炭工业会议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70年6月)

两件很好，可以转发。

[1] 指冶金部1970年6月10日关于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纪要和煤炭部军代表6月4日关于全国煤炭工业会议情况报告。冶金部报送的会议纪要说，5月13日至6月10日，冶金部召开了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传达贯彻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落实1970年的钢铁生产和建设计划，研究1971年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钢铁工业发展设想。今年钢产量要确保1700万吨，到1975年达到4000万吨，基本上建成大三线钢铁基地，并在各经济区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钢铁工业体系。为此，提出了要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继续狠抓经济领域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下放企业，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加快大三线建设，切实贯彻执行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和自力更生的方针等15条措施。煤炭部军代表的报告说，4月10日至22日，我们在江西萍乡安源矿区召开了全国煤炭工业会议，讨论了1970年煤炭工业的增产节约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设想。经反复讨论研究，1970年煤炭生产计划定为31800万吨，比国家计划增产3000万吨；到1972年，煤炭产量将有更大幅度的增长，大三线煤炭基地将基本建成，江南九省煤炭可以基本自给；力争1975年煤炭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为此，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和增产节

转发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纪要和煤炭工业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约运动，具体抓好经济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挖掘现有矿井潜力，提高煤炭产量，狠抓当前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加快建井速度等13项工作。6月26日，中共中央在转发这两份材料的批语中指出：“钢铁和煤炭生产，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关系到备战。望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省军区加强对钢铁和煤炭企业的领导，进一步发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实现会议提出的1970年增产指标。”

暂不发表毛泽东关于医疗卫生工作 谈话整理稿^[1]的批语

(1970年6月26日)

暂不发表，将来再说。

毛泽东
六月廿六日

退东兴^[2]同志存。

[1] 周恩来1970年6月26日给汪东兴写信，要他将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关于医疗卫生工作谈话的记录整理稿报送毛泽东审定。整理稿的主要内容是：“医学教育要改革”“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医疗卫生机关“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上去”“医生、护士要下去参加四清”。

[2] 东兴，即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为铁道兵司令部工作人员题词

(1970年6月27日)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六月廿七日

为人民服
务，
白区
工作

毛泽东为铁道兵司令部工作人员的题词。

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1]

(1970年7月11日)

英联邦像是个俱乐部，中国过去也是这个俱乐部的。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顾不了了，把中国让给了美国。所以，日本投降之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我们。而我们这些人就被叫做共产党“匪徒”，跟普通的土匪不同，是共产党“匪徒”。这样，我们就没有资格进那个联合国。哪有“匪徒”能够进联合国的？我们也想了一想，我们这个国家也算个联合国嘛！我不到你那个联合国去也可以嘛！我们这些人，帝国主义都是不高兴的。无论是你们的两位总统也好，还是我们这些人也好，都不大中它们的意。那有什么办法呢？你们到北京来也没有通知英国、美国吧？

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帝国主义的日子不大好过。它们怕第三世界，既怕你们这些人，也怕我们这些人。要破除迷信，不要迷信那个什么帝国主义。当然，我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要反对，也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不可以学习，而是说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的迷信，对它们那套欺骗，要破除。要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迷信不容易，它在一些人中根深蒂固。你看，帝国主义多了不起，它们有那么多原子弹、氢弹，飞机到处飞，海军到处跑，到处占领别人的国家，比如美国出兵柬埔寨。但它们那个办法是老牌帝国主义

[1] 这是毛泽东和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及赞比亚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英国的做法。英国不是到处占领吗？现在它比较乖乖的了。

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1]

(1970年7月13日)

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大安宁。你热爱独立是一件事，别人总要干扰你又是一件事。上回我就跟你们讲过，世界上就有那么少数几个国家，喜欢干涉别国的独立。你们说希特勒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法国独立了，中国也解放了。但现在世界还是不安宁啊！当然，现在没有人侵犯你们法国；除了台湾以外，也还没有人侵犯中国。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要准备打仗，不是自己打出去，而是当别国打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消灭它。现在已不是几十年前那样，谁人都可以在中国头上拉屎拉尿。

我劝你们除了搞马其诺防线^[2]之类以外，搞原子弹以外，还要准备搞什么民防那一套。你晓得世界怎么变化？我们又不是那几个大国的参谋长。你们也是受别国的气的。

欧洲现在的形势，不仅你们，就是英国，要想打一场战争看来是困难的。所谓同盟国，现在也难说。它们在有一些问题上谈得

[1] 这是毛泽东和法国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2] 马其诺防线是20世纪30年代法国为防备德国进攻，在东北部边境构筑的防御阵地体系，以其主要设计者、当时的陆军部长马其诺的名字命名。1940年5月，德国军队从比利时绕过这条防线攻入法境，使防线失去作用。

来，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谈不来。我们之间谈就比较容易，跟美、苏它们谈就比较困难。你们法国没有占领我们中国什么地方，我们中国也没有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岛。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1970年7月13日，毛泽东、董必武和来访的刚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弗雷德·拉乌尔（前排右二）率领的国务委员会代表团合影。

毛泽东同志万岁！

要研究海军落后的原因^[1]

(1970年7月29日)

我们的海军不像样子，大概要一百年才能赶上某些国家。别的我就不清楚了，刚才讲的这个造船厂^[2]也不行。同样的规模和日本比较，就是不能造那么些船。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要研究一下，找出原因来。

[1] 这是毛泽东会见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2] 指江南造船厂。

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1] 关于王光美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批语^[2]

(1970年7月)

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都宜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请中央一议。

[1] 指“文化大革命”期间专门为审理刘少奇、王光美而成立的调查组。

[2] 这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关于王光美处理意见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 二十六周年的电报

(1970年8月22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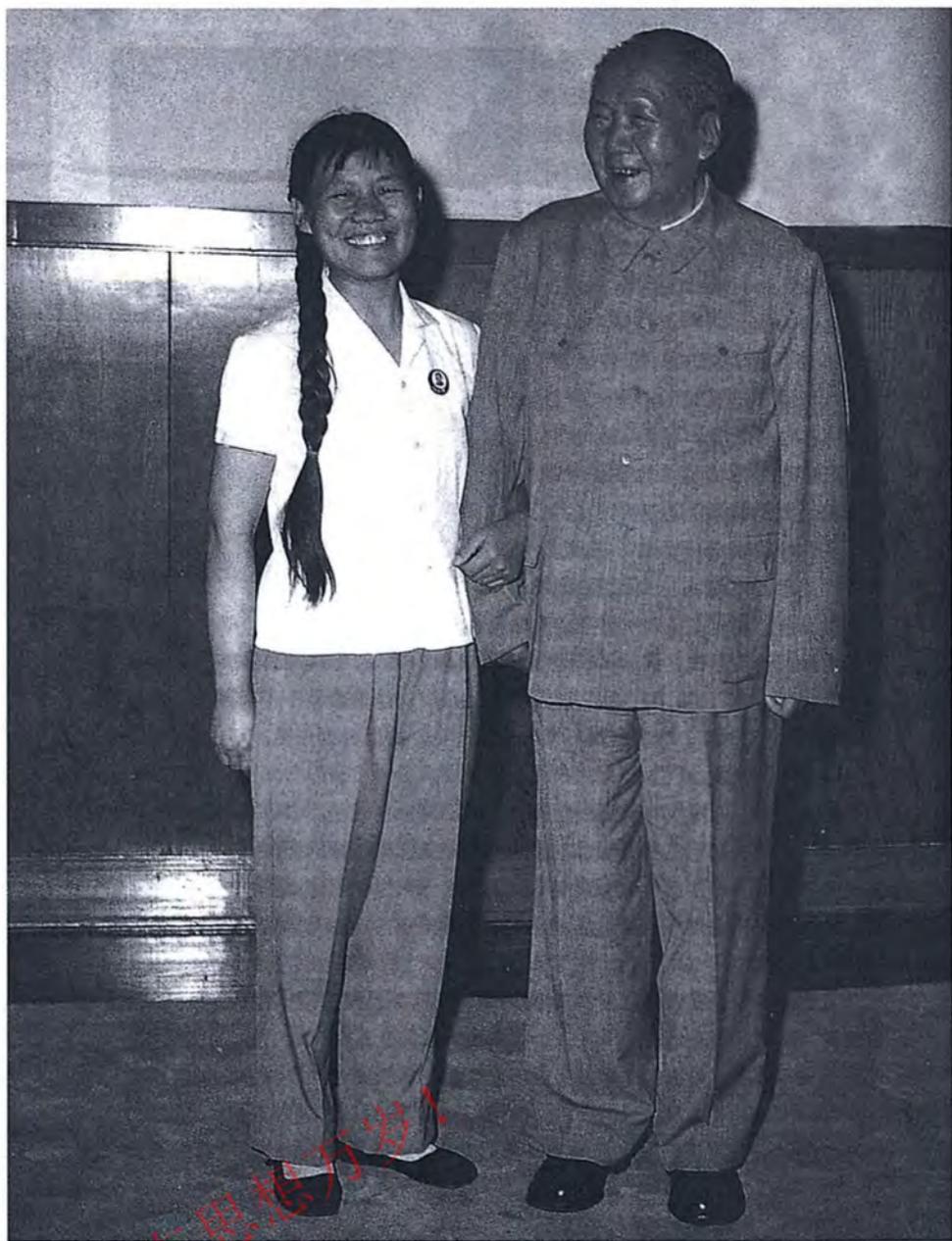
在罗马尼亚解放二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罗马尼亚共产党、罗马尼亚政府和罗马尼亚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二十六年前，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光荣的“八·二三”武装起义，推翻了安东尼斯库反动统治，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解放以来，勤劳勇敢的罗马尼亚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建设自己祖国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罗马尼亚人民不畏强暴，坚决反对外来的控制、干涉和侵略威胁，英勇地捍卫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不久前，罗马尼亚遭受了空前严重的水灾，罗马尼亚各族人民团结一致，顽强战斗，克服了重灾困难，取得了抗洪救灾的重大胜利。中国人民对于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事业中所取得的胜利感到非常高兴，并衷心祝愿罗马尼亚人民今后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罗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贯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我们两党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正日益加强和发展。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罗马尼亚人民的正义斗争。

中罗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1970年，毛泽东和人民大会堂服务员合影。



1970年夏天，毛泽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1970年8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杭州“汪庄”一号楼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我的一点意见^[1]

(1970年8月31日)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2]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3]，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4]。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5]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6]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7]，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8]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9]，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10]我同

林彪^[1]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1] 这个批语写在陈伯达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上，题目是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批语的抄清件时加写的。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同时发了这个批语。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3] 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写的序言中评价该书的一句话：“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4] 陈伯达摘录的这5条分别是：1. “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对马克思对于各个作家的评论的评价）2. “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3.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4. “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列宁《预言》中对恩格斯谈未来世界大战一段话的评价）5. “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怎么办？》）

[5] 三次庐山会议，指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先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6] 彭德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9年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错误地定为所谓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7] 指《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共70条，简称工业七十条。

[8] 指唐代诗人李白。

[9] 指陈伯达摘录的毛泽东《实践论》中的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10] 在毛泽东手稿中，这后面还加括号写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八）条，如获至宝。”中共中央转发《我的一点意见》时，删去了这句话。陈伯达摘录的林彪8条讲话分别是：1. “毛主席个人天赋很

高。他理解力很强，记性很强。他理解力很强，无论读书的理解力，或对事物的理解力，从现象看本质的能力，都很强。他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天资很高。”（1959年9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2. “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3.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4.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1966年8月8日接见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时的讲话）5. “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1966年9月18日关于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6. “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1966年9月18日关于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7.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1966年12月16日《〈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8. “不能离开中心。中心就是太阳，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一切工作围绕太阳转。毛主席就是太阳。毛泽东思想就是太阳。”（1970年5月19日接见总政治部副部长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1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对政治局讨论中央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指示草案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70年8月)

这样好。

[1] 周恩来等1970年8月8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中央关于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草案，经政治局有关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为慎重起见，拟由中央派出两个小组，并由成都军区、西藏党的核心小组各参加数人，到西藏各去两个公社（一个在内地、一个在边境；一个老的、一个新的）蹲点调研，看这个指示草案能否解决当地公社中有关方针政策问题。蹲点调研以两个月为期，今年国庆节前后再回到中央讨论一次。如适用，即正式下发；如需增改，在修改后再经中央讨论、主席批准下发。11月22日，周恩来对这个指示稿作了修改，提出“在两三年内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也不算慢”“应当把步子放得稳一些，把工作搞得扎实一些”，对人民公社所有制规模的划定“要因地制宜”。12月7日，周恩来向毛泽东等报告了对指示稿讨论、修改的情况。1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后，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 宣布独立二十五周年的电报

(1970年9月1日)

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五年来，越南人民经历了光荣的战斗历程。在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1]主席和越南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越南人民不断用革命战争打败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特别是近十多年来，越南南方人民发扬了革命的英雄气概，抗击了美帝国主义发动的最野蛮的侵略战争，把美国侵略者打得焦头烂额；越南北方人民胜利地抗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

[1] 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1969年逝世。

胜利，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榜样。

目前，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形势越来越好。在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战斗号召下，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紧密团结，越战越强，在整个印度支那战场上，狠狠打击了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不断取得新胜利。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大好形势，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出现一个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斗争新高潮。

美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它在印度支那的困境，正在更加露骨地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一面坚持扩大战争，一面策划种种阴谋诡计，妄图扑灭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烈火。但是，久经锻炼的越南人民、老挝人民和柬埔寨人民是吓不倒、骗不了的，美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中国人民一向把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当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相信，越南人民和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把美国侵略者从印度支那全部赶出去。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是兄弟和战友，我们将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〇年九月一日

对江西找到大盐矿报告的批语^[1]

(1970年9月2日)

—

江西找到了大盐矿，储量十九亿吨，可能还不止此数。印发全会各同志。

毛泽东
九月二日

二

即纯盐，盐是由这两种元素化合的。

[1] 本篇一是对江西省革委会的一份报告的批语。报告中说，江西老革命根据地人民和九〇九地质队职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报矿、找矿、探矿，经过3个多月的奋战，今年3月30日在会昌县周田公社找到了一个大盐矿，地质储量初步计算为19亿吨。化验结果，质量较好，氯化钠97.7%。从见矿到出盐，只用了47天，结束了江西无盐的历史。目前已形成年产1.5万吨的制盐能力，并生产出食盐近千吨。在报告中“氯化钠”一词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个批注，即本篇二。1970年9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语和江西省革委会的报告一起印发给在庐山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同志。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

(1970年9月6日)

(九月六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2]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

[1] 本篇摘自中共中央1971年12月11日转发的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材料的通知稿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发。”

[2] 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写的序言。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引用了恩格斯写的这个序言中的一句话：“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1973年9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個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时）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

“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1970年，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1970年，毛泽东、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1970年，毛泽东、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对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1]

(1970年9月6日)

第三页去掉完全二字。其余无意见。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等1970年9月6日为送审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稿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周恩来等在报告中写道：“十一时后，约集各大组长、副组长，传达了主席指示的主要精神：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做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午后，各大组一致通过公报草案和基本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现将公报草案呈上，请予审批。”公报稿第三页写道：“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几个月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最后一句中“完全”二字。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于9月6日通过，9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1970年9月8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朝鲜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朝鲜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伟大成果。二十二年来，英雄的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走过了光辉的历程。在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三年朝鲜祖国解放战争中，朝鲜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奋战，打败了美国侵略者，不仅保卫了自己祖国的独立和安全，也为世界人民反帝革命斗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朝鲜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兄弟的朝鲜人民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衷心祝愿朝鲜人民在今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更

大的成就。

当前世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正在兴起。美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它内外交困的处境，正在同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勾结，疯狂地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给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东南亚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严重威胁。大敌当前，不断加强中朝两国人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紧密团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种革命的团结力量是无敌的，是战胜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阴谋的可靠保证。

中国人民一向十分珍视同兄弟的朝鲜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长期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并将一如既往，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这种友谊和团结继续作出努力。中国人民最坚决地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实现祖国统一的正义斗争。如果美日反动派胆敢在朝鲜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将坚决支持朝鲜人民打击侵略者，直到取得彻底胜利。

中朝两国人民以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〇年九月八日于北京

对中央关于组织群众广泛讨论 宪法修改草案通知稿^[1]的批语

(1970年9月)

照发。

[1] 中共中央1970年9月12日为组织人民群众广泛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给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和中央军委发出通知，指出：这一宪法修改草案是1954年宪法的继续和发展。毛主席在1970年3月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提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从3月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准备，7月12日成立了以毛主席为主任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起草委员会详细研究了全国人民对1954年宪法的修改意见，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并于8月23日提交九届二中全会审查，9月6日全会基本通过了这个草案，并决定动员全国人民进行讨论和修改。请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中央军委将群众意见集中起来，于9月底报告中央。

在南京军区等单位传达 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情况摘要上的批语^[1]

(1970年9月)

—

第五页上所提处理意见很好，应该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1]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1970年9月22日向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南京军区党委等单位传达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报告摘要》。这个摘要说，南京军区等3个军区的党委和江苏、贵州等7个省、区党的核心小组在9月11日至14日分别向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传达了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并认真地进行了讨论。摘要第五页讲到，贵州省在讨论团结问题时，“到会的军队干部一致认为，部分参加‘三结合’的军代表，滋长了骄傲情绪和急躁情绪，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决定分期举办军队干部学习班，重点解决这个问题，以进一步开展拥政爱民活动”。林彪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线，并注明：“此类问题已告军委办事组作为专题研究，以便改正三支两军人员中所出现的不良倾向。”本篇一是对林彪的这个意见而写的。本篇二写在林彪报送这个摘要的信封上。

在南京军区等单位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情况摘要上的批语

二

周、康^[1]阅，退林^[2]办。

[1] 周，指周恩来。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 林，指林彪。

关于海上作战等问题^[1]

(1970年9月25日)

一

现在一些大国欺负我们，比如在海军、空军这些方面。什么印度洋、太平洋都被他们霸占着，所以我们也得搞一点海军。中国原是一个穷国，过去没有工业，现在搞起了一点，也不很多。大概再过十五年左右，或者二十年左右，可能就好一些了。

二

帝国主义并不可怕。我们自己的经验，你们的经验，以及现在在东南亚作战的经验，都证明这一点。这些经验证明，帝国主义是很强大的，但它怕小国，也怕那些中等国家。有些国家说我们国家是大国，我说不是，是中等国家，跟你们一样。他们怕我们，是怕我们的将来，不是怕我们的现在。这就是所谓“潜在力量”。所谓“潜在”嘛，就是“力量”还在那里睡觉。不晓得哪一天醒了，他们就紧张了。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海军司令穆扎法尔·哈桑时谈话的一部分。

三

我们的海军、空军，都是从陆军抽出来的人去组建的，因此也不内行，没有搞过嘛。现在还没有敌人进攻，敌人一攻，怎么办？打游击战争嘛。陆军打游击战争，我们过去是有经验的，其办法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就是这两句话，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一跑，敌人就追，到适当的时候，好打了，就是打得赢了，就打。中国地方比较大，老百姓又站在我们这方面，敌人侦察也困难，没有法子，到处驻兵，驻多了，展不开，驻少了，我们就吃掉它。我看海上也是用这个办法。就是这个军港不行，军港没法子跑，要想另外的办法。



1970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和巴基斯坦海军司令穆扎法尔·哈桑中将其随行人员合影。

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读书问题的批语^[1]

(1970年9月27日)

九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2]）。

九月廿七日

[1] 周恩来等1970年9月18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现送上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关于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的三十二本书的批示和目录。我们从中选了九本，又在毛主席著作中选了五本”“请予审批”。周恩来等挑选的9本马、恩、列著作是：一、《共产党宣言》；二、《哥达纲领批判》；三、《反杜林论》；四、《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五、《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六、《国家与革命》；七、《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八、《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九、《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挑选的5本毛泽东著作是：一、《实践论》；二、《矛盾论》；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四、《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的评语，写在周恩来等的送审报告上。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并指出，“最近，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指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

[2] 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来到天安门城楼参加首都军民庆祝新中国成立二十一周年大会。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首都军民共庆新中国成立二十一周年。

毛泽东思想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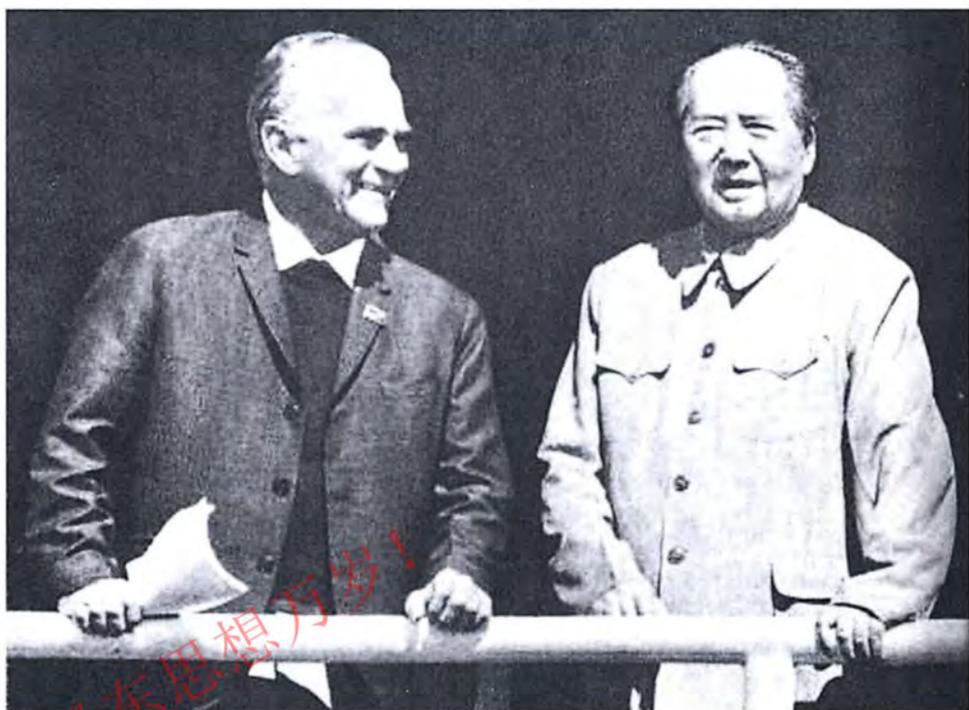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交谈。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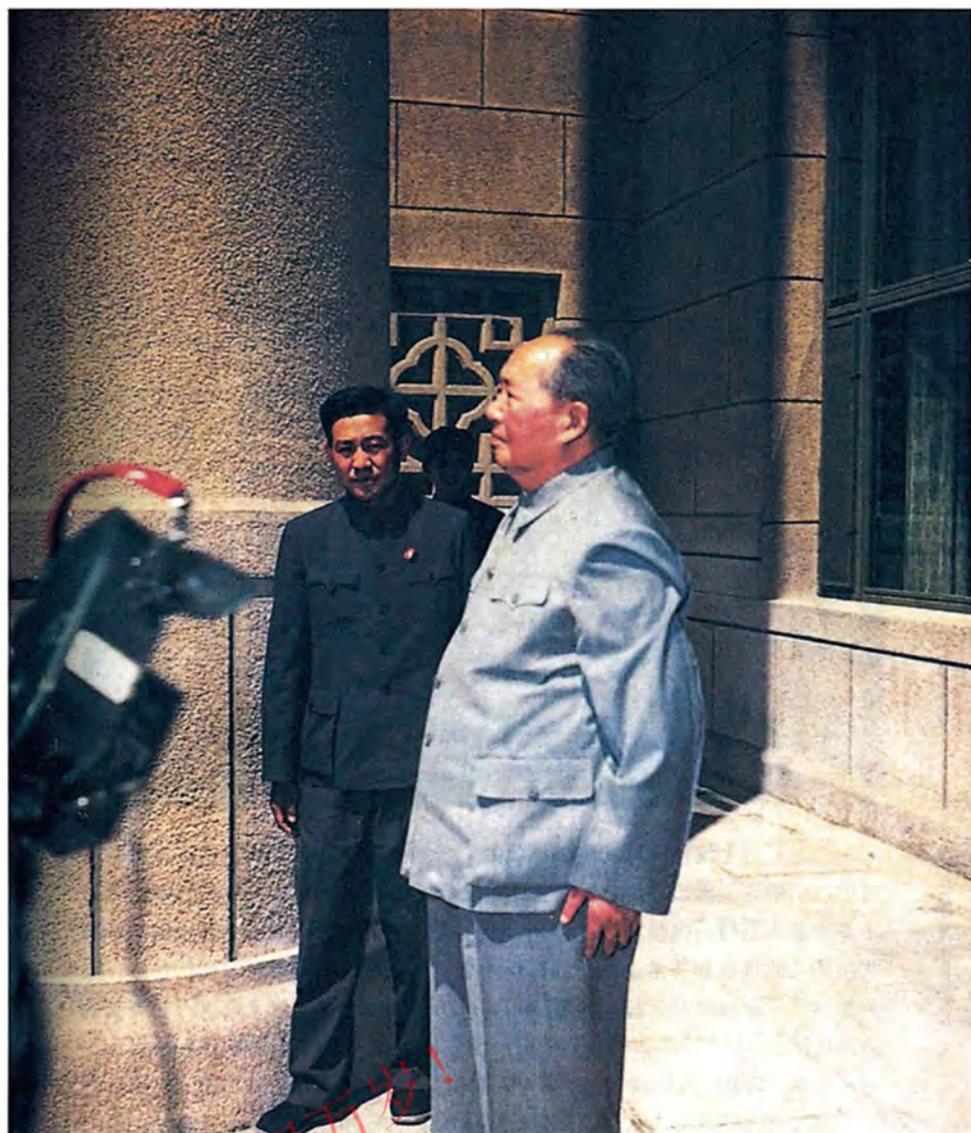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会见来访的挪威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主席保尔·斯泰根。

毛泽东思想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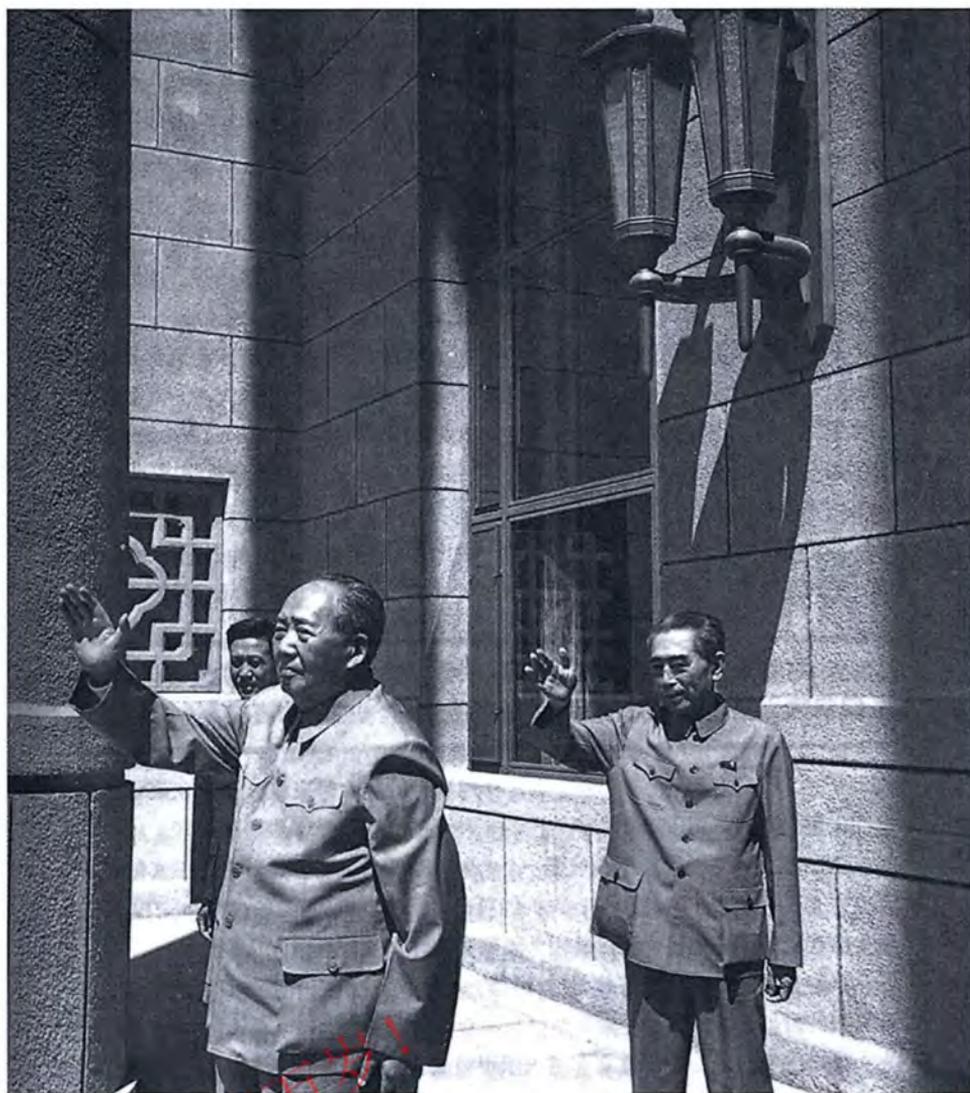


1970年10月1日晚，毛泽东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毛泽东思想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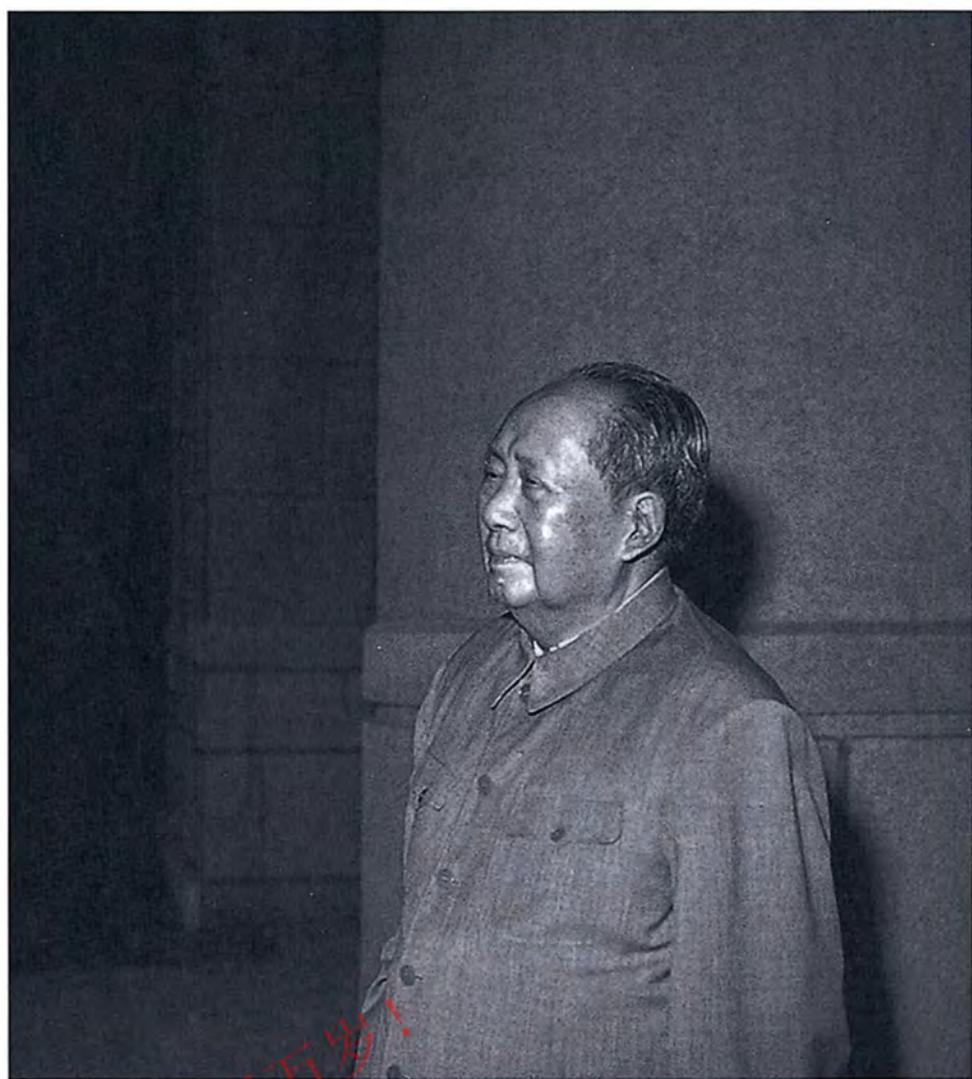
1970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门前送别客人。



1970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送别客人。



1970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送别客人。



1970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毛泽东思想万岁!

对抗美援朝决策的回顾^[1]

(1970年10月10日)

毛泽东 (以下简称毛): 当初你们的军队退到北边, 这个损失也相当大, 剩下的力量不很多。那个时候, 我好像记得跟你们说过, 你们现在更强了, 比过去强。

金日成 (以下简称金): 是这样讲的。

毛: 那时候, 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 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 这么一翻, 那么一翻, 最后还是决定了。你不帮助, 怎么办啊? 不仅你们没有发言权, 我们也没有发言权了。

过去我曾经同跟着你们军队到过南朝鲜的中国新闻记者谈过话。我问他, 究竟美国的炮火和空军杀伤力哪个大? 据他说, 主要杀伤力还不是空军, 还是陆军。我说这样就好办了, 因为我们没有空军, 有的只是陆军。

再有呢, 那无非是进去了又被美国人赶了出来。那我总进去跟你打过一回了吧。被你们赶出来回到鸭绿江以西, 那以后你美国人占领了鸭绿江以东, 他总是不放心, 我们总还可以进去嘛。以后我们两家合起来, 组织游击队, 再可以钻进去占领鸭绿江以东嘛。你如果按兵不动, 以后就没有理由了。

[1] 这是毛泽东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时谈话的一部分。

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这就是那第一批。那些人有百分之二十的战士、干部是积极的、愿意打的。这是根据他们当地的调查。动员了以后，他们作了一个调查，说有百分之二十的战士、干部是愿意打的，有百分之二十是不愿意打的。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那是在开始的时候。

毛：除了这百分之四十，还有百分之六十，是打可以，不打也可以，随大流。我说这就可以了嘛。因为有百分之六十可以随大流，可以赞成打，再加上百分之二十愿意打，这不是百分之八十了吗？就可以打了嘛。又把国际主义跟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也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

金：是的。当时提出这个口号很好，很正确。

毛：你不去支持朝鲜人民保卫朝鲜，还能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这样战士就能理解了，加上头一仗又打胜了。

所以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1]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2]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

[1] 这里指周恩来。

[2] 莫洛托夫，1950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说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所以亚洲人同美国人打，可以说是有了一些经验的。至于苏联那时候不想打仗，也是有理由的。他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损失太大，单是壮丁就两千万。恐怕不单是壮丁，因为妇女不包括在壮丁之内。

对吴法宪检讨信的批语和批注^[1]

(1970年10月14日)

[1] 吴法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1970年9月29日，他给毛泽东写信，对他在此前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言行进行检讨。信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一篇最精辟的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一针见血，深刻地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动本质，学习后，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使我猛醒过来，认清了陈伯达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和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妄图分裂党，夺毛主席、党中央的罪恶阴谋”“明白自己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信中补充揭发了陈伯达在庐山的一些反党活动。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本篇一、十是毛泽东对吴法宪这封检讨信的批语；本篇二至九是毛泽东在这封检讨信上写的批注。吴法宪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发动政变的阴谋活动。1970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吴法宪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吴法宪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

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

毛泽东
十月十四日

二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1]

三

这些话似乎不真实。^[2]

[1]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引用的论天才的材料，“没有查证核实，没有同对方正式商量交谈，又没有准备稿子，由于我有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情绪，话匣子打开后，越讲越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并说：“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在后一句话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2]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毛泽东在这些话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四

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1]

五

办事组^[2]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3]

六

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4]

[1]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这次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揪出了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陈伯达”。毛泽东在其中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批注中所说的“个别同志”，指林彪。

[2] 指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当时由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

[3]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将陈伯达在电话中告诉他的7条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天才方面的论述”“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在这些话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4]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陈伯达1970年8月26日打电话给他，说主席要陈伯达找他和李作鹏、邱会作谈谈。谈话中陈伯达说主席批评了他，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当时陈伯达神态异常，说话支支吾吾。”在这些话下面，毛泽东画了杠，并在旁边打了一个问号，写了这个批注。

七

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1]

八

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2]

九

这样对。^[3]

[1]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曾问他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没有。毛泽东在其中的“伟大谦虚”4个字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2]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他在1970年8月27日晚上看到陈伯达的发言稿上“造谣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毛泽东在这句话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3]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陈伯达1970年8月24日晚上打电话找他，要他的秘书转告：陈伯达“想把他对宪法的修改意见划一份出来送呈主席看”。吴法宪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毛泽东在“不要答复他”几个字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十

林、周、康^[1]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存中央办公厅。

[1] 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对叶群检讨信的批语和批注^[1]

(1970年10月15日)

—

此件已阅。

毛泽东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

二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2]

[1] 叶群，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办公室主任。1970年10月13日，叶群给毛泽东写信，检讨她在此前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支持陈伯达鼓吹“天才论”、设国家主席等活动。本篇一、十一、十二是毛泽东对叶群这封检讨信的批语；本篇二至十是他在这封检讨信上写的批注。“文化大革命”期间，叶群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1971年9月随林彪叛逃时机毁毙命。197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叶群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2] 叶群的信中说：“我这次犯的错误的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泽东在“是路线性的”几个字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三

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1]

四

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2]

五

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3]

[1] 叶群的信中讲到黄永胜、吴法宪1970年8月中旬给林彪和她打电话，反映中央修改宪法小组会上关于“天才”问题的争论情况时说：“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泽东在“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2] 叶群的信中写道：“主席讲过：‘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在“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1]

六

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2]

七

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3]

[1] 叶群的信中写道：“主席讲过‘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浮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毛泽东在其中的引文和“结果帮了倒忙”一句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2] 叶群的信中讲到1970年8月24日晚她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的讨论时说，“在那天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在发言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讲完回家后才从办事组同志的电话中知道是陈伯达连夜搞的。”毛泽东在第一句话和“才从办事组同志的电话中知道”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3] 叶群的信中写道，“自己虽然没有参与搞那个语录”“但由于自己嗅觉不灵，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它，这就间接地被坏人陈伯达利用了，上了他这个反革命假理论家的当”。毛泽东在文中“不加分析地”和“间接地”几个字下面画了杠，在“间接地”3个字旁边打了一个问号，并写了这个批注。

八

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1]

九

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2]

十

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3]

[1] 叶群的信中写道，“由于自己路线觉悟政治水平低，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毛泽东在“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2] 叶群的信中写道，“据最近揭发材料，陈伯达可能是个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分子”；他1970年8月23日未打招呼就来见林彪，“现在看来他这次闯来是别有用心的，是想趁机搞阴谋的”；陈伯达的老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坚决拒绝参加严慰冰专案组的工作，这件事也是很可疑的”。毛泽东在这几句话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3] 叶群的信中写道，“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尤其是主席的哲学著作），并按主席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在“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十一

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1]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十二

林、周、康^[2]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退中办存。

[1] 指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都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2]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指周恩来。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对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 通知稿的批语^[1]

(1970年10月)

同意。

[1] 周恩来等1970年10月18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指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党“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为此，各地一方面要狠抓基层支部的整顿和建设；另一方面，要按新党章的规定，及时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建立各级党委。通知稿还对召开地方各级党代会的具体问题作了规定。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10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通知。

关于同意会见美国作家斯诺的批语^[1]

(1970年10月)

可以，拟多听他谈些国际情况。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0年10月12日送审的外交部关于毛泽东接见斯诺的安排建议上，周恩来在送审时写道：“建议在最近几天，主席接见斯诺一次。斯诺原定十月十五日外出，如主席同意在最近几天接见，也可推迟斯诺夫妇外出。主席哪天接见，是否让他夫人参加，哪些人陪见，可否照像，均请主席决定示知。”毛泽东和斯诺的这次会见，后来安排在1970年12月18日。

悼念戴高乐^[1]逝世的唁电

(1970年11月11日)

巴黎

夏尔·戴高乐夫人：

获悉夏尔·戴高乐将军不幸逝世，谨对他，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

毛泽东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于北京

[1] 戴高乐，法国将军、政治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率部抗击德国侵略军。法国沦陷后，在英国伦敦领导“自由法国”（后改为“战斗法国”）运动，先后组织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和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领导海外和国内的抗德斗争。1944年6月任法国临时政府首脑。1958年6月出任法国总理。1958年12月至1969年4月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70年11月9日逝世。

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谈话^[1]

(1970年11月13日)

我们这几年一直总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钢之间往来徘徊，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觉悟了，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

[1]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这是毛泽东和叶海亚·汗谈话的一部分。毛泽东圈阅的中共中央1975年6月4日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语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



1970年，毛泽东和红色高棉三号领导人英萨利握手。中为波尔布特。

同意印发《我的一点意见》的批语^[1]

(1970年11月)

—

请林^[2]再阅后，退周恩来、康生^[3]。

[1] 周恩来等1970年11月7日给毛泽东等写报告说，在办理陈伯达专案工作中，我们发现如不使更多负责同志和办专案的同志知道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就不容易得到多的真实的揭发和检举材料，而现在党内外和国外舆论都已渐渐觉察到陈伯达从九届二中全会后即不再出面，可能出了问题。因此，我们提议将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各总部、各军兵种省委常委，中央党和政府的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各一份，并将陈伯达反党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和个人野心家的阴谋活动传达到上述各单位的领导同志中，以便得到对这一可疑之人的更多揭发”。本篇一写在周恩来等的这个报告的信封上；本篇二写在这个报告上；本篇三写在周恩来等11月14日送审的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稿上。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2]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3]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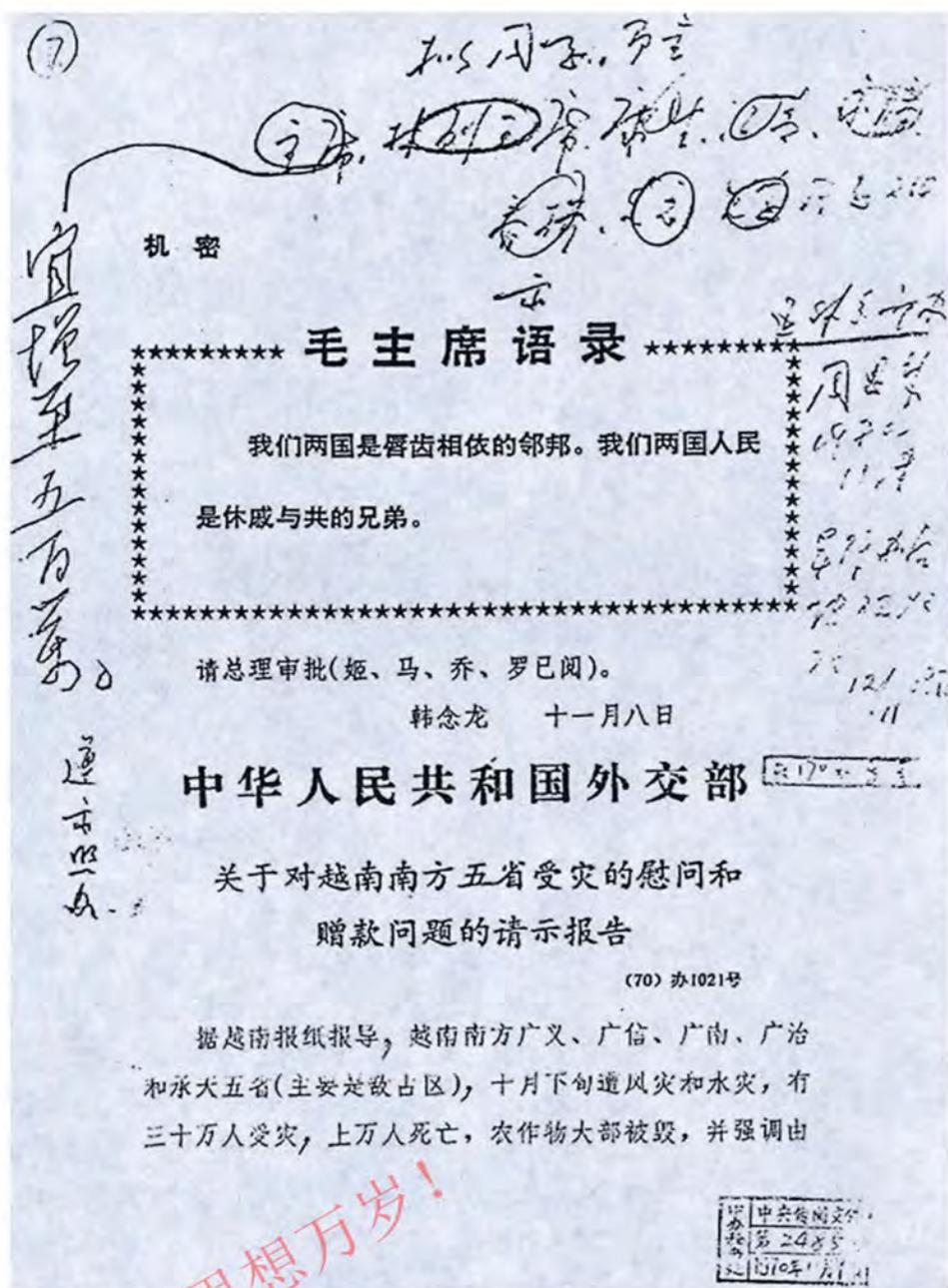
二

略宽为好，如地级、师级。中央应有一指示^[1]下达。

三

照发。

[1]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稿指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过陈伯达反党的问题。为了教育干部，让更多的同志了解这个问题，中央决定印发《我的一点意见》，请立即向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和同级党员负责干部以及中央各专案组人员宣读和传达。传达内容主要以《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为准。指示稿还指出，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审查他的问题。各单位在传达时要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指示。



1970年10月下旬，越南南方部分地区遭受水灾和风灾，外交部请示拟通过红十字会向越南捐赠价值2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毛泽东批示，要求赠款数增至500万元。

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 总结报告上的批语^[1]

(1970年11月、12月)

—

林彪^[2]同志：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3]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1970年11月17日给毛泽东等的这个报告说，卫戍区自去年7月至今年8月，先后分4批组织了13个团进行1000里和2000里战备野营拉练，同时组织6个团进驻山区农村，结合战备疏散，进行了以练“藏”“打”为主的野营训练。在战备教育的基础上，通过野营拉练促进了部队的革命化、战斗化建设，增强了战备观念，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斗力。本篇一、二都写在这个报告上；本篇三是对周恩来12月8日送审的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实行野营训练重要批示的中央通知稿的批语。中央通知稿要求“全国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十一月二十四日重要批示为纲，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3] 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

二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三

照发。

林副主席：此件可阅，我办很好。请你和董永刚同志多弄一下，野营拉练，冬季行军，走野营，走一次，每年可分两批（或不分批）。

北京卫戍区（报告）

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冬两苦不在内。

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军委办事组：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教导，和林副主席关于“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和“卫戍部队要轮流搞政治野营”的重要指示，卫戍区自去年七月至今年八月，先后分四批组织了三、四师七个团，一、二师六个团进行了千里和两千里战备野营拉练。同时组织三、四师六个团，进驻山区农村，结合战备疏散，进行了以练“藏”、“打”为主的野营训练。在战备教育的基础上，通过野营拉练促进了部队的革命化、战斗化建设，增强了战备观念，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斗力。实践使广大指战员真正体会到：千里战备野营拉练是落实毛主席

（批语）：此件可阅，我办很好。请你和董永刚同志多弄一下，野营拉练，冬季行军，走野营，走一次，每年可分两批（或不分批）。

（批语）：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冬两苦不在内。

（批语）：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

（批语）：毛主席、林副主席、军委办事组：

（批语）：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教导，和林副主席关于“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和“卫戍部队要轮流搞政治野营”的重要指示，卫戍区自去年七月至今年八月，先后分四批组织了三、四师七个团，一、二师六个团进行了千里和两千里战备野营拉练。同时组织三、四师六个团，进驻山区农村，结合战备疏散，进行了以练“藏”、“打”为主的野营训练。在战备教育的基础上，通过野营拉练促进了部队的革命化、战斗化建设，增强了战备观念，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斗力。实践使广大指战员真正体会到：千里战备野营拉练是落实毛主席

（批语）：是落实毛主席

（批语）：是落实毛主席

1970年，毛泽东倡导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图为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的批示。



1970年，部队正在进行长途野营训练。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 二十六周年的电报

(1970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六周年光辉节日到来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节日祝贺。

解放以来，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经受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走过了一条充满战斗的光辉道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一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原则，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大大地鼓舞了世界革命人民的斗志，为世界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阿尔巴尼亚人民克服了帝、修、反所设置的重重障碍，坚定不

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过去的一年，是阿尔巴尼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发扬的一年，是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加辉煌成就的一年。英雄的阿尔巴尼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当前，世界上是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正在兴起。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勾结、互相争夺、妄图瓜分世界的丑恶面目越来越暴露。它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被全世界人民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让我们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而共同奋斗！

热烈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六周年！

中阿两党、两国、两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不要求外国人承认中国人的思想^[1]

(1970年12月6日)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联络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的批语。

对中央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 通知稿的批语^[1]

(1970年12月)

照发。

[1] 周恩来1970年12月7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说，今年以来，特别是下半年以来，有些地方不断发生重大事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在政治上带来不良影响。为此，通知提出了加强安全生产的5条具体要求。周恩来送语时写道，这一文件是11月份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和修改通过的，现在各地对安全生产仍注意不够，事故仍继续发生，发这个通知，仍有必要。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12月11日，中共中央将这个通知发到县团级和企事业单位。

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1] 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

(1970年12月16日)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2]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2] 指中共第三十八军委员会1970年12月10日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给中央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

(1970年12月18日)

斯诺(以下简称斯):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 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2]的时候?

[1] 这是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会见美国作家、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谈话纪要。这个纪要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发。”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谈话纪要,指出:“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并认真组织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谈话精神。”本篇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编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删节。

[2] 1970年3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并进行示威游行,随后又冲入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毁代办处办公楼和汽车。1971年3月2日,周恩来就“火烧代办处事件”对英国公开道歉。

毛：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 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1]。

斯：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2]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

毛：可讨厌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

[1] “五一六”，原是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动小组。他们利用1967年5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反动传单。这个反动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解决。但到1968年，又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在清查中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指责对方为“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情况混乱不堪，最后不了了之。

[2] 指斯诺1970年12月13日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同周恩来的谈话》（国际部分）。

德^[1]，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2]，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

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

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3]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

[1] 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他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演变和人类的起源。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他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等著作中，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是物质按其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

[2] 摩根，今译摩尔根，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他在《古代社会》中第一次论述了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存在与发展的规律以及婚姻、家庭形态的历史演变等，并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3个时代。马克思对该书作过详细摘录和批语。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用其大量资料，阐述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赞誉他“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3] 尼克松，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1972年2月首次访问中国。访华期间就中美关系问题同中方举行谈判，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1]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2]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

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

斯：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要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1] 麦克阿瑟，1950年6月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侵朝战争，并积极主张进攻中国。1951年4月被解除一切军职，仅保留五星上将军衔。

[2] 杜鲁门，1945年至1953年任美国总统。

毛：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啰，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1]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

[1]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7月25日，中美双方就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于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1958年8月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3月15日在波兰华沙复会。至1970年2月2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136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

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会合。会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1]路线被批判了。

斯：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

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1] 王明，即陈绍禹，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这条王明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政治、军事以及城市和农村工作中实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以我为核心，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宗派主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王明路线使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都遭受十分严重的损失。

毛：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一九七二年。

毛：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1]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2]，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又是肯尼迪^[3]。尼克松当过副总统^[4]，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

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么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

[1] 艾奇逊，1949年至1953年任美国国务卿，和杜鲁门一起制定了不承认中国和援助台湾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

[2] 指艾森豪威尔，1953年至1961年任美国总统。

[3] 肯尼迪，1960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1963年遇刺身亡。

[4] 尼克松在1953年至1961年期间连任两届美国副总统。

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嗵！嗵！嗵！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¹¹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嘛，只有三万人不到，一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

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两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二百户人家。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

斯：你想到了。

毛：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

[1] 毛泽东这句话中所说的年份有不准确的地方。1775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同年5月，北美13个州参加的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对英国进行武装革命的“宣言”，把北美民兵整编为大陆军，6月即一致推选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

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

毛：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蒋介石，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1]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2]不好，勃兰特^[3]也不算怎么好。

斯：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

[1] 西哈努克，1960年当选为柬埔寨国家元首。1970年朗诺发动政变后，西哈努克在北京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任民族统一阵线主席。

[2] 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3] 勃兰特，当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联邦德国政府总理。

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1]

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毛：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2]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3]一个，毛泽东一个。

斯：我认为，你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重要的。

毛：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个讲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

[1] 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2] 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党员只有50多人。

[3]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

毛：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州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 Belden（贝尔登^[1]）。

斯：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

毛：那个拉提摩尔^[2]怎么样了？

斯：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3]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斯：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

[1] 贝尔登，美国进步记者。1933年以海员的身份来到中国，9年后回国。1946年12月第二次访问中国，在华北解放区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后，写了《中国震撼世界》一书，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革命。

[2] 拉提摩尔，又译拉铁摩尔，美国东方学家。1941年7月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名义被派驻中国。1942年被召回国，任美国新闻处中国部主任。后任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1952年遭参议员麦卡锡弹劾。1963年赴英国，任利兹大学汉文教授。

[3] 麦卡锡，1946年起任美国参议员，以反共著名。1951年至1954年，他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并利用其他机构，对许多人和组织机构进行所谓的“忠诚调查”，采取非法审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

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1]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2]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

[1] 《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1960年年底完成，1961年年初开始上演。

[2] 指江青1965年年初在上海同张春桥秘密策划，后由姚文元执笔写成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北京各大报纸开始都没有转载。《人民日报》11月30日才予以转载，并加了经周恩来修改的按语，强调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但是，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的操纵下，将对《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很快发展为政治批判运动。这场政治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直接导火线。1979年3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作出决定，为吴晗等人平反。

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斯：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1]。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2]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3]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是新版吗？

毛：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

[1] 1978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两国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确定两国将在3月1日互派大使。

[2] 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23条。中共中央1965年1月14日印发了这个文件。

[3] 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原载于1939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八十一期至八十四期，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1949年经作者校阅并作了若干修改后，由解放社（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出修订第一版。1962年作者又校阅了一次，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将原来的两部分调整为九章，在《红旗》杂志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上重新发表，并由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第二版。“文化大革命”期间，该书和它的作者一起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攻击。1980年3月，人民出版社重印1962年修订本，1981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上卷。

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

斯：那么，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1]搞出来了。

斯：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2]那张大字报吗？

毛：就是那张。

斯：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 Commander, 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

[1] 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16条。

[2] 即毛泽东于1966年8月5日写的一张大字报，名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温了。

斯：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1]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 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 law（法律），是喜欢那个 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新宪法要写上。

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

[1] 指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树立陈独秀^[1]，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

[1]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6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1932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病死在四川江津。

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毛：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个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去调查一个工厂，我是说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够了吧？

斯：够了。

毛：如果调查两个工厂也只有两个星期。调查一个农场，一个星期也够了吧？

斯：够了。

毛：调查两个农场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个月嘛。再调查两个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时间。

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他们怕你调查他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不容易。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

毛：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中国之间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欧洲，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斯：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荡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们的上一辈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距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对他们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

毛：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斯：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那是。

毛：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主席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

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么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1]到北京，我见了。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2]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

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

[1] 柯西金，当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斯：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1]

毛：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

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

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

斯：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毛：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

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

[1] 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斯：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的变化。

毛：就是这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斯：有时候还要走O形，然后再设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

毛：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关于开好华北会议^[1]的批语^[2]

(1970年12月19日)

照办。

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3]二同志参加会议。

永胜、作鹏^[4]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

[1] 指即将召开的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

[2] 周恩来1970年12月19日给毛泽东等写报告说，昨晚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参加会议的还有华北地区和北京卫戍区的一些负责同志。会上，大家一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的建议，认为这次会议应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一些，时间要长一些。为开好这个会，打通思想，更好团结，政治局同意在人到齐、开大会之前，先以3天时间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初步统一认识，利于接受大家批判；同时，由黄永胜、李作鹏找三十八军到会同志谈话，指出他们的报告是好的，起了推动作用。在会上，要通过揭发批判来达到团结。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3] 李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71年1月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年1月兼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

[4] 永胜，即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作鹏，即李作鹏，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

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1]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1] 指当时所说的在战争年代立下的“战功”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的“新功”两个包袱。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1970年12月19日)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主席，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黄晋发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战斗在反美前线的越南南方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走过了十年光辉的战斗历程。它代表了越南南方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越南南方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旗手，为解放南方、保卫北方、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

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坚持了整整十年伟大的人民战争，把美帝国主义这个超级大国打得晕头转向，一筹莫展。你们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小国人民敢于反抗大国侵略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全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中国人民感谢你们，全世界人民感谢你们。

美帝国主义虽已日暮途穷，但还在垂死挣扎。最近，它疯狂袭击越南北方，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加紧准备新的军事冒险。这丝毫不能挽救它必然覆灭的命运。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已经结成了坚强的反美统一战线。你们同仇敌忾，并肩战斗，打出了

一派大好形势。我们相信，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印度支那。

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前进的道路上，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也不论美国侵略者进行怎样疯狂的军事冒险，七亿中国人民坚决与你们站在一起，全力以赴地支援你们，直到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于北京

在《参考消息》 第四三七七期上的批语

(1970年12月22日)

姚文元^[1]同志：

这篇文章^[2]很好，可以全文转载，并翻成外文广播。另将哥穆尔卡^[3]下台及一星期斗争过程写一详细报导发表。

毛泽东

十二月廿二日

[1]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

[2] 指新华社1970年12月22日编印的《参考消息》第四三七七期上转载的《坦克的履带镇压不了波兰人民的愤怒和仇恨》一文，原载于12月19日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文章对12月14日、15日发生在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索波特的罢工和示威情况进行了报道和分析。《人民日报》1970年12月22日转载了这篇文章。

[3] 哥穆尔卡，原任波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0年12月20日正式宣布辞职。

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 问题报告的批语^[1]

(1970年12月29日)

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名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姚文元1970年12月29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自己最近除学习中央指定的经典著作外，还很粗浅地读了一点历史和自然科学，想逐步改进自己知识贫乏的状况。”“赫胥黎为达尔文主义奋斗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比严译《天演论》好看多了，由于倾注全力证明人的老祖宗是猿，曾引起神学家们的狂叫乱骂。他用的方法是解剖学的比较方法，一当进入人类历史领域，就显得论据不足了。他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不了解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觉的能动性以及这种能动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对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这个问题，他只回答了一半。此书在普及达尔文学说上有特殊的功劳。一种新的进步的学说要普及，不经过这种剧烈的批判，大约是不可能的。”1971年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全国高、中级在职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指示学习”。这个通知稿下发前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发。”

转载英国《卫报》有关中国 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主权文章的批语^[1]

(1970年12月30日)

送总理^[2]及外交部研究，此文可否可以在人民日报转载。^[3]

[1] 《参考消息》1970年12月30日摘登了英国《卫报》12月1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争夺东海的石油》。该文指出，日本、南朝鲜和台湾当局正在忙着出让深海开采权，其中有些深海开采权在法律上是有争执的。这种开采活动是在中国的大陆架进行的，但是却没有同中国商量。中国人本月终于打破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强烈声称他们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主权。这是北京第一次公开表示这样的态度。中国人不能说同日本和南朝鲜毗连的地区的整个大陆架都属他们所有，因为日本和南朝鲜作为沿海国家也享有类似的权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说应当通过相互之间达成协议来分配这种权利，像在北海做的那样。此外，还有一些远离日本和朝鲜的广大地区，在这些地区，只有中国才可以合法地被认为是沿海国家。1958年关于大陆架的日内瓦协议规定，沿海国家对“水深二百米或超过这个深度而水深允许开发天然资源”的大陆架行使主权。东海大部分地区是在200米的深度以内，何况协议的规定还超过这个深度。毛泽东阅报后，写了这个批语。

[2] 总理，指周恩来。

[3]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人民日报》1970年12月31日登载了这篇文章的内容摘要。

关于同意兴建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语^[1]

(1970年12月)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0年12月24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给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的批复稿上。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去年10月，主席在武汉曾对修建三峡大坝的提议说道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后来他们转而设想修建下游宜昌附近的葛洲坝低坝。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今年10月就此提出报告，请求列入“四五”计划。中央政治局11月会议讨论原则批准。周恩来送审的中央批复稿说，中央同意你们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责成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主持，由水电部、交通部、一机部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有关方面参加，组成坚强的施工指挥部，进行现场设计，在今年年内提出设计方案报国家建委审定。为争取时间，你们可即组织力量进行施工准备。



人民领袖毛泽东。



人民领袖毛泽东。

1971



1971年，毛泽东在北京。

对江青在华北会议^[1]上的讲话的批语^[2]

(1971年1月)

—

照办。江青录音是否放听，请先将文字送我看过去再定。

[1] 这次会议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4日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北京军区、华北各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及华北地区有关单位负责人共449人。从1971年1月9日起，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但又说李雪峰、郑维山“参与”陈伯达的反党活动。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为李雪峰、郑维山平反。

[2] 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在华北会议上，曾先后两次发表讲话，未经中央讨论，随意点名批评他人。1971年1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华北会议问题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中，对落实毛泽东关于开好会议、团结全军的方针和有关指示，作了6项具体安排。其中第六项讲道，为集中大家注意力，拟印发毛主席、林副主席12月16日、19日两次批示和有关报告，及中央有关文件，编印华北会议的材料7件。“另拟将江青同志两次讲话录音，加以删减，给大区同志放听。”毛泽东阅后，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一。1月11日，周恩来将江青两次讲话录音整理稿报送毛泽东时写道，“七日晚得主席批示，于次日告江青同志”。昨晚商定“将整理原稿划有我们拟删节处送主席审阅。现送上，是否在会上放听，请主席审定”。毛泽东阅后，又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

二

不要放听，也不要印发，可作内部材料保存。

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 “军队要谨慎”指示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71年1月8日)

—

林、周、康^[2]三同志：

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3]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毛泽东
一月八日

二

改为充沛的精力较好，因为人的精力并不是无限的。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部1971年1月5日给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报告说，我们在学习贯彻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的指示中，主要抓了以下问题：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使一些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同志认识到，“一贯正确”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唯物辩证法；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目的是为了争功，表现是个“骄”字，实质是个“官”字，根子是个“私”字。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针对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好摆官架子，动辄批评训斥，大小事都要他说了算的问题，用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决不可摆架子”的指示武装干部的头脑，引导大家从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看官气十足的危害。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立新功，立新劳”的教导，进行小整风，展开思想交锋，在灵魂深处搞斗、批、改，自觉放下“战功”与“新功”两个包袱。“许多同志批判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决心在有限的年龄里，用无限的精力加倍为人民立新功。”在“无限的精力”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个批注，即本篇二。

[2]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

[3]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1971年1月11日发出的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1月8日重要批示的通知指出：“这一批示对于加强我党、我军思想作风建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居功自恃，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这对于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妨碍极大。”“我们的军队、地方和中央机关，都要以毛主席的批示为纲，利用当前极好时机，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这个通知下发前，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发。”

对周恩来在华北会议^[1]上的 讲话提纲的批语^[2]

(1971年1月)

—

已看一遍，大体可用。明天可能谈一次。

[1] 华北会议，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4日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北京军区、华北各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及华北地区有关单位负责人共449人。从1971年1月9日起，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但又说李雪峰、郑维山“参与”陈伯达的反党活动。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为李雪峰、郑维山平反。

[2] 本篇一是对周恩来1971年1月22日送审的讲话提纲初稿的批语。1月23日，毛泽东约周恩来等谈话，商议周恩来的讲话提纲。根据毛泽东意见对提纲作修改后，周恩来于当夜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在送审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在信封上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三。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提纲，代表中共中央在华北会议全体大会上作总结讲话。这个讲话提纲后作为中共中央1971年第六号文件印发。

二

同意。

三

完全同意。

对张秀龙来信的批语^[1]

(1971年1月)

请林^[2]交军委一议。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原司令员张秀龙1970年11月17日给毛泽东等的信上。信中说，您1967年9月视察浙江时讲：张秀龙犯了错误应帮助他站出来。可是数年来我都在靠边站，现在湖北省军队农场锻炼已有年余。我认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主客观原因很多，主要是自己跟不上您的思想，路线觉悟不高，世界观改造不好，有私心杂念，一切由自己负责。但我认为自己是好人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可是将我长期靠边站，不让过问政治，不准夫妻双方来往（我爱人有病，不准我请假去探望），我想不通，所以写信，请您要军委办事组了解一下我在此地锻炼的情况，指出我的努力方向，并允许我能在一定的时间里探家走动。1971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将张秀龙的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后，军委办事组提出对张秀龙问题的处理意见：应住院治疗，准许与家人团聚，恢复组织生活并待分配工作。张秀龙后来复出担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后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2]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关于批陈^[1]整风运动 重点在批陈的批语^[2]

(1971年2月19日)

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3]，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4]主持时期那样。

[1] 陈，指陈伯达。

[2]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1年2月19日关于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情况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讲道，为广泛深入地听取意见，今晚拟开政治局会议，约大区 and 各省、市、区主要负责人见面，征求他们对今年计划和各项工作的意见。同时，“还拟谈谈‘批陈整风’的传达问题，现在华北各地各军区按主席批准的北京军区党委建议的范围传达，效果甚好，全国亦拟在他们明后日回去后照华北传达范围办理”。周恩来在报告中还谈到了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其他几个问题。

[3] 指1971年1月9日开始的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从9日起，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人员都参加了华北会议。

[4] 李，指李雪峰，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一政委。郑，指郑维山，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会议前期由他们共同主持。会议的最后一天，即1971年1月24日，他们被宣布“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为他们平反。

在军委办事组关于学习讨论 毛主席“重点在批陈”指示 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

(1971年2月)

[1] 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71年2月20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二月十九日晚，周总理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的批示，我们今天专门开会进行了学习和讨论，一致认为，主席对我们的重要批评完全正确，这是主席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教育，表示坚决拥护，诚恳接受。”本篇一是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写的批语。军委办事组的报告中写道：“这次军委座谈会，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毛泽东在文中“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下面画了杠，并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二。军委办事组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搞好全军的‘批陈整风’。我们已将主席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重要指示，向正在开会的各总部、各军兵种作了传达，要求他们首先切实抓好‘批陈’，坚决把反党分子陈伯达从政治上、思想上、路线上、理论上批深搞臭，彻底肃清其流毒，提高全军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在这段话旁，毛泽东画了一条杠，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三。本篇四写在中共中央军委报送军委办事组报告的信封上。当时中央军委办事组的组长是黄永胜，副组长是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是成员。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陈伯达一起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是这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一

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二

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三

这些话好。

四

周、康^{〔1〕}阅后，退军委。

〔1〕 周，指周恩来。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

在外交部关于美国人来华问题 请示报告^[1]上的批语

(1971年2月)

大体可以。凡没有主动申请访华者不邀。

[1] 外交部1971年2月17日《关于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美国人来华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说，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两年来美国已约有830余人通过各种途径申请访华（此外，尼克松曾通过几个途径私下向我示意愿派代表来北京谈）。鉴于美国国内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美苏在继续勾结的同时争夺激化，尼克松政府陷入比上台时更加严重的内外交困的处境等国际新形势，毛主席高瞻远瞩地发出了“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的重要指示，改变了过去一般不允许美国人来华的作法，这是带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决策。为贯彻这一重要指示，在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上，拟遵循以下原则：以我为主，有选择、有计划、有步骤地批准一些美国人来华，除对我友好的进步人士和有声望、有影响的中间派人士外，还可视情况批准某些有作用的右派人士来访。在1971年，初步设想可批准若干起（大体30名左右）美国人访华。一般根据对方申请，必要时我方从旁推动。报告还根据上述原则，提出了具体的批准对象和接待计划。

应对南昌起义和朱毛两军会师 作正确解说^[1]

(1971年2月)

第四条^[2]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师作正确解说。

[1] 这是毛泽东在1971年2月第二十九期外交活动简报上写的批语。

[2] 指第二十九期外交活动简报刊载的《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的第四条。其内容是：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提出意见，说这两段历史应该提，不提中国人容易理解，外国人就不容易理解。

对军委办事组传达毛泽东批陈^[1]整风 指示报告^[2]的批语

(1971年3月1日)

已阅，很好。有了主动，力求贯彻。

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

[1] 陈，指陈伯达。

[2] 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71年2月28日给毛泽东等的这个报告，汇报了2月22日晚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委直属院校和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开会传达、讨论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指示的情况。报告说，从1月9日开始的军委座谈会，由于我们没有抓住批陈这个重点，结果会议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对全军的政治思想建设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教训是非常沉痛的。我们军委办事组有几个同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应在军委座谈会上联系自己的错误，通过批陈进行自我教育，清理思想，但没有这样做，结果造成被动，一错再错。“这几个同志在这次传达会上，对自己过去对反党分子陈伯达有迷信，上了他的当，受了骗，引用了他搞的语录等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在‘批陈整风’运动中认真检查自己。”当时中央军委办事组的组长是黄永胜，副组长是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是成员。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陈伯达一起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是这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对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的 两个文件送审稿的批语^[1]

(1971年3月)

可以提出征求越方意见。他们可能认为这样说好，也可能认为说得较隐晦一点好，我还看不清他们的主意。

[1] 周恩来1971年3月3日将他准备在越南河内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稿和中越两国党和政府联合公报（中方草稿）送毛泽东审阅，并提出：两个文件中画有红杠处是新的提法，请考虑。周恩来在河内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稿中画红杠的一段话是：“越南、老挝、柬埔寨是中国的近邻，我们决不允许美帝国主义在那里为所欲为。如果美帝国主义硬要沿着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全力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直至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中越两国党和政府联合公报（中方草稿）中划红杠的一段话是：“中国人民决不允许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地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如果美帝国主义沿着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人民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周恩来的讲话和联合公报分别在1971年3月10日和11日《人民日报》发表。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 《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1] 送审稿的批语

(1971年3月15日)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

只在18页上去掉一个词^[2]，以便突出马列。17页上已有了这个词^[3]，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

[1] 这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是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而作的。主要内容分为六大部分：一、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二、革命人民掌握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三、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四、要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五、现代修正主义是巴黎公社革命原则的叛徒；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争取更大的胜利。这篇文章在1971年3月18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4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

[2] 这篇文章送审稿第18页写道：“要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所掌握。”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毛泽东思想”这个词。

[3] 这篇文章送审稿第17页写道：“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亿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越来越深刻地结合起来，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伟大的力量。”

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1]。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三月十五日九时

[1] 指1970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陈伯达等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使不少人上当受骗一事。

对成功发射“实践一号” 科学实验卫星新闻稿的批语^[1]

(1971年3月16日)

照办。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1年3月16日关于发表我国成功发射“实践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新闻稿的请示报告上。新闻稿写道，1971年3月3日，我国发射了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卫星在3月3日至15日运行过程中，成功地向地面发回了各项科学实验数据，现仍在继续进行预定的科学实验工作，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新闻稿中以下一段话：“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丰硕成果。”这篇新闻稿1971年3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对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1]的 检讨信的批语

(1971年3月24日)

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的问题。

毛泽东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1] 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邱会作，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李作鹏，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发动政变的阴谋活动。197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们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并分别判处他们有期徒刑18年、16年、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毛泽东等祝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 抗美救国战争伟大胜利的电报

(1971年3月29日)

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主席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阁下，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阁下，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最近一个时期，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在各个战场上打得很好。尤其是九号公路战役，打了一场很出色的歼灭战，成建制地消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振奋人心的伟大胜利。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兄弟的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这次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你们发挥了人民战争的无比

威力，打出了新的水平，取得了新的经验。你们打痛了美国侵略者，打败了它的侵略计划，使尼克松^[1]政府处境更加困难，日子更不好过。你们的胜利充分表明：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团结的力量是强大的，是不可战胜的。

现在，印度支那的形势空前大好。我们坚信，英雄的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越南人民在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旗帜下，团结一致，继续坚持人民战争，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1]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对召开批陈^[1]整风汇报 会议等问题的批语^[2]

(1971年4月)

[1] 陈，指陈伯达。

[2] 本篇一写在周恩来1971年4月4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稿上。通知稿概述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各地、各军和中央直属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情况，提出为了总结和交换经验，以利于批陈整风运动的深入和向前发展，进一步认识陈伯达反动罪行的本质，“中央决定从四月十五日起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日期暂定五天”。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的“五天”改为“七天”。这次会议在1971年4月15日开始，4月29日结束。本篇二写在周恩来1971年4月18日晚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各小组会议除表态外，多数联系到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受骗上当的错误。”“这些发言只要属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拟一律登简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实现团结。如其中有别有用心的，也正好暴露；如属认识错误的，仍应进行教育。这样做，妥否，请主席批示。”本篇三、四写在周恩来1971年4月1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写道：“反党分子陈伯达罪行第二批初稿，已经多次修改，现拟作初稿印送政治局同志审阅。”“现分呈主席、林副主席各一份，请予亲阅，看是否可以在二十日晚先印发会议备用。”（在引号内的这句话旁，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三。）“这两天（19、20两日）仍先集中揭发、讨论庐山会议及其前后问题，以加深认识和检讨，并利团结。妥否，请予批示。”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四。

一

照发。(时间暂定七天为好，实际上可能延长)

二

同意。会议时间(原定七天)不够，应延长。

三

同意。

十九日廿时

四

这样好。如不够，时间延长。



1971年，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被誉为“乒乓外交”，用“小球”转动了“大球”。图为美国乒乓球队在长城的合影。



1971年4月，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队。



《银球飞转》(局部)(中国画)

关于黄、吴、叶、李、邱^[1]的 自我批评的批语

(1971年4月11日)

恩来^[2]同志：

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

[1] 黄，指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吴，指吴法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指叶群，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李，指李作鹏，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邱，指邱会作，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1971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后经查明，“文化大革命”期间，黄、吴、叶、李、邱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叶群随林彪叛逃时毙命。197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们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并分别判处黄、吴、李、邱有期徒刑18年、17年、17年、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2] 恩来，即周恩来。

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毛泽东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一日

在李德生报告上的批语^[1]

(1971年4月24日)

—

这样就好。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工作不顺利，有中央帮助，总会解决。

毛泽东

四月廿四日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1971年4月23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遵照您的指示，4月20日上午，我向许世友同志转达了主席关于请他抓一下浙江舟山问题和军队之间团结问题的指示。他听了很高兴，表示坚决照主席的指示办。同时也谈了他过去没有抓这两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为了避免嫌疑。一是怕被别人说成黑手，二是怕被别人说成想抓华东的大权，所以不想管，也不愿多说有关这方面的话。他要我同浙江的同志谈一下，我已经同南萍、熊应堂同志谈了，他们说早就有这个愿望，当即表示希望许世友同志遵照主席指示抓一下。本篇二写在李德生报告的信封上。许世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萍，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熊应堂，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司令员。

二

林、周、康^[1]阅后，退李德生同志存（可转许世友诸同志一阅）。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指周恩来。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

对周恩来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议^[1] 请示报告的批语^[2]

(1971年4月)

[1] 这次会议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参加，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交流了各地批陈整风的经验。陈，指陈伯达。

[2] 本篇一写在周恩来1971年4月24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已开了9天，各组同志均已多次发言，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表示了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加强团结的愿望。军委办事组5位同志均有检讨。总的方面看，会议加深了认识和检讨。拟从今日起，各组进入批陈整风、自我教育的经验交流，并讨论回到各地、各方面如何深入向基层传达。在结束会上，拟由政治局出面讲一讲这次会议的收获，归纳几个问题，好向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区党委常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以及中央直属的党政军相应组织传达，特别是向各地、各直属单位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传达。同时，要商定“批陈整风如何向基层党员传达”在引号内的文字下面，毛泽东画了横线，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约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大家又说，不要因此要求，干扰主席、林副主席出席‘五一’纪念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在这段话旁，毛泽东画了一条竖线，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三。上述各项设想，不知妥否，请主席予以批示。“如主席还有新的设想，亦请批告，如能约我们一谈，更所盼望。”在这句话旁，毛泽东画了一条竖线，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四。

一

已阅。基本同意。

二

暂时似还不必向基层党员传达。

三

我这几天不出门。

四

可以不要谈了。

对周恩来批陈整风汇报会议^[1] 讲话提纲的批语^[2]

(1971年4月)

看了一遍，觉得可以。先同六人小组^[3]商酌，再同政治局各同志（包括各大组负责人及犯错误的五同志^[4]）商酌，取得同意，或加修改，然后去讲。

[1] 批陈整风汇报会议，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参加，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交流了各地批陈整风的经验。

[2]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1年4月28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上。报告中说，花了两天工夫，起草了代表政治局的发言提纲。“如主席能在今天上午翻阅一下，告我在批评的火候上大体可用，我即将在六人小组会上提出讨论；如措辞太重不宜提出，亦请告我，以便重写；如还不足，得示后当在讨论时加重。”4月29日，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全体大会上，按照这个讲话提纲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总结讲话。

[3] 1971年4月22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黄永胜、姚文元、纪登奎6人起草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结束时的讲话大纲。这里所说的六人小组，即指由上述6人组成的会议总结大纲起草小组。

[4] 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

对周恩来的信和报送材料的批语^[1]

(1971年5月)

—

这样好。

二

已过细看了一遍。

[1] 周恩来1971年5月27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2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中美会谈问题的情况。信中说，“廿六日晚上政治局会议已开过，大家发表了一些意见。我将写出带方案性的报告，经大家审议后，再送主席、林副主席考虑”。毛泽东在文中“经大家审议后”一语下面画了横线，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一。5月29日，周恩来根据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写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毛泽东审阅后批示：“同意。”周恩来5月27日还随信向毛泽东报送了以下几份材料：一、中共中央联络部1971年5月10日编印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访华简报》之三，其中第二页登载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希望到中国来谈事的一个口信；二、周恩来5月11日同由第一书记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会谈纪要；三、周恩来5月12日关于同黎笋会谈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本篇二是毛泽东看了周恩来报送的这几份材料后写的批语。



1971年5月1日，毛泽东和林彪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思想万岁！

会见齐奥塞斯库^[1]率领的 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的报道

(1971年6月3日)

毛主席高兴地对罗马尼亚同志说：“同志们，你们好，祝你们更好！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1] 齐奥塞斯库，当时任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



1971年6月3日，毛泽东和林彪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



1971年6月3日，毛泽东会见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签订十周年的电报

(1971年7月10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兄弟的朝鲜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签订的，充分体现了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斗争中结成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这个条约，对于全面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十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而有利于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正在使用更加阴险狡猾的手法，继续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美帝国主义大力扶植下复活起来的日本军国主义，野心勃勃，加紧扩张军备，

已经成为亚洲地区一个危险的侵略势力。美日反动派的侵略阴谋和侵略活动，正在遭到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是久经考验、牢不可破的。如果美日反动派胆敢把侵略战争强加给中朝人民，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同朝鲜人民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彻底打败侵略者。

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日于北京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为尼克松访问中国作了准备。图为周恩来接见基辛格。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 二十七周年的电报

(1971年8月22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在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欢庆祖国解放二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罗马尼亚共产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全体罗马尼亚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罗马尼亚人民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武装起义，开创了罗马尼亚历史的新纪元。解放后，二十七年来，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战胜了重重困难，改变了祖国的面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目前，罗马尼亚人民正满怀信心地为胜利完成新的五年计划，实现罗共中央最近提出的改进政治思想工作的各项措施而努力奋斗。我们衷心祝愿你们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罗马尼亚人民一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和侵略威胁，勇敢地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我们对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这种正义的立场和敢于斗争的精神表示支持和赞扬。

中罗两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革命友谊，这几年来有了新的发展。不久前，以齐奥塞斯库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我国，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相信，在建设各自国家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罗两国人民将一如既往，互相同情，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中罗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对中央关于新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 划分阶级成分问题指示稿的批语^[1]

(1971年8月24日)

同意试行。

[1] 周恩来1971年8月24日送审的这个指示稿写道：中央收阅了云南和新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牧区划分阶级成分问题的请示报告，原则同意你们在没有划过阶级成分或过去虽然划过但没有划清的少数民族地区，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充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关于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可参照197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精神，以及附发的西藏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和农林部党的核心小组请示报告中所提原则执行。要严格注意控制打击面。划为地主、牧主、富农、富牧的户数，不要用内地的比例硬套。应当遵照毛主席关于打击面要小的教导，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按照党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有多少就划多少，但最多不要超过总户数的8%。鉴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阶级情况复杂，我们了解情况甚少，建议你们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先在一两个、两三个县的范围内进行试点，在取得经验并对你们所拟划分阶级成分的具体规定作必要的修改之后，再行铺开，并望将试点情况报告中央。当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指示。

清平乐·视察*

(1971年8月)

南巡万里，
不觉忆古帝。
威加海内有余风，
秦皇，隋炀，康熙。

彼辈功业为己，
我今操劳社稷，
踏破官僚机器，
挥斥资产阶级。

对中央转发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1]的批语

(1971年8月)

同意。

[1]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7月27日，经迟群（当时任国务院科教组领导小组成员）主持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我国教育战线的形势提出了“两个基本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纪要还提出，为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政策，当前必须着重抓好10个方面的问题：一、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二、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三、要批判资产阶级；四、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五、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六、教材要彻底改革；七、高等院校调整和管理体制问题；八、中小学教育革命中的几个问题；九、办好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十、军队院校的教育革命问题。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纪要。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的报告，撤销了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否定了“两个基本估计”。

对中央转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 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1]的批语

(1971年8月)

照发。

[1] 中共广州军区委员会1971年8月5日向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报送这个纪要的报告中说：最近，我们召开了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会议检查和讨论了在三支两军人员中深入进行路线教育，继续反对骄傲自满、特权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问题，以及适应地方各级党委已经成立的新情况，改进对三支两军人员的组织领导和管理等问题，起草了会议纪要。这个文件是否妥当，请审查批示。这次座谈会在1971年7月15日至31日举行，有广州军区师、军分区以上单位及南海舰队、广州空军的有关领导同志参加。中共中央1971年8月20日转发这个纪要的批语指出：“这个《纪要》指出的问题，符合当前三支两军的实际情况，改进措施较好。望你们认真研究，参照执行。”中央批语中“认真研究”4个字是毛泽东审阅时加写的。

在外地巡视期间和沿途各地 负责人谈话纪要^[1]

(1971年8月至9月)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2]以

[1]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72年3月16日将这个谈话纪要整理稿和中共中央转发这个谈话纪要的通知稿一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有少许修改。”3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主席到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进行了多次重要谈话。许多单位要求将毛主席的谈话整理印发。中央根据毛主席在各地谈话纪要，综合整理了一个纪要，现印发给你们，请你们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传达。

[2] 指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2]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3]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

[1] 彭述之，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兼《向导》主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因与陈独秀等人结成“左派反对派”，进行反党的小组织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后成为托洛茨基分子。

[2] 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就曾在瞿秋白等主持的八七会议上讲过“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1月9日至10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从而在中央领导机关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14日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湖南省委却把它“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并说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决定撤销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3]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指出：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瞿秋白同志所作的历史评价，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志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应当为瞿秋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1]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2]，想夺权，没有

[1] 罗章龙，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

[2] 高岗，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他们结成反党联盟，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

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1]的斗争。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2]，还有李雪峰、郑维山^[3]。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

[1] 指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在会上也受到了批评，挫败了林彪有计划有预谋地抢班夺权的阴谋。

[2] 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参见《关于黄、吴、叶、李、邱的自我批评的批语》注。

[3] 李雪峰，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一政委。郑维山，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会议前期由他们共同主持。会议的最后一天，即1971年1月24日，他们被宣布“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为他们平反。

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1]。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2]，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3]，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4]。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

[1] 周恩来1970年3月23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1. 讨论修改宪法问题；2. 国民经济计划问题；3. 战备问题。

[2] 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3个副词。

[3] 指林彪1970年8月23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4] 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发言的记录。

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

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1]，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谈^[2]，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3]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

[1] 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这期简报登载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1970年8月24日下午讨论林彪讲话的情况。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宣讲了经林彪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简报称林彪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上，第二条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8月2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

[2] 指中共中央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出席了会议。

[3] 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

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1]，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2]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3]，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

[1] 指中共中央1971年8月20日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

[2] 欧仁·鲍狄埃，法国无产阶级诗人，巴黎公社活动家，《国际歌》歌词作者。1887年11月逝世。

[3] 指列宁1913年1月写的《欧仁·鲍狄埃》一文。

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1]，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

[1] 即《我的一点意见》。

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1]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2]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场，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3]，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

[1] 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

[2] 彭，指彭真，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罗，指罗瑞卿，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指陆定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杨，指杨尚昆，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错误地打成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1978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彭真彻底平反的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彭真的种种罪名和一切不实之词，均予以推倒。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决定撤销1966年5月16日《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为罗瑞卿彻底平反昭雪。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组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陆定一平反昭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杨尚昆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3] 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

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1971年8月、9月间，毛泽东巡视南方，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多次谈话，指出林彪有野心。图为毛泽东巡视期间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纪要。

毛泽东思想万岁!

附录一：

在武昌和华国锋、汪东兴的谈话

(1971年8月25日)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中国也怪，中国党没有分裂。陈独秀八十一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是犯路线错误。王明搞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即第四次、第五次全会。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义会议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这个简报（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六号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

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时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甩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你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附录二：

在长沙和华国锋、卜占亚、 汪东兴的谈话（摘要）

（1971年8月27日）

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

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

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

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日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内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附录三：

在长沙和刘兴元、丁盛、 韦国清、汪东兴的谈话

(1971年8月28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国清（以下简称韦）：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

毛：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毛泽东把话题转到历史上的路线斗争）

毛：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泽东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

毛：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什么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议。1935年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毛：犯了错误，就作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一九一八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

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问韦国清）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奠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问韦国清）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算第四。

（刘兴元汇报完工作后）

毛：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讲到延安整风时）

毛：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讲到打锦州时）

毛：我们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毛泽东沉思一会，把谈话转向“天才论”）

毛：《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没有？《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

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毛：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这样说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

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就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附录四：

在长沙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 华国锋、卜占亚及汪东兴的谈话

（1971年8月30日）

（当谈到林彪一伙人的问题时）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作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在谈到党的状况时）

毛：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是天天打仗，是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

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八十一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

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

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甩石头。

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人不看，由他们去。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

毛：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做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

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作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网呢？

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作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地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

毛：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

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对刘兴元、丁盛）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十七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做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

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毛泽东看了看表）

毛：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还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谈到中苏关系时）

毛：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人进入，他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

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毛：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附录五：

在南昌和许世友、韩先楚、 程世清、汪东兴的谈话

（1971年8月31日）

（毛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对许世友）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陈独秀搞分裂，有八十一个人组成“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

毛：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

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

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对许世友等人）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会合在一起了嘛。

附录六：

在杭州和南萍、熊应堂、 陈励耘、汪东兴的谈话

（1971年9月3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那份简报^[1]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毛：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在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时）

毛：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

[1] 指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

次了。

毛：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再次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态度时）

毛：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时）

毛：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又谈到军队问题，）

毛：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

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时）

毛：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三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对林要保。

（同时，又批林的讲话）

毛：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

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是，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附录七：

在丰台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 吴忠、汪东兴的谈话

（1971年9月12日）

（毛泽东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谈了阿党对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

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他们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会撤军。撤军，不一定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

（接着，毛又谈起党的历次路线斗争）

毛：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鱼吗？纲就是穿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八十一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

[1] 指美国。

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三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毛谈了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成功）

毛：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通，搞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

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毛：（对李德生）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

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对汪东兴）他沾了一点边，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作了几次检讨。

汪东兴：正式地作检讨是三次。

（毛在谈到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作检讨时）

毛：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选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符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

纪登奎：算！

毛：还要看一看。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 成立二十六周年的电报

(1971年9月1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南亚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十六年来，帝国主义侵略者不断地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伟大领袖胡志明^[1]主席和越南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首先赢得了抗法战争的辉煌战果。近十多年来，越南人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抗击了美帝国主义发动的最野蛮的侵略，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越南北方人民边战斗、边生产，以坚强的毅力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获得了巨大成就。越南人民的伟大

[1] 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1969年逝世。

胜利，有力地支持了正在进行反帝革命斗争的各国人民，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目前，英雄的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高举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战斗旗帜，正在为夺取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而英勇奋斗。印度支那形势空前大好。美国侵略者推行的所谓“尼克松主义”^[1]和战争“越南化”的阴谋已经破产。傀儡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一片混乱。尽管美帝国主义还在竭力挣扎，但是，它的失败已成定局，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的。胜利一定属于印度支那三国人民。

中越两国人民是久经考验的同志和战友。我们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是牢不可破的。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直到取得彻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1]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他在任内提出并实行的对外政策，被称为“尼克松主义”。主要内容是：以伙伴关系为“核心”“分摊负担和责任”；以实力为基础，建立“现实威慑力量”；以谈判为重要手段，在“五大力量”“三角关系”中推行“均势外交”。

毛泽东等对越南北方遭受 严重水灾的慰问电^[1]

(1971年9月2日)

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获悉越南北方遭受严重水灾，我们对此极为关切。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政府和兄弟的越南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在这次抗洪斗争中，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的坚强领导下，英勇顽强、日夜奋战，表现了无比的革命气概。中国人民对此十分钦佩。

中越两国是亲密邻邦，中越两国人民是战友和兄弟。中国人民一贯把越南人民的困难看成是自己的困难，当尽一切可能，大力支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副主席林彪、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的电报。对越南北方遭受严重水灾表示深切的慰问。

援兄弟的越南人民战胜这次水灾。

我们坚信，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英雄的越南人民，一定能够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取得抗洪斗争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于北京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的电报

(1971年9月8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兄弟的朝鲜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三年来，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高举反帝革命旗帜，走过了光辉的道路。英雄的朝鲜人民抗击了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打败了美国侵略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朝鲜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朝鲜人民正在为实现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勇前进。中国人民为朝鲜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并且衷心祝愿兄弟的朝鲜人民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各国人民，而不利于美帝

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美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它的内外交困的处境，正在加紧勾结日本军国主义，把侵略矛头指向亚洲各国人民。但是，在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团结力量面前，美日反动派的一切侵略阴谋都必然要遭到失败。

美帝国主义至今仍然霸占着南朝鲜，并且伙同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朝鲜人民为反对美日反动派的侵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坚信，四千万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民族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中朝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战斗友谊。我们的这种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是在反对共同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在今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朝鲜人民团结在一起，并肩战斗，直到取得彻底的胜利。

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于北京

对周恩来关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等问题请示报告^[1]的批语

(1971年9月)

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

[1] 周恩来1971年9月10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在四届人大召开前有几件事要请主席批示，方好着手准备：一、国庆节前是否需先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二、可否在三中全会宣布将陈伯达永远开除党籍？三、三中全会上可否补选几名中委？当时预定要召开的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因林彪9月13日叛国外逃事件发生，没有召开。

对中央关于林彪^[1]叛国出逃、自取灭亡 通知稿^[2]的批语

(1971年9月)

照发。

[1] 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伙同陈伯达等组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互相争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1973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开除林彪的党籍。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2] 周恩来1971年9月17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二、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四、当前全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战备。五、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后来根据中央指示，这个通知逐步扩大了传达范围。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专机折戟温都尔汗。

毛泽东思想万岁！

对中央关于黄永胜等离职反省 通知稿^[1]的批语

(1971年9月)

同意。

[1] 中共中央1971年9月29日发出的这个通知指出，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

对成立中央专案组的 通知稿^[1]的批语

(1971年10月)

同意。

[1] 中共中央1971年10月3日发出的这个通知指出，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专案组由周恩来等10人组成，下设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对中央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 通知稿^[1]的批语

(1971年10月)

同意。

[1] 中共中央1971年10月3日发出的这个通知指出，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1]

(1971年10月26日、11月8日)

—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小唐^[2]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主席本来指示……^[3]

毛：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

[1] 这是毛泽东在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对有关同志的谈话。本篇一是1971年10月26日，毛泽东会见周恩来、叶剑英、唐闻生、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荣时的谈话；本篇二是1971年11月8日晚8时，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唐闻生、章文晋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驻苏大使刘新权时的谈话。

[2] 小唐，指唐闻生，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出生，唐闻生和王海容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翻译。

[3]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告诉周恩来：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简称安理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时，毛泽东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周：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1]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2]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3]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周：就让黄华^[4]作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毛：黄华到加拿大当大使不到四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咧。

周：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

毛：好，那就这么办。

毛：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

[1] 熊向晖，当时任周恩来的助理。我党历史上著名的王牌间谍，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1937年，奉周恩来指示打入国民党胡宗南部，1939年3月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外交工作。

[2] 乔老爷，指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老爷”之称源于20世纪60年代喜剧影片《乔老爷上轿》。

[3]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4] 黄华，当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

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1]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佛朗哥^[2]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四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十九个，非洲国家二十六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七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一百三十一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七十六，十七票弃权，反对票只有三十五。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

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

[1] 指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自1953年至1974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21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日夜坚守在护理毛泽东的第一线，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

[2]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政治家，军事家，法西斯主义独裁者，西班牙大元帅，西班牙长枪党党魁。1939年3月21日，佛朗哥军队占领马德里，推翻共和政府，对西班牙进行了长达36年的独裁统治。

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

一九五〇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2]跟伍修权^[3]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的国家呐喊声援。

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

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4]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战争，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

[1] 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11月15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2] 指乔冠华。

[3] 伍修权，1950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在联合国讲台上慷慨陈词，严厉驳斥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痛斥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

[4] 公报，指后来尼克松访华时1972年2月27日在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

但是都没有一九四五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

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的许多话可以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

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势如破竹”是晋主司马炎的“三军总司令”杜预讲的，此人号称“左传癖”。他带兵占领武昌，准备进攻东吴的首都建业。一个“二杆子”参谋向他建议，现在长江涨水，等明年再打。杜预说：“今兵威大振，如破竹之势，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有着手处也。”果然一举成功，“三分天下归一统”。做文章就要“势如破竹”，才能说服人。

曹操是大军事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称赞他：“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同时也批评他打过败仗。怎么批评的？请“参座”讲讲。

（叶剑英：困于南阳，险于鸟巢，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

“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

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郃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郃，夏侯渊分兵一半亲自援助张郃，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1]的拿手戏。你们看看《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二十三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五十四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十七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三十五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1] 谭鑫培、谭富英，谭家是著名京剧世家，谭鑫培是谭富英的祖父，京剧史上第一个老生流派谭派创始人。谭富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四大须生之一。

二

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者讲的，至今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我一向反对下车伊始，哇哩哇啦的人，那样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光想当先生，不愿当学生。有的人打过仗，有点功劳，或者自以为有点功劳，吃饭、拉屎、睡觉、做梦，都念念不忘他那点功劳。说他没有什么功劳，他就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是低级趣味。这几年，部队有些人的思想被林彪搞乱了。济南军区提出“反骄破满”，提得好，我就让全军学习。我最近常讲，军队要谨慎，这是有的放矢。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过去我们说以苏联为首，因为它是老

大哥，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必要的时候让它牵个头，开会的时候让它当主席。但是它要掌握领导权，搞父子党、父子国，这就完全错误了。美国总是要别的国家听它的，这就是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应该被打倒。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在座的同志知道吗？

周：还没有告诉他们，主席谈完后，我们就到大会堂把文件^[1]读给他们听，并介绍有关情况。“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暗害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纲领。

毛：等一会把这件东西念给他们听。要尽快全文印发到全国各

[1] 这个文件指《“五七一工程”纪要》，1971年3月21日，林彪之子林立果连同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但是可能逐渐削弱。“文人力量”（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在发展，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二是林彪“被人抢班”，三是林彪“提前抢班”。他们提出两个办法：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直接干掉毛泽东，但毛泽东影响大、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和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林立果确定计划名称为“五七一工程”计划。1971年3月23日至24日，于新野执笔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原稿后来被缴获。分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该纪要后来被原原本本地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干部手中。

个党支部。

周：这里面尽是恶毒诽谤主席的谰言，怎么能印发？

毛：怎么不能？一个字都不改，原原本本发下去，让所有的党员所有的群众都知道。

毛：安全问题很重要，去了上上下下要住在一起。

毛：（对周恩来）马上打电报给黄镇^[1]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的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出了问题，唯美国政府是问。

[1] 黄镇，历任印度尼西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法国首任大使。自1971年起，黄镇奉命秘密同美国展开外交沟通，负责美国代表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络工作。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驱逐台湾当局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图为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

毛泽东思想万岁！

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谈话（节录）

（1971年11月14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武汉检讨还没有写出来。

（此时叶剑英进来了）

毛：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周：后来杨成武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是树他自己的。

周：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厉害了，简直说得不像话了。

毛：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把污水尽往自己身上刷，我说，你不要讲了。

周：万人大会斗陈毅，外事口的一些外国专家也参加了，当时搞不清楚。斗完后要把陈毅抓走，大会堂的服务员不让抓走。服务员说主席叫保我们就保。

毛：斗他的时候，向前向后三鞠躬，上汽车后又推翻了，又不承认了，说是你们逼我讲的。

毛：杨勇是怎么回事？

叶剑英（以下简称叶）：当时我也不清楚。

毛：廖汉生为什么要抓？

周：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

毛：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

毛：你们如果有时间，鲁迅有一本书是值得看看的。《准风月谈》的后记里，有曹聚仁写的一篇《文艺座谈遥领记》。曾今可要开文艺座谈会，请了曹聚仁没去，报上登出来，他成了发起人。曹就问龙榆生，那天的会是怎么开的，龙说：就是吃点点心、喝喝茶。曹聚仁说：“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啦！”这件事，可见那时斗争的复杂。现在，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我看不一定。今天你们吃了我的茶，就是我的人吗？不一定。总理、康老都喝过他们的茶嘛！吃了他的茶，就是他的人，不要党，不要中央了吗？

《我的一点意见》写好后，第二天早晨总理、康老去找林彪，看了以后，他说同意了。《我的一一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当主席，老百姓通不过。我说：我不当主席有十几年了嘛。我这个人，同你们吹一吹是可以的，要我当国家

主席，天天去迎接外宾，迎来送往，什么国书啊，那一套，无非是催我见上帝。

叶：主席很忙，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写出来。

毛：和大家吹一吹就是了。

毛：那些人整叶剑英的黑材料，我都看过，他们是步步升级，先是炮轰，后是打倒。后来他们看形势打不倒了，也就不打了。“红造”并不都是“五一六”。整理的黑材料，有一条国民党报上的消息，说红军长征了，叶在江西投降敌人。他是跟着长征了嘛，你们这些老同志都是长征的，哪有那个事呢？

毛：红军的传统历来不能自己打自己。你（指张国华）就是王佐部队的一个兵。

周：后来是司号长。

毛：王佐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有功劳的，而且还加入了党。就是舍不得那个山头，吃不了苦。王佐这个人被彭德怀杀了，这就不好了嘛！哪有共产党的部队打共产党的部队？五军团的季振同也不该杀。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你把解方这样的人杀了干什么？

周：那个王实味也可以不杀。

毛：不杀，现在多好。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活证据嘛。

在外交部关于为出席第二十六届 联大代表团送行计划报告^[1]上的批语

(1971年11月)

规格似宜高一点，今晚可谈一下。

[1] 外交部1971年11月6日的这个报告说：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预计11月9日离京经上海、巴黎去纽约。一、代表团离京时，建议请姬鹏飞、李耀文、马文波、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其他同志、有关司负责人，与外交有关的其他部门负责人送行。二、代表团抵、离上海时，建议请市革委会一位副主任、一位常委和外事组负责人迎送。三、因许多驻华使节主动要求为代表团送行，建议通知各国驻华使节、苏联边界谈判团和各国驻京记者。四、代表团离京和途经上海，拟发一综合消息。11月8日，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全体成员、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剑英等党政领导人到机场为代表团送行。

对中国代表团到达纽约机场的 书面讲话稿^[1]的批语

(1971年11月)

同意。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代表团团长乔冠华1971年11月11日到达纽约机场发表的书面讲话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关系；一贯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我们代表团将遵循我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在联合国里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努力。这个讲话载于1971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对中国代表团团长 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稿^[1]的批语

(1971年11月)

同意。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1971年11月15日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讲道，1971年10月25日，本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是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政策破产，是美国政府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的失败，是毛泽东主席的外交路线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里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企图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的阴谋，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我们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理论，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全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这个发言载于1971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 二十七周年的电报

(1971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

二十七年前，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拿起武器，战胜法西斯，打出了一个红色的人民政权，开辟了阿尔巴尼亚历史的新纪元。解放后，阿尔巴尼亚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使阿尔巴尼亚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革命堡垒。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一向蔑视貌似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

权主义，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支持各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你们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正义的声音。你们的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各国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钦佩和赞扬。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一切成就，看成是自己的成就，并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我们衷心祝愿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为完成你们党的“六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中阿两党、两国、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对中央关于传达、讨论《粉碎林^[1]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通知稿^[2]的批语

（1971年12月）

照发。

[1] 林，指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伙同陈伯达等组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互相争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乘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1973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开除林彪的党籍。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2] 中共中央这个通知在1971年12月11日发出。1972年1月13日、7月2日，中共中央又相继转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这两个材料经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成立十一周年的电报

(1971年12月19日)

越南南方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主席，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黄晋发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一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兄弟般的诚挚感情，向战斗在抗美前线的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以来，高举抗美救国的大旗，领导越南南方人民，同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无数的辉煌胜利，写下了人民战争的壮丽篇章。你们的斗争，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今天，越南人民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巨大胜利。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已经陷入重重的矛盾和深刻的危机。美帝国主义推行的“尼克松主义”^[1]和“越南化”计划正在遭到破

[1] “尼克松主义”，主要内容是：以伙伴关系为核心，分摊负担和责任，以实力为基础，建立“现实威慑力量”；以谈判为重要手段，在“五大力量”“三角关系”中推行“均势外交”。

产，而且必将彻底破产。越南人民同兄弟的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加强团结，并肩战斗，一定能够“驱逐美帝，推翻伪政权”，实现解放南方，保卫北方，进而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目标。

中国人民一贯把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斗争当作自己的斗争，把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当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只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民族愿望一天没有实现，中国人民就全力支援你们的斗争，直到彻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于北京

对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 指示稿^[1]的批语

(1971年12月)

照发。

[1] 中共中央1971年12月26日下发的这个指示指出，为了进一步搞好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必须切实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正确处理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的关系；二、认真搞好粮食分配；三、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四、认真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五、切实解决超支户的问题；六、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



1971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四言诗·题折扇^[1]

(1971年)

各求各志^[2]，
各行各路。
离凡离圣，
离因离果。

[1] 1971年林彪集团准备叛逃前夕，周恩来向毛泽东书面汇报了林彪一伙准备叛逃的异常情况。毛泽东圈阅材料后沉思良久，提笔在一把白色丝绸折扇上题了这首四言诗。

[2] 各求各志，《史记·伯夷传》中有：“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

七绝·戏改李攀龙^[1]《怀明卿》

(1971年)

豫章西望彩云间^[2]，
九派长江九叠山^[3]。
高卧不须窥石镜^[4]，
秋风怒在叛徒颜^[5]。

[1] 李攀龙(1514—1570)，山东历城(今属济南市)人。字于鳞，号沧溟。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承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的遗说，主张复古，与谢榛、梁有誉、宗臣、王世贞、徐中行、吴国伦，合称“后七子”，为“后七子”的领袖。著有《沧溟集》。

[2] 豫章，古地名，其地在淮南江北之界。汉移其名于江南，置郡，属扬州。辖境相当于今江西省。隋平陈，改为县，属洪州，辖境逐渐缩小，故治所在今南昌市。故用来指江西或南昌。彩云间，唐代李白《早发白帝城》诗：“朝辞白帝彩云间。”

[3] 九派，指江西九江市北的一段长江。这里江水有九个支流，故叫九派。九叠山，江西庐山名胜之一，又名九叠屏，这里指代庐山。九派长江九叠山，李攀龙的诗意思是说远望江西方向，遥想那里有长江九派、庐山九叠，表示怀念吴国伦。毛泽东这里借指江西庐山。

[4] 高卧，高枕而卧，喻指隐居不仕。石镜，光亮明净，可以照人的山石。

[5] 毛泽东这里是说，林彪只宜高卧睡大觉，不须窥照石镜，因为他在庐山会议上妄图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已经败露。在秋风萧瑟之中，那种恼羞成怒的脸色一定是很难看的，辛辣地讽刺了林彪的叛徒嘴脸。

七言诗·戏改杜甫《咏怀古迹》其三^[1]

(1971年)

群山万壑赴荆门^[2]，
生长林彪尚有村^[3]。
一去紫台连朔漠^[4]，
独留青冢向黄昏^[5]。

[1] 杜甫（712—770），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巩县人。后世尊称为“诗圣”，其诗歌显示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被称为“诗史”。《咏怀古迹》其三是其名作之一。毛泽东把杜诗中的“明妃”改作“林彪”。

[2] 荆门，山名。在湖北宜都县西北。

[3] 林彪（1907—1971），湖北黄冈人。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

[4] 紫台，帝王所居。南朝梁江淹《恨赋》：“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设。”《后汉书·袁安传》：“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并领降众。”

[5] 青冢，即昭君墓。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9公里大黑河南岸的冲积平原上。远望墓表黛色冥蒙，因此历代相传为青冢。

七绝·读《红楼梦》

(1971年)

杰作红楼传千古，
影映封建斥王侯。
自古忠臣多逆子，
唯有宝黛入神州。

1972



1972年，毛泽东在北京。

对陈毅悼词的批语^[1]

(1972年1月)

—

基本可用。删去两段。

二

前面已作了结论，后两段均可不要。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1] 陈毅，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2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1月8日，周恩来将对陈毅的悼词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就写在周恩来的送审报告上。毛泽东审阅时，考虑到悼词中已有“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的结论，删去了其后的两段评价陈毅功过的文字，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1月10日，陈毅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毛泽东前往参加追悼会，周恩来代表中央致悼词。毛泽东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对陈毅的一生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同时还说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为邓小平复出定了基调。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到八宝山参加陈毅追悼会，在和陈毅夫人张茜的谈话中，充分肯定陈毅光辉的一生，并表示要请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现场。

毛泽东思想万岁！

对吴冷西来信的批语^[1]

(1972年1月29日)

此件已阅。欢迎进步。退人民日报存。

毛泽东

一九七二年一月廿九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吴冷西1971年12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上。吴冷西，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1966年夏被错误打倒。写信时在人民日报五·七干校。

对李卓然、何长工来信的批语^[1]

(1972年1月、9月)

—

总理^[2]阅处。

二

何长工的信。

总理阅处。

七二年九月十三日

[1] 本篇一写在李卓然1972年1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上。李卓然，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后被打倒。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我现在虽已年逾七十，但脑子未坏，很想抓紧晚年期间”“做些力能胜任的工作”。1979年，李卓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本篇二写在何长工1972年9月给毛泽东的信上。何长工，原任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后被打倒。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揭发了林彪的反党罪行，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组织生活。1975年何长工复出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

[2] 总理，指周恩来。

悼念斯诺^[1]逝世的唁电

(1972年2月16日)

斯诺夫人：

获悉埃德加·斯诺先生不幸病逝，我谨向你表示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

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毛泽东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六日

[1] 埃德加·斯诺，美国进步作家、记者。1928年第一次到中国。1936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人，后写了《西行漫记》等书。新中国成立后，在1960年、1964年、1970年访问中国。1972年2月15日在瑞士病逝。

会见尼克松时的谈话^[1]

(1972年2月21日)

尼克松（以下简称尼）：你读过很多书。总理说你读的书比他多。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2]方面。（众笑）

尼：我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手指基辛格博士^[3]）他是个哲学博士？

尼：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手指基辛格博士）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家），哲学博士。

尼：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辛格（以下简称基）：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

[1]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当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打破了中美两国长期冷战的对峙局面，成为20世纪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最深远的事件之一。其间，毛泽东曾与尼克松秘密会谈，以上是会谈记录。

[2] 这里的“哲学”实际上是“战略”的同义语。

[3] 基辛格，当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出生在德国，后移民美国。

阅读主席的全集。

毛：我的那些东西没什么。我写的东西里面没什么教育意义。（望着摄影师们）现在他们想干扰我们的会谈，我们这儿的秩序。

尼：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毛：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1]。你见到啦？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上。

尼：蒋介石把主席称为共匪。主席怎么称呼蒋介石？

周：我们一般称他们为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他们也回敬我们为匪。不管如何，我们是互相对骂罢了。

毛：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周：从一九二四年开始。

尼：是的，我知道。

毛：我们两个不要垄断整个谈话。不让基辛格博士说说不行。你（指基辛格）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2]，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

基：是总统确定方向，决定方案。

尼：他这么讲，说明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助手。（毛和周笑）

毛：他在夸你，说你这样做很聪明。

[1] 指蒋介石2月20日“在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会典礼中的致词”。

[2] “头一次来”，是指基辛格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华。当时周恩来同他商定了“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的公告，由双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于7月15日同时发表。

尼：他看起来不像一个特工人员。他是唯一有本事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却没人知道的人，可能有两三个漂亮姑娘除外。（周恩来大笑）

基：她们可不知道我是用来作掩护的。

尼：利用漂亮姑娘作掩护的人，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

毛：你们的姑娘常被人利用啊？

尼：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我可就有大麻烦啦。

周：（大笑）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基辛格大笑）基辛格博士不竞选总统，因为他不是美国出生的公民。

基：唐小姐有资格当美国总统。

尼：那她将是第一位女总统。我们有了候选人了。

毛：如果有这样的候选人，可就很危险了。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它打交道。

尼：我们理解。我们希望我们不使你们面对那样的问题。

毛：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讨论。我的问题是哲学问题，就是说，你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这里有个美国人叫弗兰柯，在贵国尚处混战，就是你上次竞选的时候，他写了篇文章，说你会当选。我很欣赏那篇文章。但现在他反对你的访问。

尼：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

毛：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

尼：是的。

毛：那位首相希思也是右派。

尼：戴高乐将军^[1]也是。

毛：戴高乐是另一回事。他们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尼：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至少现在，像我这样的右派可以做那些左派只能口头上说说的事情。（毛泽东点头）

基：总统先生，我觉得那些左派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靠拢，而且批评你这样做。

毛：就是嘛。有些人在反对你。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2]

周：也许你们知道这件事。

毛：全世界的侦察就只有美国的比较准确，其次就是日本。至于苏联，他们就在那里挖尸，但什么都不说。

周：在外蒙古。

尼：最近在印度—巴基斯坦危机中，我们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美国的左派非常严厉地批评我不站在印度一边。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亲印度，另一个是他们亲苏联。我认为，着眼于更大情势是重要的。不能让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去吞并邻国。这让我付出了政治代价——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做得对——历史会证明我这样做是对的。

毛：提个建议，只是建议，你少发点简报好不好？（总统指着基辛格博士和周大笑）如果你把我们谈的这些，我们讨论的哲学，向其他人通报，你认为好吗？

[1] 戴高乐将军，曾任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于1970年11月9日去世。

[2] 1971年9月13日夜，林彪一家乘坐飞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

尼：主席可以放心，我们所讨论的一切，或者我与总理所讨论的一切，统统不会泄露。这是进行最高层会谈的唯一办法。

毛：那就好。

尼：如果可能，我希望跟总理，以及以后跟主席除了讨论眼前的问题：台湾问题、越南问题、朝鲜问题而外，……

毛：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总理）跟你谈的事。我看你的题目更好——哲学问题。

尼：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赞成我这次访问的，苏联不赞成；日本是怀疑的，它已经表示了这种怀疑；印度不赞成。所以，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并决定我们的政策，看就全世界来说，我们应如何发展，而不是看眼前的问题。当然，朝鲜、越南、台湾这些问题也要讨论。

毛：对，赞成。

尼：比如说，我们必须问自己，苏联为什么向贵国边界部署的兵力比向西欧边界部署的兵力多？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对此存在分歧，那么，是让日本中立和全无防卫更好，还是让它在一个时期内同美国具有一些关系更好？我现在讲的属于哲学范畴，问题在于，在国际关系领域没有好的选择。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会被填补。例如，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毛：来自美国侵略的问题，或者来自中国侵略的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个大问题。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些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因此，我们两国间

的状态很奇怪，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我们开始打乒乓球^[1]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也不到两年。我们这边办事也有官僚主义。比如，你们想搞人员往来、贸易，我们就是死不肯，坚持解决不了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我自己也这么坚持过。后来我看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起了乒乓球。总理说这也是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的事。

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那时，我们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们交往。他说要比较一下约翰逊总统^[2]或尼克松总统哪个更好。但是叶海亚^[3]说这两个人没法比。他说一个像土匪——指约翰逊总统。我不知他从哪儿得到那么个印象。我们也不太喜欢他。从杜鲁门^[4]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

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5]，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1] 打乒乓球，指1971年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事件，又称“乒乓外交”。

[2] 约翰逊，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当时任副总统的约翰逊就任总统，并在1965年正式当选美国总统，任期到1969年。

[3] 叶海亚，即叶海亚·汗，原任巴基斯坦总统，他曾利用与中国和美国都保持的良好关系，为中美秘密传话，建立了著名的“叶海亚汗通道”，并成功安排基辛格秘密访华。

[4] 杜鲁门，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任期内逝世，当时任副总统的杜鲁门就任总统，并在1948年正式当选美国总统，任期到1953年。杜鲁门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并宣称台湾地位未定。不久，美国在台湾设立军事基地。1954年12月，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5] 1953年至1961年，美国由共和党执政，艾森豪威尔任总统，尼克松任副总统。

周：主要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的政策。

毛：之前他（指周恩来）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事。

尼：但是他们（朝着周恩来和基辛格博士）握了手。（周恩来笑）

毛：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博士？

基：主席先生，世界形势在那个时期也已发生急剧变化。我们学到了很多東西。我们原以为所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都千篇一律。直到总统当政，我们才理解中国革命的不同性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革命道路。

尼：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在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点我认为可以实话实说）我们存在分歧的原因。总理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些分歧。

毛：就是嘛。

尼：我还想说的是，审视两个大国，美国与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1] 杜勒斯，美国共和党人，1953年至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1950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1954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他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坚持不承认中国，非法排斥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明目张胆地进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

毛：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1]。

周：任何国家都不威胁。

尼：我们也不威胁别人，我想你们也知道美国对于中国也没有领土要求。我们知道中国不想统治美国，我们认为你们也懂得美国不想统治中国。同时，我相信，当然你们可能不会相信，美国和中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它们都不想统治世界。正因为我们这两个国家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态度相同，所以我们相互并不构成威胁。因此，我们虽然有分歧，但是可以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一个我们都可以在其中安全地发展自己、各走各的路的结构。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谈不上这一点。

毛：你们下午还有事情？现在几点了？

周：四点半开全体会，现在是三点三刻。

毛：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尼：是的。我想在结束时说，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和总理冒了很大风险邀请我们到这里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但是，我读了主席的一些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个一旦机会来临就能看到的人，也知道你一定要“只争朝夕”。

毛：（指着基辛格博士）“只争朝夕”的是他。

尼：从个人的意义上说，你和总理对我都是不了解的，因此你们不应该信任我。但是你们会发现，我不能做的就决不说，但我做的比说的要多。我就是想在这样的基础上，同主席和总理坦率地交换意见。

毛：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

[1] 南朝鲜，今大韩民国，简称韩国。

尼：（微笑）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笑）就没有靶子了。

尼：主席的一生我们都是熟悉的。你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家庭，现在到达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我的背景，不那么被人所知，我也是出身于贫穷家庭，现在达到了一个大国的顶峰。我感到，是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哲学是不同的，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种突破不仅将有益于中美两国，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会有益于全世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毛：你的《六次危机》^[1]写得不错。

尼：（对着基辛格）他（指毛泽东）读的书太多。

毛：太少。我对美国了解不多。我要请你派一些老师来，主要是历史和地理老师。

尼：好哇，太好了。

毛：所以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

尼：他的死很令人悲伤。

毛：人们会说话的。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双方站起来）

尼：（握着毛泽东的手）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我就不送你了。

[1] 尼克松1962年写了《六次危机》一书，记叙他自己的生活动短，自言甘苦。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中国访问，周恩来在机场迎接。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历史性的会见》(中国画)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图为1976年3月6日《时代》杂志的封面。

四言诗·赠尼克松总统

(1972年)

老叟坐凳^[1]

嫦娥奔月^[2]

走马观花^[3]

[1] 坐凳，即坐等。这句是隐喻中美关系的过去。多年来，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一直在谋求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但未得到美国方面的响应。这些领导人都年事已高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等待着美国方面转变态度。

[2] 这句比喻美国方面在中美关系中的变化情况。尼克松曾把基辛格秘密访华称为“阿波罗行动”，尼克松在启程访华之前同国会领袖们告别时，引用了登月纪念碑上的铭文：“我们是为了谋求全人类的和平而来。”嫦娥所以奔月，也是为了冲破禁锢。这句话是毛泽东风趣地称赞尼克松终于冲破了阻力。

[3] 这句概括了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中美关系是一种既有分歧和矛盾，但又必须发展下去的关系。基辛格途经巴基斯坦秘密访华的安排，比起媒人安排的“走马观花”式的相亲喜剧更具戏剧性。从这个比喻中，我们可进一步体会到，只有正视现实，从国际关系的大局出发，求同存异，而不要干预别国内政，这种关系才能不断发展下去。

对苏振华来信^[1]的批语

(1972年3月5日)

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

毛泽东

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

请汪^[2]印发各同志。

[1] 苏振华，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被解除职务。1971年12月13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有决心“回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争取晚年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1973年1月，苏振华复出任海军第一政委。同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2] 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 通报稿的批语^[1]

(1972年3月6日)

此件很好，国内似也适用，但应略作修改和补充。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2年3月5日送审的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向驻外使领馆等的通报稿上。通报稿中写道，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际上震动也很大。总的说来，对公报的反映是积极的，大都认为这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国际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协议还是纸面上的，能否实现还要看美国今后的实际行动。今后事态发展还会有曲折反复，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对外表态时要谨慎从事，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我正面宣传联合公报是我们的胜利，美国的失败。同美驻外官方人员的接触，我不主动，也不回避，应掌握不冷不热、不亢不卑的精神，注意礼貌，落落大方。

对编发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 国际反映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72年3月6日)

似可不必这样编发，近似张扬，并且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显出苏修和阿、越的不一致。如何请再酌。我们有内部刊物，可以弥补此缺点。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4个单位1972年3月3日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上。报告中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已成为当前国际舆论注意的中心，引起强烈反响，我们在新闻报道中拟适当反映这一形势。一、对反应要有选择地编发，既不要主动宣传是我们的胜利和尼克松的失败，也不能美化尼克松，更不能散布太平观念，好像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二、着重摘发国际反应中如下的几项内容：1. 一般欢迎中美会谈和联合公报的言论。2. 关于尼克松访华是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的言论。3. 适当摘发指出中美之间存在原则分歧的言论。4. 敦促尼克松政府用实际行动履行联合公报的内容。5. 驳斥苏修对我造谣诬蔑的言论。三、编发时应注意首先编发美国人民和社会舆论的反应。稿件的面要广，尽量照顾到各个方面，使我国人民能较全面了解左、中、右各方面的动态。

对杨成武家属来信^[1]的批语

(1972年3月25日)

请汪^[2]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3]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4]一面之词。

毛泽东

七二年三月廿五日

[1] 1972年3月18日，杨成武的女儿杨俊生给毛泽东等写信说，杨成武是忠于毛主席的，他受了林彪、陈伯达、叶群的政治陷害，请求让杨成武到阶级斗争的实际中去经受考验。

[2] 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杨、余、傅事件”。

[4] 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伙同陈伯达等组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互相争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1973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开除林彪的党籍。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毛泽东等祝贺金日成六十寿辰的电报

(1972年4月14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在您诞生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您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您是朝鲜劳动党的缔造者和朝鲜人民久经考验的伟大领袖。您几十年来，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朝鲜革命的具体实践，取得了朝鲜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您的领导下，英雄的朝鲜人民高举反帝革命旗帜，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建立并保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您的领导下，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贯彻执行“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方针，把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建设成为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挺立在反帝斗争的东方前哨，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人民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以您为首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兄弟的朝鲜人民，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给了我们宝贵的支援，中国人民对此是永志不忘的。

中朝两党、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用鲜血

凝成了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这种友谊和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是战胜共同敌人的可靠保证。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及其走狗，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

我们衷心祝愿您领导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在今后的革命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四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人民革命军 成立四十周年的电报

(1972年4月24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在光荣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谨向您，并通过您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兄弟的朝鲜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四十年前，由您亲自创建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是代表着全体朝鲜人民民族希望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这支英雄的人民武装队伍，在您的直接领导下，高举反帝革命斗争旗帜，紧紧依靠广大朝鲜人民，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艰苦岁月里，英勇不屈、百折不挠，坚持抗日武装斗争，为朝鲜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

朝鲜解放以后，朝鲜人民和人民军继承和发扬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以千里马的气势阔步前进，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朝鲜人民革命军的英勇斗争，不仅在朝鲜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而且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的宝贵支援。在反对共同敌人的长期斗争中，中朝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这种友谊是在艰苦的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因而是牢不可破的。

祝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万古长青。祝朝鲜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和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对反映白坚情况摘报的批语^[1]

(1972年5月31日)

送总理^[2]阅处。

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

毛泽东

七二年五月卅一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5月编印的《要信摘报》第一一〇号上。摘报说，一机部原副部长白坚的儿子白克功给毛主席写信，说白坚系陕西靖边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隔离审查。白坚生前患有高血压和冠状动脉硬化型心脏病，因得不到抢救在当年12月11日死于北京复兴医院。现在白坚已经死去4年了，但他的问题仍没有组织结论，家属在精神上、思想上负担很重，恳请中央早日为他做出政治结论。

[2] 总理，指周恩来。

对李克如来信的批语^[1]

(1972年6月15日)

请中央组织部酌处。

毛泽东

七二年六月十五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6月13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一三〇号上。据报说，甘肃省农业大学原校长李克如来信称，他1926年入党，参加过秋收暴动。“文化大革命”中，因被人制造“叛徒”假案，受到冲击，政治生命中断。现在年近70岁，为党工作已到有限的晚年，迫切要求解决他的问题并给他安排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克如曾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对贺诚来信的批语^[1]

(1972年6月28日)

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毛泽东

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1] 贺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2年6月26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分配工作。毛泽东阅信后写了这个批语。接到毛泽东批示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曾建议贺诚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于1973年1月17日上报中央军委，军委办公会议各同志圈阅后在1973年8月退回总政。1975年3月22日，贺诚的女儿贺礼荣再次写信，要求给其父分配工作。毛泽东阅后又写了两个批语。不久，贺诚出任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西丽玛沃·班达克拉夫人，并观看她赠送的礼物。

毛泽东思想万岁！

对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1]

(1972年7月7日)

送总理阅处。

我看廖汉生和杨勇^[2]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3]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4]一阅。

毛泽东

七二年七月七日

[1] 原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的子女1972年7月1日给毛泽东写信说，廖汉生自1967年1月8日被隔离审查，至今已经5年多了。“我们听到主席曾几次提到要让父亲出来工作，我们非常高兴，都盼望父亲能尽早地出来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见有任何动静。我们请求让父亲回到北京，回到家里，在外面等待组织结论，以便让他了解形势，熟悉情况，检查身体，治疗休养，好更早地回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岗位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7月7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四六五号上摘登了这封来信，毛泽东的批语，写在这一期《来信摘要》上。1973年12月，廖汉生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2] 杨勇，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1972年5月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3] 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伙同陈伯达等组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互相争夺，阴

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1973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开除林彪的党籍。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4]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德生，即李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1]

(1972年7月10日)

你们欧洲现在比较乱吧？我讲乱，就是讲有六百亿美元在你们欧洲横冲直撞，又不兑现。哎哟，我看这个事也难了。美国它是一大霸哟，不过隔个大西洋。几个大国，总是闹别扭的。我们不希望你们欧洲那么乱。你们还要注意，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危险哟。

[1] 这是毛泽东和法国外交部部长莫里斯·舒曼谈话的一部分。

对陈云来信^[1]的批语

(1972年7月22日)

—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泽东

七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二

请总理^[2]办。

[1] 陈云，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中，被解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之外的领导职务。1972年7月21日，他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反映他在江西南昌下放的情况，请求中央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信中写道：“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可分配，可否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参加学习班之后，可否在我身体还能走动的几年在春秋季节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这样办的话，因为我不能坐飞机，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八能烧暖气的公务车，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长一点在外地走动的时间。”本篇一写在陈云的这封信上；本篇二写在这封信的信封上。

[2] 总理，指周恩来。

对外交部关于向美国友人等 谈林彪^[1]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2]

(1972年7月)

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应发一个通知给国内各级党委和涉外人员及驻外使领馆。

[1] 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伙同陈伯达等组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互相争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1973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开除林彪的党籍。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2] 这个批语写在外交部1972年7月1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最近以来，有一些来我国访问的美国友人和美籍华裔友人，在同我方接触中，都曾打听林彪的问题。我方接待人员仍都予以回避，极易产生消极效果。建议可相机吹点风，即承认林有问题，但不谈具体情节。

为王季范题挽词^[1]

(1972年7月)

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1] 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也是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的老师。1972年7月11日下午，王季范病逝于首都北京。7月13日下午，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他的学生、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致悼词。毛泽东敬献了一个花圈，花圈的飘带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在林枫家属来信摘要上的批语^[1]

(1972年8月11日)

连原信一起，请汪^[2]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一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8月10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五四五号上。来信摘要写道，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的子女林梅梅等8月5日写信给毛主席，说他们8月4日去秦城见了林枫一面，林现患心脏病、糖尿病，神情呆滞，身体枯瘦，请求让他出来治疗休养。1973年7月7日，林枫给毛泽东写信说：“在您和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到阜外医院治病已经十个月了。”信中请求早日恢复他的党组织生活，还揭发了林彪在东北的几个问题。7月10日，毛泽东阅信后批示：“纪、汪酌处。”

[2] 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邓小平来信^[1]的批语

(1972年8月14日)

请总理^[2]阅后，交汪主任^[3]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4]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

[1] 邓小平，原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后被打倒。当时已被“疏散”到江西。1972年8月3日，他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批判林彪，同时提出愿做一点工作。1973年3月10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2] 总理，指周恩来。

[3]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4] 邓，指邓小平，1932年冬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1933年3月时是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毛，指毛泽覃，1931年6月任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3月时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唯俊，1933年3月时是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指古柏，1933年3月时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组书记。他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从实际情况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意见，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1933年3月起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遭受残酷斗争，受到撤职等处分。

天^[1]。(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2]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1] 张闻天，1931年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1月随同临时中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开始阶段，他直接参与了领导。后来他对这个问题多次作过检讨，并从中吸取了教训。

[2] 刘伯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委邓小平等一起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和冀南、太岳、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邓小平一起率领所属部队挺进大别山，参与指挥淮海、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 解放二十八周年的电报

(1972年8月22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在罗马尼亚人民欢庆祖国解放二十八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罗马尼亚共产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全体罗马尼亚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二十八年前的今天，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武器，举行了英勇的“八·二三”武装起义，推翻了安东尼斯库的反动统治，从此罗马尼亚人民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解放以来，勤劳勇敢的罗马尼亚人民，坚持独立自主，奋发图强，战胜重重困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当前，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以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下，为争取提前完成新的五年计划而努力奋斗，我们衷心地祝愿你们取得更大的成就。

罗马尼亚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为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进行不懈的斗争。我们对罗马尼亚人民的这种正义立场和敢于斗争的精神表示钦佩和支持。

近几年来，中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革命友谊不断发展，各方面的互助合作关系日益加强。我们相信，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将一如既往，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祝中罗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 成立二十七周年的电报

(1972年9月1日)

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越南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七年来，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抗击了帝国主义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捍卫了越南北方的社会主义成果，为越南民族的解放事业写下了壮丽的篇章。越南人民反帝革命斗争的英雄业绩，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为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当前，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正在胜利发展，整个印度支那的形势大好。越南南方军民在各个战场上发动的猛烈进攻，沉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越南化”计划，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美帝

国主义企图加强海空袭击和布雷封锁来迫使越南人民停止战斗，这完全是妄想。美帝国主义的炸弹，过去没有、今后也决不能动摇越南人民的钢铁意志。英雄的越南人民遵循胡志明主席“宁可牺牲一切，决不愿亡国，决不愿做奴隶”的教导，团结一心，不怕困难，正以坚定的战斗步伐胜利前进。我们深信，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越南人民，同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团结战斗，一定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彻底胜利。

中越两国人民是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和兄弟。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越南人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论还会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中国人民都和你们站在一起，全力支持你们的正义斗争。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委 员 长 朱 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在赠周世钊^[1]《两般秋雨庵随笔》^[2] 一书封面上的题字

(1972年9月4日)

两般秋雨庵随笔
惇元兄阅存。

毛泽东
七二年九月四日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曾任湖南省副省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2] 《两般秋雨庵随笔》，清代梁晋竹著，全书共八册。

给周世钊的信

(1972年9月4日)

惇元兄：

旅夜无聊，奉此书，供你消遣之用。此书写得不太好，但读来也还有味。

毛泽东

一九七二年九月四日

对中央转发外交部 《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 内部宣传提纲》^[1]的通知稿的批语

(1972年9月)

同意。

[1] 中共中央1972年9月8日转发的这个宣传提纲指出，日本内阁首相田中角荣即将来华访问，与我国领导人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这是当前我国外交战线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田中首相访华，一是当前国际大好形势的反映，二是中国国际威望不断提高的标志，三是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共同斗争的结果，四是日美、日苏矛盾进一步发展的表现。邀请田中首相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利于反对美苏两霸特别是反对苏修的斗争，有利于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有利于我国解放台湾的斗争，有利于缓和亚洲紧张局势。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的电报

(1972年9月8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兄弟的朝鲜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年的历史，是充满战斗和胜利的历史。英雄的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朝鲜祖国解放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高举反帝革命旗帜，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国际威望日益提高。朝鲜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对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一贯坚持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确路

线，为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朝鲜人民在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取得的进展，符合朝鲜人民的民族愿望，受到了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热烈祝贺朝鲜人民的巨大成就，并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兄弟的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直到取得完全胜利。

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朝两党、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共同革命斗争中用鲜血结成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这种友谊和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我们衷心祝愿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今后不断地得到加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九月八日于北京

解决中日复交问题，日方 还是靠自民党政府^[1]

(1972年9月27日)

(毛泽东与田中握手)

毛泽东 (以下简称毛): (用日语) 晚上好!

田中 (以下简称田): 晚上好, 毛泽东主席。

(就座后)

毛: 你们吵完了吗? 吵吵架对你们有好处。

田: 吵是吵了一些, 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不, 不, 我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周恩来 (以下简称周): 两位外长很努力。

田: 是的, 两位外长很努力。

毛: 不打不成交嘛!

田: 是, 是。

毛: (对大平正芳) 你把他 (指姬鹏飞^[2]) 打败了吧?

[1] 这是毛泽东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谈话的一部分。田中角荣这次访华期间, 中日双方就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 于9月29日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 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2] 姬鹏飞, 当时任外交部部长。

大平正芳（日本外相）：没有，我们是平等的。

田：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会谈。

毛：那就好了，你们那个“麻烦/迷惑”^[1]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田：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修改。

毛：一些女同志不满意啊，特别是这个“美国人”^[2]，她是代表尼克松说话的。年轻人坚持说“添了麻烦”这样的话不够分量。因为在中国，只有像出现不留意把水溅到妇女的裙子上，表示道歉时才用这个词。

田：“迷惑”这个词汇虽然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可是日语“迷惑”是在百感交集地道歉时，也可以使用的。

毛：明白了。“迷惑/麻烦”这个词你们用得好。中日有二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

田：所以，我们一直听说日中交流的历史有二千年。

毛：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田：美国声明支持我们到中国。

[1] “迷惑/麻烦”的风波，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访问北京，当天晚上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欢迎宴会上，田中发表祝酒词，有这样一句：“わが国が中国国民に多大な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たことについて、私は改めて深い反省の念を表明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日方提供的中文稿将“迷惑”直译为“麻烦”，田中这句话翻成如下中文：“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最后《中日共同声明》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2] 唐闻生，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出生，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翻译。

毛：基辛格也通知我们了，不设障碍。

田：是的，我同大平外务大臣一同去夏威夷见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因此，美国支持日中两国改善关系。

毛：美国好一点，但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二月来了没建交^[1]，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

田：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

田：谢谢。

.....

毛：（指着在座的廖承志^[2]）他是在日本出生的，田中先生，这

[1]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毛泽东会见了。他同周恩来总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会谈。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使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但双方并未建交，直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才正式建交。

[2] 廖承志，廖承志于1908年出生在日本东京，父亲廖仲恺是国民党革命元勋，与廖承志母亲何香凝同为国民党内重要左派人物，1927年留学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府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多数时间在国统区工作，曾7次被逮捕。1952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主任。1958年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20世纪50年代亦曾两度出访日本，以其与日本独特关系，建立民间中日交流渠道。“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审查其海外关系和被捕经历，1972年复出后，任外交顾问协助周恩来处理外交事务。

次你把他领回去吧！

田：廖先生在日本很有名气，他要是参加日本参议院选举，一定会当选的。

毛：你在日本竞选时，角逐很激烈吧？

田：二十五年内搞了十一次选举，每次选举都要搞街头演说。不和选民握手，是很难取胜的。

毛：到街头去作竞选演说，谈何容易啊！在街上演说可是件苦差事，我半个世纪前也曾在长沙经常这样做，可要当心啊！你们的议会制度怎么样？

田：很费劲，一出差错，就得解散，进行重新大选。

毛：日本不容易呀。

田：我是否可以抽烟？

毛：（指着自己的雪茄）你抽不抽我的烟？

田：这个就行了，我本人已经戒烟了，但由于同周恩来总理谈判的时间长了，又抽上了。（用火柴给毛主席点烟）

毛：Thank you.（谢谢。）声明什么时候发表啊？

周：可能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共同研究定稿。要搞中日两种文本，还有英文本。

毛：你们速度很快啊。

田：是的，只要时机一成熟，就可以得到解决。只要双方不玩弄外交手腕，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毛：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

[1] 指后来于1972年9月2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名誉不好。你们国家有两个党，据说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比较右。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不感兴趣。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

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啊。正如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1]

田：按照日本宪法的规定，内阁有权处理外交事务，而且，内阁的成员要共同对日本国民负责。所以这次我们三人来中国，谈定联合声明后要报告内阁，取得内阁的承认。

毛：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

田：看来，毛主席身体很健康，今天能见到毛主席很荣幸。

毛：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

周：（指靠墙的书架）他每天读很多文件，你看有这么多书。

毛：我是中了书毒了，离不了书，你看（指周围书架及桌上的书）这是《稼轩》，那是《楚辞集注》，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送给你。

（田中首相、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都站起

[1] 1972年7月6日，田中角荣刚组阁完政府，便在东京永田町总理官邸二层办公室声称：“我要坚决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对手必须是值得信赖的人。毛泽东、周恩来是几十次死里逃生的创业者，从这一点看，他们是信得过的，也可以商谈的。因此，非在毛泽东、周恩来健在的时候一鼓作气实现不可。”田中角荣这次访华期间，中日双方就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于9月29日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来，看毛泽东的各种书)

田：多谢，多谢！毛主席知识渊博，还这样用功，我不能再喊忙了，要更多地学习。祝你健康长寿。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右）。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毛泽东思想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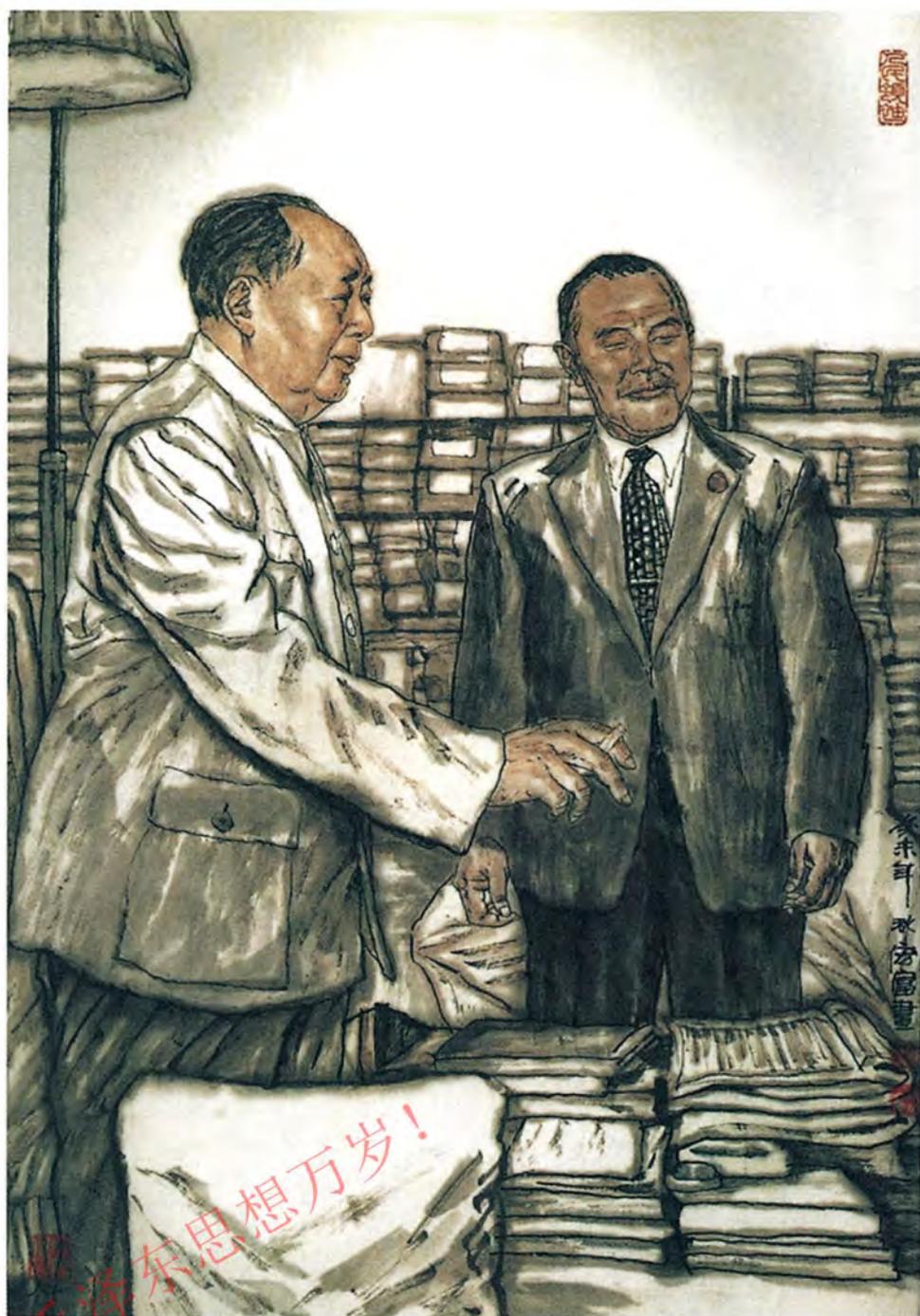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向来华访问的田中角荣赠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线装宋版《楚辞集注》。

毛泽东思想万岁！



《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中国画）

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 批林整风的意见^[1]

(1972年)

一

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

二

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

[1]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1972年7月至1973年2月举行的四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提出的意见。1972年9月21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约海军负责人谈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1973年2月24日转发《海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情况报告》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些话。中央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同意。”

对国防工业院校存在问题 及改进意见的批语^[1]

(1972年10月15日)

这个问题^[2]很大。请汪主任^[3]印发中央和军委各同志研究酌处。

毛泽东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五日

[1] 这是毛泽东对北京工业学院一位教员1972年9月27日送交的两份材料的批语。

[2] 北京工业学院一位教员送交的《国防工业高等院校当前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和《当前科技人员中存在的一个问题》两份材料认为：我国的10余所国防工业高等院校，原由国防科委统一领导，1970年初划归各国防工业部门分别领导。这样搞，破坏了原来基础较好的学校，阻碍了国防系统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专业设置混乱繁琐，十分不合理。建议：一是恢复原来国防科委统一管理院校的体制，同时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使国防工业院校面向全国。二是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鼓励。三是具体工作不能等。如科研、生产、教学系统的领导管理制度及各单位、各部门的业务范围和分工，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科研单位的业务方向等，都要尽快解决好。

[3] 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反映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 李一夫情况来信摘要上的批语^[1]

(1972年10月至12月)

纪、汪酌处。

毛泽东

72, 10, 16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许涤新的儿子许嘉陵1972年10月12日的来信摘要上。摘要中说，1967年12月，许涤新被关在部内实行“群众专政”，不准回家，失去自由，请求批准其回家治病。本篇二写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原副主任范长江的妻子沈谱要求为范做出政治结论的来信摘要上。范长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诬陷和迫害，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去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本篇三写在中共福建省委原书记处书记、原省长江一真1972年11月1日给毛泽东的来信上。信中说，1969年您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还年轻，还可以工作，今年8月又解除对我的监护，使我的病情逐日好转。信中还控诉林彪、陈伯达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他的迫害，请求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尽快给他做出政治结论，让他回到党组织中来。本篇四写在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对外贸易部监察组原组长李一夫的妻子张明辉1972年11月26日的来信摘要上。张明辉在信中感谢毛主席的关怀，使她和孩子们探望了李一夫，并望能批准李住院就医。

二

纪、汪酌处。

毛泽东

1972, 10, 16

三

纪、汪酌办。

七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四

纪、汪处理。

1972, 12, 2

对华罗庚来信的批语^[1]

(1972年11月4日)

此信及附件照片一本，退还给华罗庚同志保存，比放在我处为好。感谢华同志的好意。

毛泽东

七二年十一月四日

[1]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华罗庚1972年10月25日给毛泽东写信说：“交通部大连车辆工厂赠我一件宝贵礼物，却之，恐拂工人阶级迎归之意；受之，又太欠自知之明。饮水思源，别旧我，登新途，端赖您的指引教导，因此转献给您，表心意，代汇报。”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在反映柴沫情况的两封 来信摘报上的批语^[1]

(1972年11月4日、12月5日)

—

纪、汪酌处。

毛泽东

七二年十一月四日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11月3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二七〇号上。摘报说，原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班郭冲等8人及该院原秘书长柴沫的妻子王若林写信给毛主席。信中说，1966年5月，陈伯达曾3次来院讲话，说柴沫不听他的话，不走他的门子。陈勾结关锋、戚本禹等，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柴沫打倒。从此大会批斗，小会追逼，白天监督劳动，黑夜轮番审讯，使他精神、肉体上受到很大折磨，被迫自杀。后经对柴沫的历史和全部工作反复调查，证明他是党的一个好干部。现在陈伯达已揪出两年多，该院学习班也办了1年7个月，可是对陈迫害柴沫的罪行还没有得到清算，对柴沫也未做出正确结论。为此，恳请主席责成有关部门为柴沫平反，恢复名誉，做出正确结论。本篇二写在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2月2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八五八号上。摘要说，王若林11月30日来信，对主席的批示无比感激。军代表已向她传达了关于柴沫问题的结论，肯定他是受陈伯达等迫害的。同时又指出柴系自杀，不够党员条件，应党内除名。王若林认为，柴沫是在陈伯达等的逼迫下自杀的，并非畏罪于党，故不应党内除名。

在反映柴沫情况的两封来信摘报上的批语

二

纪、汪处理。

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

1972，12，5

在周培源关于六六至七〇届大专 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1]上的批语

(1972年11月12日)

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

毛泽东

72年11月12日

[1] 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1972年11月7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教育革命中，有一个问题急待解决，就是如何处置66届至70届的大专毕业生。66届已经毕业6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常有人来信问及到底还算不算大学生和国家干部，是否准备给“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大学生降一级，将来新的工农兵大学生是否也是如此。现在一些大型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已比同龄大学生高了，致使向此等单位招生，已有人不想上学。目前这些大学生全国有80万左右，来自各阶层、各地区，处理好他们的问题关系重大。为此，特向主席请示如下：一、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二、老五届毕业生的待遇不能比65年以前的毕业生降一级。大学生待遇改革应从新招的工农兵大学生算起。三、根据老五届毕业生在校年限的多少划线，66、67届在校4年以上，按本科毕业生待遇；67至70届在校3年以下，按大专毕业生待遇。四、工资转正定级工作宜速完成，不要拖到参加工作七八年以后。

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心脏病 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72年11月12日)

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毛泽东

1972, 11, 12

[1] 中南海门诊部卞志强、张佐良1972年11月11日给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写报告说，昨晚再次组织了有关的心脏科医生会诊，大家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动脉硬化的情况，特别是主动脉硬化引起主动脉瓣膜关闭不全的情况有所加重，导致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及心脏功能均较前为差，要及时严重注意。平时虽随时研究病情，调整治疗，但药物的力量毕竟有限，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考虑，并给以指示。毛泽东看到报告后写了这个批语。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独立 六十周年和解放二十八周年的电报

(1972年11月27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在阿尔巴尼亚独立六十周年和解放二十八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经过长期英勇的斗争，取得了独立和解放，并且跨进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

二十八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红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坚决反对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坚决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你们的革命精神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独立六十周年和解放二十八周年的电报

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伟大的、牢不可破的。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反对帝修反的斗争中，并肩战斗，共同前进。

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祝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委 员 长 朱 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

(1972年12月10日)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1] 中共中央1972年12月10日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中说：“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中央批语稿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办。”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新年献词》中，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

对反映国防科研单位 一些问题来信的批语^[1]

(1972年12月11日)

连原信都送总理，交国务院有关组织研究。

毛泽东

七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12月编印的《要信摘报》第三〇七号上。这期摘报综合反映了五机部、海军第七研究院第七二四所和空军六十三团等单位一些干部、技术人员给毛泽东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来信。信中提出国防科研单位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一、体制、任务多变，影响了科研项目的完成。二、有的单位几年来基本处于搬迁和基建状态，没有搞出一项新产品。搬来搬去，浪费严重。三、基本建设贪大求洋，摊子铺得很大，有些项目至今未建成。四、科技队伍比较混乱。有的地方不少科技人员至今仍处在人人自危状态，情绪消沉，不肯搞设计。有的来信建议，把武器装备研究的院、所统一起来，凡应留军队的院、所都列入军队编制。对国防科研单位，有的建议对口归军兵种领导，有的要求归国防科委领导。国防科研要搞好工人、技术人员、领导干部三结合和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既抓当前急需的武器装备，又搞探索性课题、理论研究和技术储备等。撤销各军区的国防工办和航空工业办公室。国防工业在确保完成军工产品任务的原则下，尽可能生产一定品种和数量的民用产品。

毛泽东等祝贺金日成当选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的电报^[1]

(1972年12月29日)

平壤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同志：

欣闻您当选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

几十年来，在您的英明领导下，英雄的朝鲜人民走过了光辉的战斗历程，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朝鲜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在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更加繁荣昌盛。朝鲜人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以您为首的朝鲜劳动党所制定的正确路线的伟大胜利。您当选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再一次显示了朝鲜人民对您的无限热爱，显示了朝鲜人民坚如磐石般的团结。我们衷心祝愿您今后在领导朝鲜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联名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的电报。1972年12月，朝鲜召开第五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新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金日成当选为国家主席。

毛泽东等祝贺金日成当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的电报

祝中朝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不断加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1972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

毛泽东思想万岁！

会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政府外长 阮氏萍谈话的报道

(1972年12月29日)

毛主席告诉阮氏萍外长说：我们是一家人啊！我们、你们越南南方和北方，还有老挝、柬埔寨和朝鲜都是一家人。我们互相支持。



1972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了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部长阮氏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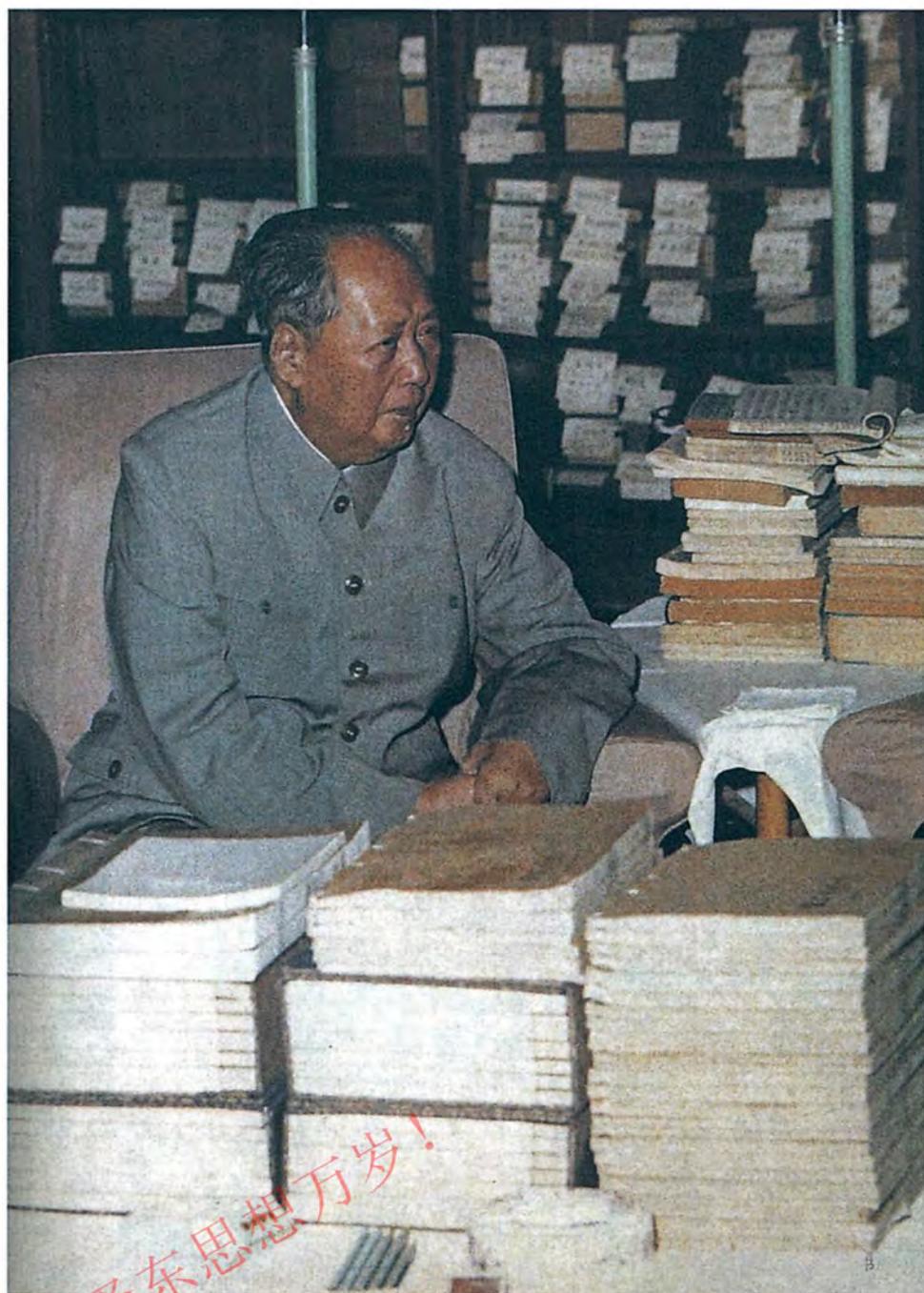
对刘建章家属来信^[1]的批语

(1972年12月)

请总理办^[2]。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1] 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1972年10月20日给毛泽东写信说，刘建章1926年入党，今年62岁，不知何故于1968年2月被拘留审查，至今已近5年。1972年6月8日，中央专案组通知我们家属到狱中探视，发现他体质很坏，面黄肌瘦，连说话有时也咬字不清。监狱生活条件差，每天饮水只有3杯的定量，每日“放风”也只有30分钟的时间，有关政治上的大事更是不得而知。信中请求改变目前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准许刘建章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治病。

[2]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贯彻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于1972年12月18日作出3点批示：一、将刘建章保外送医院就医，并通知其家属前去看望。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批。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提出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在年内再作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



1972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

在王稼祥来信上的批语^[1]

(1972年12月)

可试行。

[1] 王稼祥，原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2年12月10日，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我想做一点点工作。我虽长期有病，听力又很差，但我脑力每天还能使用几个小时，阅读能力还有一些。解放后，我搞了一个时期的外事工作，而别的工作部门，我是一点都不熟悉。因此我特函请总理在万忙中考虑我的上述情况，能否分配给我一点外事调查研究的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将这封信报送毛泽东时写道：“我意，稼祥同志可以做外事调研工作，如主席同意，请批示，以便向中央报告。”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周恩来转报的来信上。1973年8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赠刘兴元^[1]联^[2]

(1972年)

—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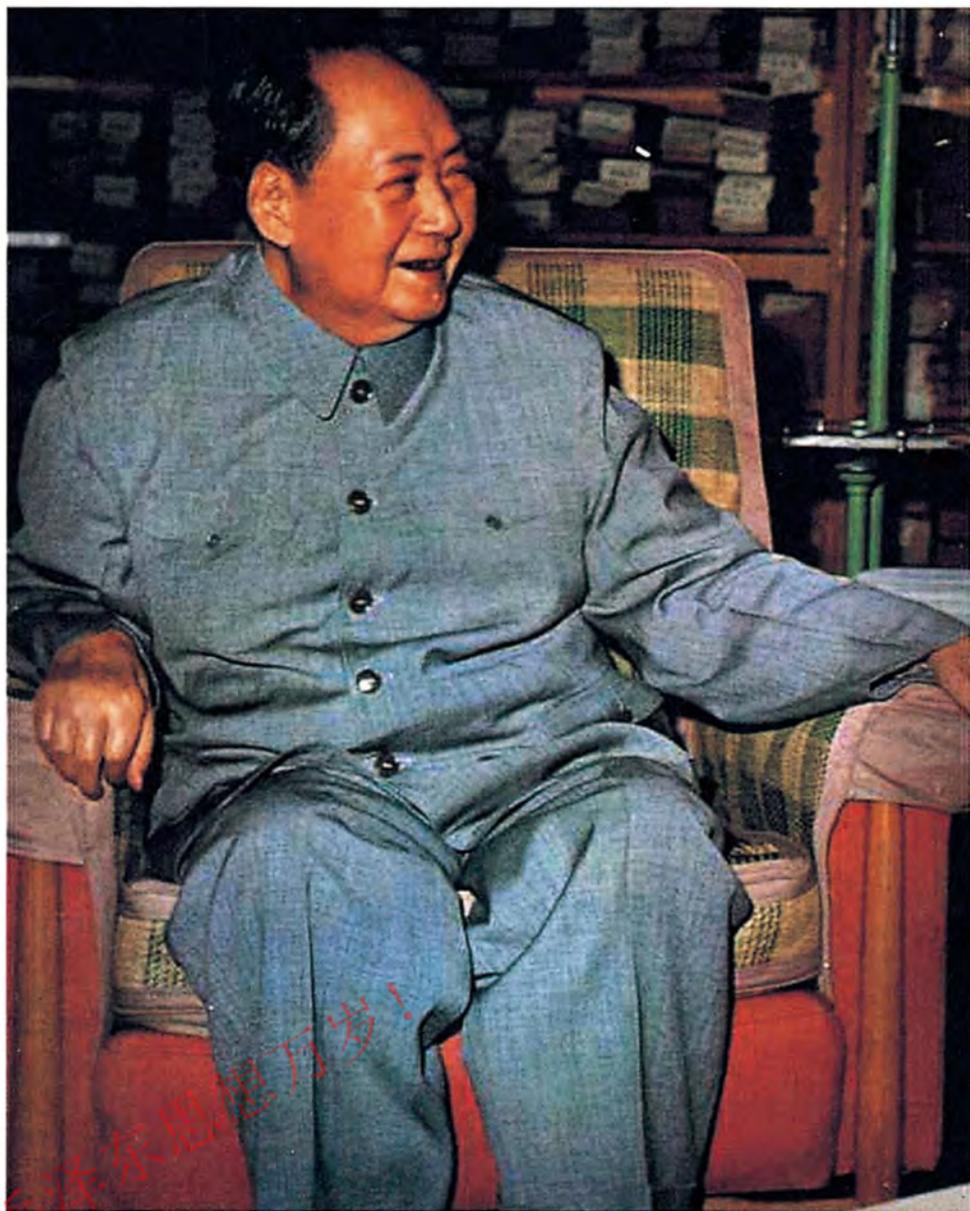
二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1] 刘兴元（1908—1990），山东莒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九至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90年在北京逝世。

[2] 1972年，广州军区司令员刘兴元奉命调任成都军区，收拾“文革”残局。赴四川前，他先到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南海对他说：“你到四川去呀！成都有武侯祠。你记住，武侯祠的第二道门有一副对联，你可以去看看，好好体会一下，我就没有多的话要说了。”毛泽东又说：“你到四川，先到成都武侯祠看一副对联。你再到新都县宝光寺看另一副对联。”四川成都武侯祠的一副对联，即本篇一，新都县宝光寺的对联，即本篇二。

1973



1973年，毛泽东在北京。

对谭震林来信^[1]的批语

(1973年1月2日)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第二信所提问题，请纪、汪^[2]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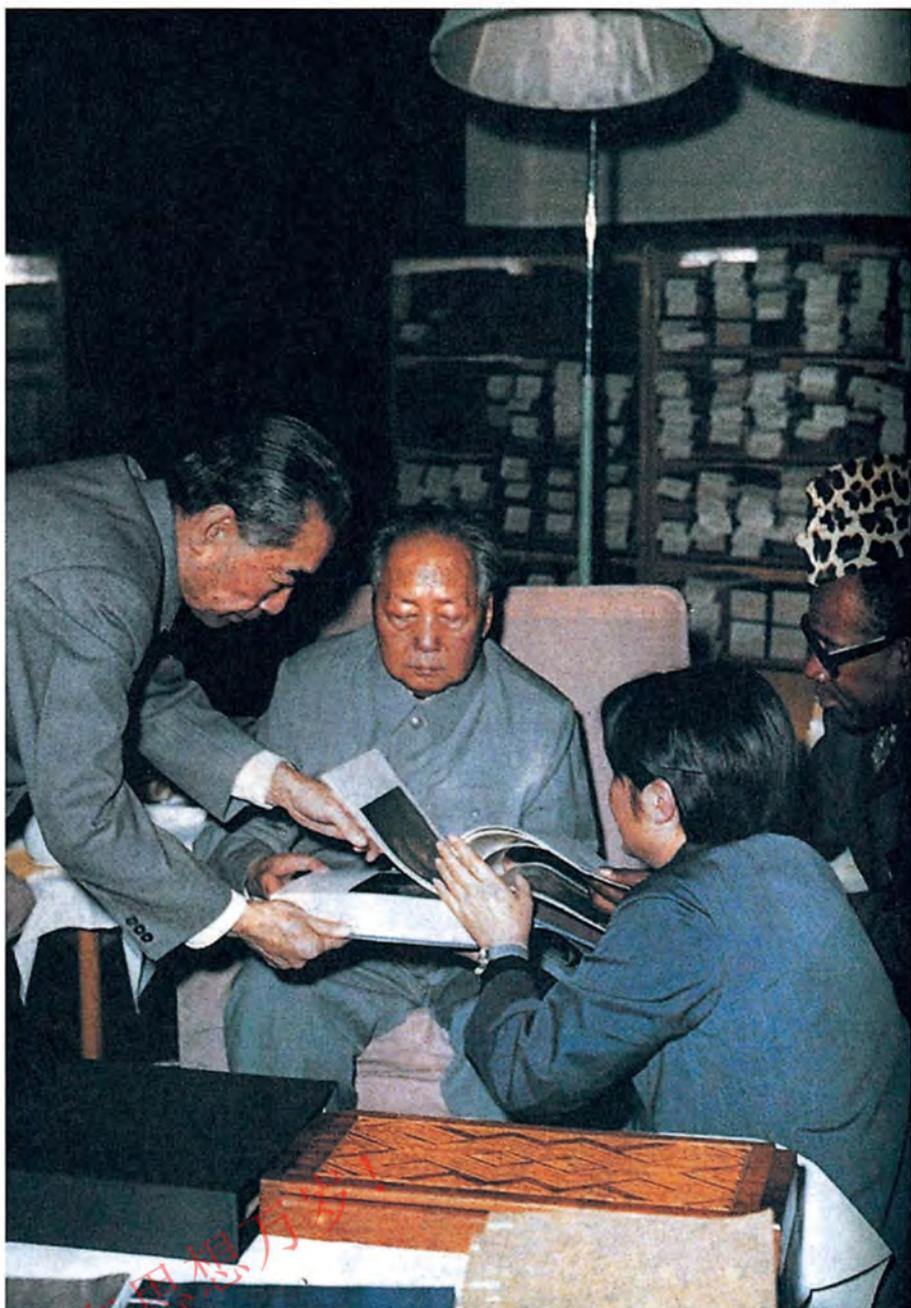
七三年一月二日

[1] 谭震林，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并下放到广西桂林。1972年12月26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其中第二封信讲到他7月24日不幸把右腿跌断了，希望回京检查一次。同时提出他的妻子葛慧敏需要回京治疗，身边的两个小孩也要带回北京安置上学或就业。1973年8月，谭震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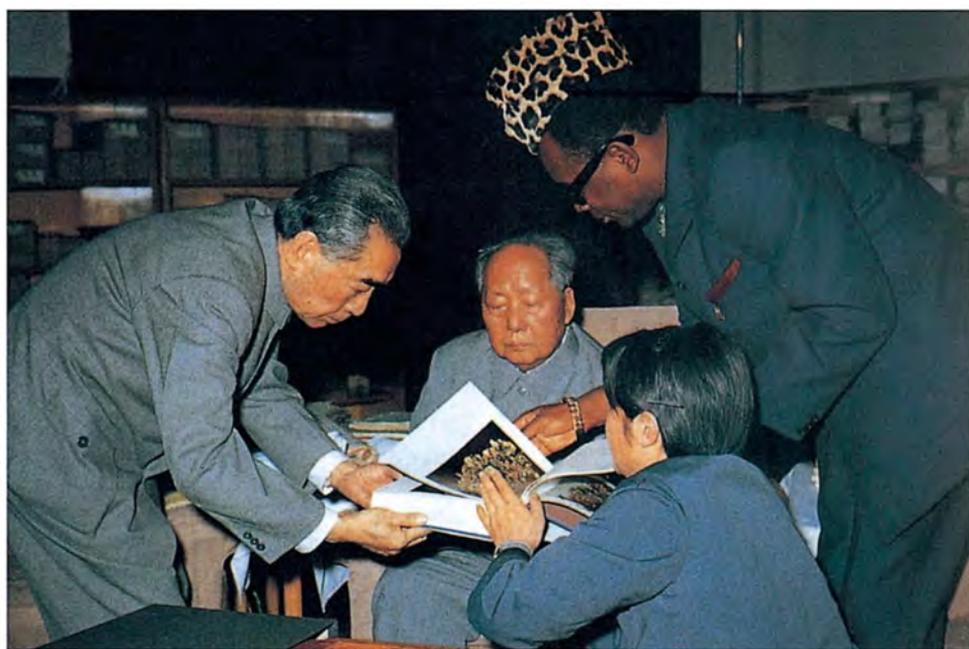
[2] 纪，指纪登奎，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1973年1月13日，毛泽东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



1973年1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并和他一起观看画册。



1973年1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并一起观看画册。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1] 正式签订的电报

(1973年1月29日)

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越南南方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阁下，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阁下：

值此《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在巴黎正式签订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

[1] 指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西贡伪政权四方代表1973年1月27日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简称《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主要内容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尊重1954年关于越南问题日内瓦协议所承认的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美国承担义务，在协定签字后60天内从越南南方撤出全部美国及其同盟者的军队和军事人员，不继续其对越南南方的军事卷入，不干涉越南南方内政，保证尊重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越南南方人民将通过普选决定越南南方的政治前途；越南的统一将通过和平方法逐步实现。

并通过你们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向越南南北方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英雄的越南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高举胡志明主席“决战决胜”的旗帜，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十余年浴血战斗，终于促使美国政府签订越南停战和平协定，同意限期撤出美国及其盟国的全部武装力量，并且确认越南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和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从而为越南人民在没有外来武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实现越南的和平、独立、统一、民主和繁荣开辟了前景。

巴黎协定的签订，是越南人民在军事、政治和外交战线上长期斗争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越南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团结战斗的伟大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共同胜利。

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胜利就像自己的胜利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你们在长期抗战中表现出来的顽强革命精神和大无畏英雄气概，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钦佩和赞扬。你们的光辉榜样，证明了小国能够战胜大国，弱国能够战胜强国，有力地鼓舞着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你们的英勇斗争和伟大胜利，将作为当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辉典范而载入史册。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亲密邻邦。我们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斗争中，一贯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中国人民一向把你们的斗争当作自己的斗争，把支援你们的正义事业当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过去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是这样做的，今后，我们仍将同兄弟的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同兄弟的印

度支那三国人民站在一起，给予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以坚决的支援。

我们衷心祝愿越南北方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北方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衷心祝愿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旗帜下，同其他两种政治力量，迅速成立各级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通过协商进行普选，决定南方的政治前途，在独立、民主和民族团结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深信，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一定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委 员 长 朱 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1973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

毛泽东思想万岁！

对反映李一氓、舒同、林铁情况 来信的批语^[1]

(1973年1月至6月)

—

纪、汪酌处。

毛泽东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李一氓的妻子、女儿1973年1月4日的来信摘要上。信中说，李一氓年已七十，患高血压、心脏病、肺气肿等，恳请主席批准其出狱就医。本篇二写在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处书记舒同1973年3月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要求对他的问题早日做出正式结论，恢复组织生活，并能参加一定的工作。1977年，舒同复出后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本篇三写在中共河北省委原第一书记林铁1973年6月11日给毛泽东的来信上。信中说，我68岁，身体还好，希望党分配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继续工作。1978年，林铁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

二

纪、汪酌处。

73, 4, 2

三

总理^[1]酌处。

[1] 总理，指周恩来。

接见基辛格时的谈话^[1]

(1973年2月、11月)

—

基辛格（以下简称基）：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转头朝洛德说话）你真年轻。

洛德（以下简称洛）：我渐渐老了。

毛：在座的要属我最老了。

周：我是第二老的。

毛：当年英军有人反对你们国家独立。蒙哥马利^[2]元帅则是反对你们政策的人士之一。

基：是的。

毛：他也反对杜勒斯^[3]的政策。不过，他大概不会再反对你们

[1]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接见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翻译唐闻生、翻译沈若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洛德。这是毛泽东和基辛格谈话的一部分。

[2] 蒙哥马利（1887—1976），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盟军指挥官之一。后曾任英军总参谋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副总司令。

[3] 杜勒斯，美国共和党人，1953年至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

了。当时，你们也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我们彼此是敌人。（大笑）

基：以前的敌人。

毛：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friendship（友谊）。

基：这是我们的感想。

毛：也正是我说的。

基：我对周总理说过，我们还没跟其他国家会谈得像跟你们会谈时这般的坦白和开放。

毛：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到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我跟你们的一个记者Edgarsnow（埃德加·斯诺）^[1]谈过，我说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大事也不行，不管用。

基：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因为，当你们下令时，譬如说，你们的总统下令，你需要关于某些问题的信息，情报单位的报告却像雪片般飞来。我们也有情报局，情形也一样。他们做得不好，（周恩来在一旁笑了）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周继续笑着）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

毛：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

[1]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进步作家、记者。1928年第一次到中国。1936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在1960年、1964年、1970年访问中国。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题^[1]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毛：对的。

基：基本问题都解决了。

毛：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 in hand（手携手）。

基：是的，我们都面对一样的危险。有时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是一样的。

毛：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实际上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基：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忠于各自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双方讲同样一个调子，只会使局势混乱。我对总理说过，在欧洲，你们出于自己的原则，可以讲得比我们更坚定。

毛：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

[1] 1973年1月2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西贡伪政权四方代表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简称《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根据规定，美国政府必须在60天内撤走全部军队，从而为越南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由于基辛格对这份协定的贡献，1973年10月16日，挪威议会选出的诺贝尔和平奖五人委员会宣布基辛格与黎德寿（越方领导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

基：主席先生，从我们这方面说，你们和我们之间虽然有时要进行批评，但我们仍要同你们协调行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参与企图孤立你们的行动。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一切实质问题上要同他们合作，但目前欧洲的领导很弱。

毛：他们不团结。

基：不团结，而且不像你们那样有远见。当他们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们总想不费力气就使危险消失。

周：（对毛）帮助蓬皮杜，他（指基辛格）同意。

基：我们正在尽量这样做，回去后我们要争取做得更多。

毛：现在蓬皮杜受到威胁，就是那个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顶他。

基：两家联合。

毛：两家联合，苏联想要共产党登台。那个共产党我不喜欢，就像你们的共产党我也不喜欢一样。我喜欢你们，不喜欢你们的共产党。（基笑）

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

基：但是，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毛：我正是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1]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

[1] 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西德或联邦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为民主德国（东德）和联邦德国（西德），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两德统一，称德国。

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毛：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

毛：英文什么叫做行动方式啊？

沈若云：Mode of action（行动方式）。

基：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么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毛：你说的这个是老实话。

基：这是我们的立场。

（毛泽东开始抽雪茄，并试着递雪茄给基辛格和洛德，洛德表示他不抽烟。）

基：我们并未计划在未来四年大量裁减驻扎在欧洲的美军。

（毛泽东望向周恩来）

周：说到裁军，你的意思是最多裁百分之十到十五。

基：完全正确。

毛：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有多少？他们大都是导弹部队吧。

周：大概在二十至三十五万间，包括地中海的驻军。

毛：这大概不包括海军在内。

基：不包括海军。在欧洲中部约有二十七万五千人，但这不含

部署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

毛：你们部署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军队散布很广。你们在南朝鲜^[1]有军队，我听说大约有三十万人。

基：大约四万。

毛：蒋介石那儿大约有八到九千人。

周：在台湾吧。

毛：听说日本还有两地驻军，四万人在琉球、二至三万人在日本本土。我不知道菲律宾有多少美军，但现在越南的美军只有一万多人。

基：但他们很快都会撤回。

毛：对，我听说你们在泰国有四万人。

基：对的。但主席你刚才说的大都是空军部队，所以恐怕不能光以人数衡量。

毛：你们也有地面部队，例如在南朝鲜。

基：我们在南朝鲜确有地面部队。

毛：你经过日本时，最好多花点时间和他们会谈。你只和他们谈一天，他们的面子很挂不住。

基：主席，我们希望此行的重点是北京的会谈。稍后我会单独再去一趟东京。

毛：很好。对他们说清楚些。你知道日本对苏联的感觉也不是很好。

基：他们有点爱恨交加。

毛：（比手势）--句话，这是日本田中首相告诉周总理的，苏联

[1] 南朝鲜，今大韩民国，简称韩国。

做的事就像看到有人要上吊，就立刻把人家脚下的椅子抽走。

基：是的。

毛：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未发一枪一弹就抢了一大片土地。（周恩来轻轻地笑了）他们抢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抢了一半的新疆和东北的满洲，还说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1]

基：他们还夺走当地所有的工业。

毛：对呀。他们还抢走库页岛和千岛群岛^[2]。

基：日本被苏联的经济发展性所迷惑。

毛：（点头）他们希望从苏联那儿拿回些什么。

基：但我们将加强日本和美国关系，同时也希望和中国加强关系。

毛：我们认为，要是日本和苏联加强关系，不如和美国加强关系，这样会比较好些。

基：日本和苏联如果形成紧密政治关系是很危险的事。

毛：这在现实上，似乎不可能成真。

周：（对毛泽东）我们已经决定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以维持黄华^[3]和白宫的联系。

[1]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20年间，苏联趁中国内乱无力北顾，逐渐蚕食中国领土，利用二战日本入侵中国、国共相争的时机，逼迫中国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并取得了在新疆和东北的一系列特权。外蒙古独立是指外蒙古于20世纪前期从中国独立出去的一直影响到现在的巨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

[2] 1945年2月，苏美英关于战后日本问题的《雅尔塔协定》规定，整个千岛群岛，包括日本方面所说的“北方四岛”择捉、国后、色丹和齿舞群岛，都划归苏联。

[3] 黄华，当时任常驻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代表。

毛：（对周恩来）重要性何在？

周：联络办事处将处理一般民众的交流事务，至于保密性强以及紧急事务则不包括在内，这将交由黄华大使的管道处理。

毛：黄华命苦，（周大笑）他在你们那干得很好，现在赶回上海，背还扭伤。

基：他返回任所时，我们会给他找个医生。

毛：好啊。（周大笑）黄华好像在你们那比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从你们总统观看中国杂技团演出开始，我想越南问题快解决了吧。还有谣传说，你也快摔跤了，（笑声）对这件事，在场女士们可不太满意。（笑声，尤其是女士们）有人说，如果博士垮了，我们也将没活干。

毛：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

毛：中国人排外得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你们不同的民族有多少，你们美国有六十万中国人，而我们恐怕连六十个美国人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从来就不喜欢外国人，包括日本人也很少，印度人一个都没有。

周：非常少。

基：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幸运。

毛：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一百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日本人占领中国十三年，占领大部分领土，他们过去占领中国领土不算，占领了北京还要赔偿。

基：是的，还有治外法权。

毛：治外法权，多哩！现在我们对日本，不要它赔偿。没法

算，谁也算不清，赔不起。

周：一赔就要增加人民负担。

毛：只有以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消除敌意，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要化解中日人民间的敌意比化解你我之间的敌意困难。

基：是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敌意，相反的，我们之间现在只有一个判断性问题。

毛：对。

基：未来几年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很快就会开始运作。

毛：是吗？

基：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毛：你所谓的利益共同体是什么？是指台湾？

基：是指其他有这种意向的国家。

周：你是指苏联？

基：我是指苏联。

周：沈小姐了解你说的意思。

毛：（看着翻译沈若云）这个人的英文能力很好。（对周恩来说）她是谁？

周：她是沈若云。

毛：我们的翻译实在太少了。

基：不过，我们遇到的翻译，他们都做得很称职。

毛：你遇到的翻译和我们现在的翻译现在只有二三十岁，如果他们老了以后，就无法翻译得像现在这么好了。

周：我们应该送一些人出国。

毛：我们应该送一些像这样高的小孩（用手比了一下）出国，

年龄不要太大。

基：我们准备设立一些人员交换计划，让你们送学生到美国。

毛：一百个学生当中如果有十个人学好外语，那就非常成功，即使有十多个学生不想回国，例如一些女孩想留在美国，那也没关系，因为你们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么排外。过去，中国到外国却不肯学当地语言，（看着翻译唐闻生）她的祖父母就拒绝学英语，他们就是这么顽固。你知道中国人是非常顽固和保守，许多老一代华侨不肯说当地语言，但年轻一代好多了。

毛：（比个手势并指着他的书）假如苏联丢了炸弹并杀死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像我一样的老人不会学英文，我们只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只有少数的字典是外文，其他大部分的书是中文。

基：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

唐：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纸老虎。

基：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笑）

毛：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周恩来笑了）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笑）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笑）

毛：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他们说他们

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也是社会主义者，那么苏联进攻中国就是社会主义者攻击社会主义者。

基：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将是一件好事。

基：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毛：（笑）那会怎样？因为自从深陷越南后，你们遭遇这么多的困难，你想如果苏联深陷在中国，他们会感到舒服吗？

基：苏联？

唐闻生：苏联。

毛：那时候你们可以让苏联深陷在中国，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或四年，戳苏联的背后，那时候你们的口号将是寻求和平，你们将以和平之名瓦解社会主义帝国，也许你们将以做生意帮助他们，并向他们表示可以提供一切协助反对中国。

基：主席先生，我们了解彼此的意图实在非常重要，我们绝对不会联手攻击中国。

毛：（打断基的谈话）不，不是这样，你正在进行的目标是瓦解苏联。

基：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笑）

毛：（用两手做势）苏联的目标是占领欧亚两个大陆。

基：我们希望吓阻苏联的攻击，而不是击败他，我们希望阻止他。

（周恩来看表）

毛：世事难料，我们宁愿事情如此发展，这样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比较好。

基：哪种方式？

毛：那就是苏联进攻中国并且被击败，我们必须作最坏的考虑。

基：那是你的必然性推论。

毛：无论如何，老天已经送给我一封邀请函。

基：我真的发现主席今年气色比去年好。

毛：是的，我的情况比去年好。请代我向尼克松总统致意，同时也向尼克松夫人致意，很抱歉无法与她及罗杰国务卿见面。

基：我一定会转达。

二

毛：我们现在来讨论讨论台湾问题。美国跟我们的关系，应当和我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分开来处理。

基：原则上……

毛：只要你们跟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就可以来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这跟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就相当的复杂。我看没办法和平解决。

他们¹都是一伙儿反革命分子，怎么会跟我们合作？我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过一百年再去管他。对世事不要太急。有什么好急的呢？那只不过是千把万人口的小岛罢了。

周：他们现在有一千六百万人。

[1] 指台湾的蒋介石集团。

毛：至于你们跟我们的关系，我想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处理。

基：我相信是这样。我们应该会快得多。

毛：不过这是你们自己要决定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催你们。要是你们觉得有必要，我们就配合。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行，那我们也可以缓一点。

基：在我们而言，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困难在于我们不能马上就切断与台湾的关系。有几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都跟我们的国内情势有关。我跟总理说过，我们希望在一九七六年之前，或者在一九七六年期间完成这个程序。所以，我们要找到某种方式，来建立外交关系，也可以当作贵我加强关系的象征，因为就技术层面来说，联络处^[1]用处非常大。

毛：这是可以的。

基：什么可以？

毛：可以照现在的办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

基：这不是需不需要台湾的问题，而是实际上不可行的问题。

毛：都一样。（大笑）我们现在对香港也不急。（大笑）我们甚至不会碰澳门。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碰澳门，顶多也只碰一点点。因为葡萄牙从明朝就开始紧紧地掌控着澳门。（大笑）赫鲁晓夫也骂过我，说为什么我们连香港和澳门都不要^[2]。而且我也跟日本说过，我们

[1] 1973年5月中美两国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资深外交家、原驻法大使黄镇任驻美联络处主任，美国资深外交家布鲁斯任驻华联络处主任。

[2] 1962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提出：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收回由于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落入葡萄牙和英国帝国主义监督之下的澳门和香港不感兴趣，而却对与印度的边界怀有敌意呢？

不只赞同他们（日本）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而且还包括历史上，苏联自中国割去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基：主席，我觉得外交关系上的问题就是这个。在台湾问题上，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各自的立场。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而且联络处也发挥了应有的功能。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都认为，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认为，应该象征性地显示，中美关系在各方面说来都是正常的。果真如此，我们就应该想个办法来做，不过这不是非做不可。

毛：我们也有和苏联与印度建交啊，不过关系也不怎么样，甚至还没有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好。所以这不是很重要，整个国际情势才真的重要。

基：我完全同意主席的说法，也同意我们必须彼此了解，我相信我们对彼此都有实质的了解。

毛：我们联络处主任已经跟你们说过大原则，也提过当年乔治·华盛顿反抗英国的故事。

基：对，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对我作过精彩的演说，我以前也从总理那里听过。

毛：那套说法可以不用再提了。我们现在有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建国运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美国在当地阻止苏联的做法表示欢迎，以免苏联控制中东地带。我们黄镇大使提过我们支持阿拉伯世界，不过他不了解阻止苏联势力扩张的重要性。

基：嗯，我那时的说法让他很惊讶，而他也重述了联合国的官方立场。（大笑）而我了解你们必须公开地采取某些立场，这些并不违反我们的共同立场。不过，事实上，我们会进一步解决中东问

题，但我们也想显示这不是因为苏联施压才使然。

所以，每当苏俄施压，我们必须抗拒，除了争执本身有其优点之外，我们可说是为了抗拒而抗拒。然后当我们击败他们时，我们甚至有可能朝同样的方向前进，我们不是反对阿拉伯国家的想法，我们只是反对借着苏联施压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毛：没错。

基：而且我们现在的策略正是如此。

毛：下次你再到中国来，除了政治，还可以同我谈一点哲学。

基：我很乐意，主席先生。哲学研究是我的初恋。

毛：或许当了国务卿后就比较难研究哲学了。

基：是的。

毛：赫鲁晓夫说我们像是好斗的公鸡。

基：他一九五九年到这里访问时，不太成功。

毛：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决裂。他们一九五八年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中国军港时，我们开始失和。我和他们、他们的大使讨论的时候，我差一点拍桌子，我骂了他一顿。（笑）在莫斯科报告后，赫鲁晓夫就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联合舰队的构想，就是苏联和中国共组一个联合海军舰队。那就是他说的。那时候，他口气还很大，因为他见过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沾了点所谓的“戴维营精神”。他在北京同我夸口，说他认识美国总统，讲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时还说了两个英文字，说他是“我的朋友”（my-friend）。（问布鲁斯大使：你知道这回事吗？）

布鲁斯：不，我从不知道这回事。

毛：还有一些消息。从此以后，赫鲁晓夫没有再来过。但他曾到过海参崴，他是从中国到海参崴的。

周：他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反中国的演讲。

毛：现在的苏联领导人没有一个到过像海参崴那么远的东边。柯西金自己说过，他对西伯利亚的事情不太清楚。

（中方查看时间）

周：已经两个半小时了。

毛：我本来还想同你谈另外一个问题，不过今天我们好像谈得太久了，超过两个半钟头，我们占用了原本为别的活动安排的时间。我想讨论的是，我很怀疑，如果民主党掌权，他们会采用孤立主义。

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主席先生。我认为目前的知识分子和一些民主党，可能会走向孤立主义。不过，现实状况会让他们了解，我们目前的政策就是唯一的选择。目前我还不知道，在他们了解这点以前会产生多大伤害，还有，他们是否将继续同样错综复杂的战术。但是我想，他们不会偏离现在的轨道。

毛：那你和我似乎是同一类的。我们好像多少都有点疑神疑鬼的。

基：我是怀疑，我对某些领袖也有些疑问。但是我想形势所需，使我们只有回到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政策。

不过，主席先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趁着大家都还在位，而且都了解这情势的时候，尽量加强关系，不要让其他政策有机可乘。

毛：这个主要从一点上就可以证明，就是主张从欧洲撤军。

基：是的，

毛：这是帮苏联的大忙了。

基：我们将不会在我们尼克松总统任内执行。只有两种可能的

情形：军队从欧洲撤退，如遇挑战，也不太愿意极为粗暴、极为迅速地解决。

毛：你所说的“粗暴”意思是指可能开战。

基：如果有必要，但……

毛：我不喜欢你同我要外交辞令。

基：如果有必要，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只要他们知道我们将发动战争，他们就会松手。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很怕我们。

毛：因为我也认为最好不要开战。我也不喜欢战争，虽然人家都说我是个好战分子。（笑）如果你们和苏联开战，我也觉得不要。如果你们真的打，最好只用传统武器，核武器只是备用，尽量不要碰。

基：我们绝对不会发动战争。

毛：那就好。我听说你们以前这个方法是为了争取时间。

毛：我们是想争取时间，可是，我们还有另一个立场，如果苏联攻击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任何一个重要地区，我们要能反击。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

毛：完全正确。至于苏联，他们欺弱怕强。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美国特使基辛格。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美国特使基辛格。

对周恩来送审的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 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决定稿的批语^[1]

(1973年3月)

同意。

[1] 周恩来1973年3月9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周恩来送审的中央决定稿写道，1972年8月14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这个决定。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12月14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谈话时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向他们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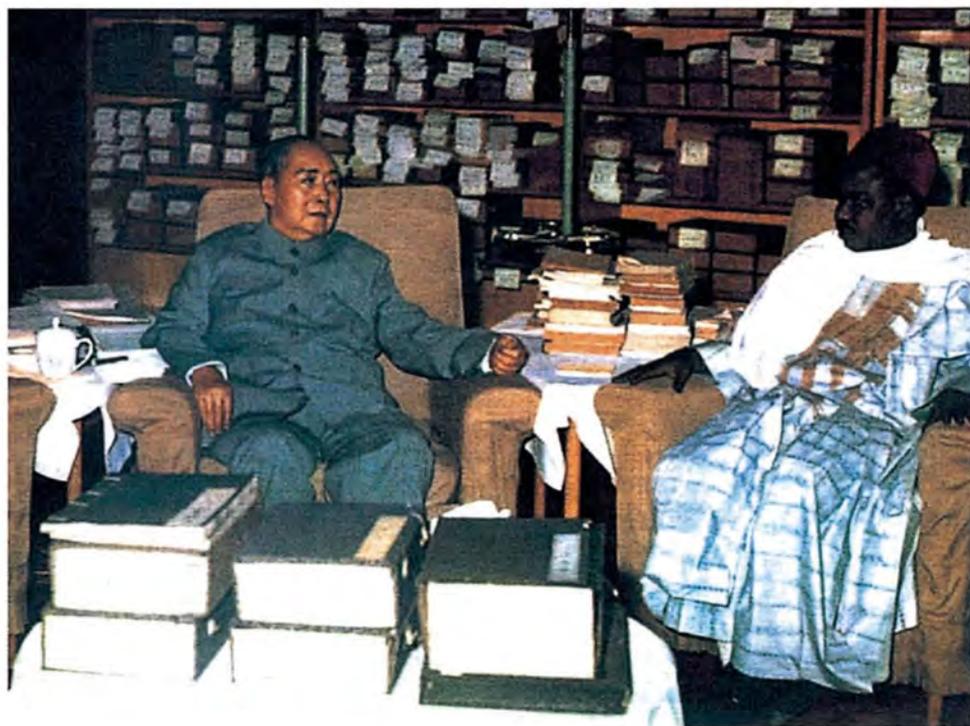
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他还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3年3月，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

毛泽东思想万岁！

五绝·呈郭老^[1]

(1973年春)

郭老从柳退^[2]，
不及柳宗元^[3]。
名曰共产党^[4]，
崇拜孔二先^[5]。

[1] 呈，恭敬地送上去。郭老，对郭沫若的尊称。

[2] 从，由。韩，指韩愈。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旧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昌黎先生集》传世。

[3] 不及，比不上。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

[4] 曰，叫作。名，名称。共产党，这里指共产党员。

[5] 崇拜，尊敬钦佩。孔二先，即孔二先生，对孔子的谥称。这里因字数、韵律的关系，略去“生”字。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排行第二。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聚徒讲学，从事政治活动。年五十，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摄行相事。后又周游列国，终不见用。弟子相传先后有3000人，其中著名的有70余人。孔子竭力宣传“仁”的学说。首创私人讲学的风气。政治上提出“正名”的主张。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自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2000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极大。封建统治者，一直把他尊为“圣人”。现存《论语》一书，记有孔子的谈话及孔子与门人的问答。



1973年4月20日，毛泽东会见墨西哥合众国总统埃切维里亚。

毛泽东思想万岁！

给李庆霖^[1]的信

(1973年4月25日)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2]

毛泽东

1973，4，25日

[1] 李庆霖，当时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1972年12月20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在莆田县萩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的孩子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信中说，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停发后，孩子劳动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年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靠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加上又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因此生活很困难，请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信中还反映了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等情况。

[2] 中共中央1973年6月10日印发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时，可分出一天时间，宣读学习毛主席的信，对5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进行讨论，准备在6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派人来中央汇报和统筹解决这个问题。1973年6、7月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

七言诗·外交家风采联句

(1973年4月)

八重樱下廖公子^[1]，五月花中韩大哥^[2]。(乔冠华^[3])

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毛泽东)

[1] 廖公子，指廖承志（1908—1983），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子。广东惠阳人。

[2] 韩大哥，指韩叙。1973年5月至1977年11月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副主任（大使），1985年5月任中国驻美国大使。

[3] 乔冠华（1913—1983），江苏盐城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华社华南分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和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3年9月22日病逝于北京。著有《国际评论集》等。

对谭政来信^[1]的批语

(1973年5月)

纪、汪^[2]酌处。同时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1] 谭政，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林彪陷害，被撤职、降级。“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受到迫害。1973年4月28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年已六十有七，身体日见衰老，病痛日见增加。希望对我的问题从宽处理，于最近期内把我解放出来。1975年，谭政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7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同意总政治部《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为他彻底平反昭雪。

[2] 纪，指纪登奎，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会见外宾几次谈话的报道

(1973年6月至11月)

一

越南是越南人民的，不是越南反动派的，更不是帝国主义的。^[1]

二

我们都叫做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祝你们国家发展，人民幸福，整个非洲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2]

[1] 这是毛泽东1973年6月5日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黎清毅时谈话中说的一句话，发表在1973年6月6日《人民日报》上。

[2] 这是毛泽东1973年6月22日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上校时说的一句话，发表在1973年6月23日《人民日报》上。

三

我们总是支持你们的。我们两国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总是要团结的。请你回国以后代我问候萨达特总统和你的其他同事们。^[1]

四

我们也很高兴接待你们。祝贺你们非洲都发展起来，你们发展起来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非洲人民总是要起来的。^[2]

五

我们应该支持你们，尽我们的所能支持你们。我们还应该感谢你们越南南方人民，因为你们战斗了多年。^[3]

[1] 这是毛泽东1973年9月23日会见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时说的一句话，发表在1973年9月24日《人民日报》上。

[2] 这是毛泽东1973年11月7日会见塞拉勒窝内（今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和外长卢克时说的一句话，发表在1973年11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

[3] 这是毛泽东1973年11月19日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委员、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部长阮氏萍时说的一句话，发表在1973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上。



1973年6月5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



1973年，毛泽东会见老挝访华代表团。



1973年，毛泽东会见黎德寿。

会见马里国家元首 特拉奥雷时的谈话（节录）

（1973年6月22日）

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你不要看我国有什么展览会啊，其实啊，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说，I say（英文：我说），越穷越好！就会革命啊。西方国家呢，不大行了。

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包括语言——的好的部分。



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会见马里共和国总理特拉奥雷。



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会见马里共和国总理特拉奥雷。

对叶飞来信^[1]的批语

(1973年6月25日)

纪、汪^[2]酌处，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

73, 6, 25

[1] 叶飞，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后被打倒。1973年6月18日 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中央批准解除对他的监护，允许阅读党内文件。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75年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

[2] 纪，指纪登奎，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1]

(1973年7月4日)

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驻法、驻瑞士，乃至驻叙利亚，其他还有许多，都比外交部的意见高明。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浓缩铀吧。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写得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的是错的，你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样浓下去，浓到明年，欺骗性变为更大，要升级了。这个欺骗性的问题闹了一年多了。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说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

[1] 这是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纪要。

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是讲我，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一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因为不胜其看。

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美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亚洲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插话：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改变。）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现在又说孔子是奴隶主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

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指李白）尽想做官，《梁父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

又说是美国不行了，腰杆子硬不起来了。她们两个从联合国回来都说美国的肉、蔬菜都不好吃呢。尼克松本人也承认中间有夹肉面包，有三块肉咬不动，中国、欧洲、日本。这还不讲其他第三世界。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历来我们党，一股风一来，就是……比如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自称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中央苏区的领导，就是指鄙人，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一股风一来，随风转。多啊，不是个别人。硬着头皮顶的是少数。幸得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个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日本人最好挡住在石家庄、太原以北。可是日本人不听话，你怎么办？一直打到广西、贵州。我的意思是最好打到重庆、西安去，他也不听我的呢。我这个思想，跟列宁接近，叫作半败北论。公开拥护蒋介石抗日，反对顽固派，实际希望最好把蒋委员长也打死。现在此人还没有落气，但是不能见人了。

我雇了一个驻西德记者，叫王殊，被新华社整得要死啊！见了我就哭。这个外交是委托他去办才办成功的。专门勾结美帝、日

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是我。

关于革命不能有妥协这个学说——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嘛就被杀死，要嘛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

你们搞的托洛茨基文件，我还没有看完，看了一部分。他就是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列宁就是主张割地赔款，签和约。这个和约是闭着眼睛签字的。第一写上割地，第二是赔款。德国帝国主义跑了，对付两方，他也不能两面作战。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地也没有割，款也没有赔，条约一张废纸，就像尼克松讲的。

我是半败北论。列宁是主张完全败北，主张政府军完全被打败。那时俄国和日本的军队在旅顺、大连、辽阳一带打仗。越彻底越好，革命就会起来了，俄皇的威信就会完蛋了。我们打日本，不能学他的全部，实际上要用他的。蒋介石王八蛋，你干什么?!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几百万军队都是反革命的军队，跟我们打了十年，又有三次反共高潮。我是希望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地方越占得多越好。

第二次王明路线的潮流就不同了，结果还是照我同一些要革命、有马克思主义的同志的意见。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论持久战》，批那个速胜论，名为批党外的，实际上批党内的，又批亡国论。

这类例子多得很。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威廉几世，（插话：二世）姑且说是威廉X吧，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东西进攻，结果皇帝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杀掉了，死掉了，跑掉了，我没有查清楚。军队全部覆没。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杀出一个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杀出一个中国革命。其办法很简单。你杀得人，我就不能杀人？鲁迅在《阿Q正传》上写的，“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插话：有些人盼十大，开过十大，开人大，人大一开就要解决工资问题。）各有各的心事。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一个共性，至于个人想的，伤心之处不同，那是个性。我劝人们去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回。

七言诗·戏续李白《梁甫吟》

(1973年7月4日)

不料韩信不听话^[1]，
十万大军下历城^[2]。
齐王火冒三千丈^[3]，
抓了酒徒^[4]付鼎烹。

[1] 韩信(?—前196)，淮阴(今江苏淮阴市西南)人。初属项羽，继归刘邦，被任为大将。汉朝建立，封楚王。与萧何、张良合称汉初三杰。后有人告他谋反，降为淮阴侯。又被告与陈豨勾结在长安谋反，为吕后所杀。不料韩信不听话：指当时为刘邦手下大将军的韩信引兵东向，欲攻齐国时，为刘邦所用的酈食其抢先说降了齐王，不料韩信仍率兵攻齐，齐王以为是酈食其以缓兵之计欺骗了自己，便把酈食其抛入油锅煮死了。

[2] 下，攻陷。历城，故地在今山东省济南市郊。

[3] 齐王，指田广。田广(?—前203)，狄(故地在今山东高青)人，战国齐王族后裔。其父田荣、叔父田横，秦末随从兄田儋起兵反秦。田儋自立为齐王，与秦军作战败死。秦亡后，田荣攻灭项羽新封之三齐王，自立为齐王，旋即被项羽击杀。于是，田横乃立田广为齐王。田广后为汉将韩信擒杀。火，怒气。三千丈，极言恼怒之甚。

[4] 酒徒，指酈食其(?—前203)，秦汉之际陈留高阳乡(今河南杞县)人，家贫落魄，为里监门吏。人皆谓之狂生。秦末农民战争时归刘邦，献计克陈留，封广野君。楚汉战争中，说齐王田广归汉，已定议，罢守御。韩信从蒯通计乘机袭齐，田广以为被酈食其出卖，把他烹死。

在周恩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 及美大组的一封信上的批语^[1]

(1973年7月5日)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毛泽东

73, 7, 5

[1] 1973年6月25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26日，毛泽东在看了周恩来这个谈话的纪要后说：“这下腰杆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28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该文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7月3日，周恩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各同志及美大组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

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开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7月4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新情况》上这篇文章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7月5日，他又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写了这个批语。7月15日，周恩来将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二字删去，并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1]

(1973年7月7日)

原则同意。

毛泽东

73, 7, 7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7月7日送审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7月6日中共政治局修改稿）上。8月24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宣读了这个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关于九大路线；二、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三、关于形势和任务。8月28日，大会通过了这个报告，9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3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73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73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73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73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1]

(1973年7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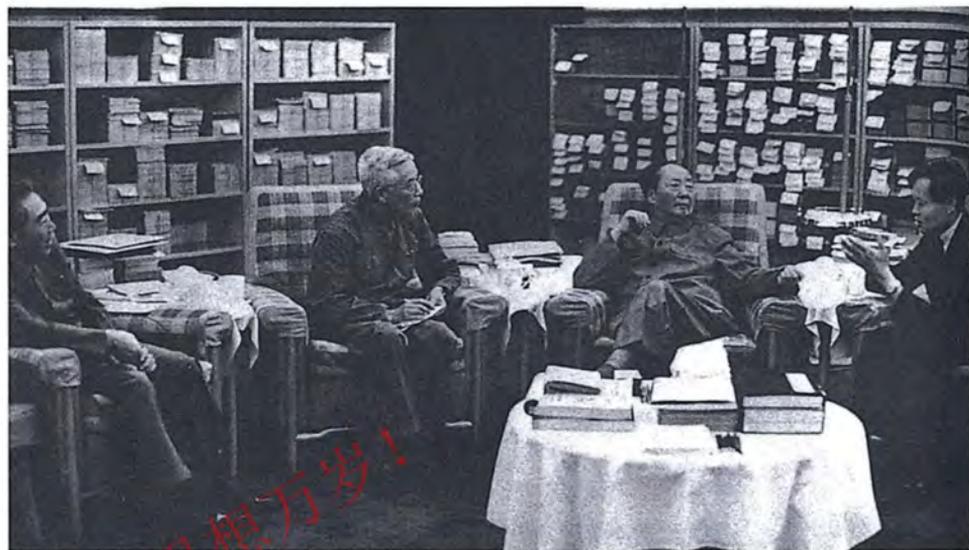
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

73, 7, 15

[1] 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1973年7月6日给毛泽东写信说，1965年夏，因修地下铁道，徐悲鸿纪念馆被拆除。由家属捐献的1000多幅悲鸿的作品，2000多件美术收藏，1万多件美术图片都被尘土覆盖，分散几处。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悲鸿墓碑也被捣毁。我曾多次向有关部门请求修复，但至今无人过问。毛泽东阅信后，写了这个批语。7月1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廖静文写信说：“你给毛主席的信，主席于7月15日已批交我，要我派人查明恢复。”同日，周恩来又给吴庆彤（当时是国务院办公厅主要负责人、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德（当时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写信，请他们分别查清廖信中所说情况，议定恢复方案，进行筹办。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



1973年7月，毛泽东等在书房。左起：周恩来、周培元、毛泽东、杨振宁。

和恩古瓦比的谈话^[1]

(1973年7月29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中国跟你们非洲国家差不多，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压迫我们，现在苏联，我们也说它是帝国主义，因为它也压迫我们。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我们叫它社会帝国主义，因为列宁说过，披着社会主义外衣，实际上是帝国主义。

毛：我们希望你们非洲国家和地区一个个统统独立。第二，团结起来，逐步，急了也不行，逐步统一起来。还有拉丁美洲、亚洲——日本除外的一切国家——我们也是这么希望。日本为什么除外呢？它不属于所谓的第三世界。

毛：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大使馆在非洲各国犯过错误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新殖民主义。如果中国人在你们国家，一切非洲独立国家，在那里称王称霸，自以为了不起，那么这种态度就是不对的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叫新殖民主义，我不大清楚。

周：就是像美帝国主义那样，没有殖民地，但有特权，实际上，苏联也是，即不是像老殖民主义那样直接统治。

因为共产党如是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我说，你（指恩古瓦比）也要采取这种态度，就是要站在各国人民方面。

[1]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谈话的一部分。

恩古瓦比（以下简称恩）：是这样。

毛：总而言之，应该偏向代表多数人的政府。如果偏向代表少数的人，那就不大妥了。

有时候在外交政策上也不得不搞。譬如美帝国主义，它们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所以叫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跟它往来，因为现在那个左派好是好，但是没有权力，中间派也没有权力，就是这个右派，反共最厉害的，尼克松，他有权力。

毛：现在这个世界，不要相信是平安无事。

周：天下大乱，毛主席常说是大乱。

毛：现在的局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这个山雨要来，还没有来呢。可是风来了，而且风很急啊！不晓得你们非洲人感觉怎么样？

恩：我们要保持警惕，因为现在有表面和平，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大家都谈“安全”，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所以我们对世界和平持怀疑态度。

毛：我们根本不相信，什么“和平”啊，“安全”啊。

对郭化若来信^[1]的批语

(1973年8月4日)

总理、剑英^[2]同志：

请考虑可否给郭化若分配工作。并希将孙子序言改版，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此信并请告郭。

毛泽东

73, 8, 4

[1] 郭化若，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1973年7月20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讲到自己“在介绍《孙子兵法》时写了错误严重的《代序》”“任意夸张《孙子》，把《孙子》现代化”“又不积极修改赶早改版”。信中还向毛泽东请求分配工作。同年，郭化若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2] 总理，指周恩来。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73年8月，毛泽东和五四时期的朋友、美籍医学家李振翩亲切握手。



1973年8月，毛泽东接见李振翩、汤汉志夫妇。

七律·读《封建论》^[1]呈郭老^[2]

(1973年8月5日)

劝君少骂秦始皇^[3]，
焚坑^[4]事业要商量。
祖龙^[5]魂死秦犹在，
孔学^[6]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7]不是好文章。

[1] 《封建论》，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的史论文章，阐发了设置郡县、废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

[2] 郭老，指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

[3] 秦始皇，即嬴政，战国时期秦国的国君。公元前221年，在消灭割据称雄的魏、赵、韩、齐、楚、燕六国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4] 秦始皇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和思想控制，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和民间私藏的《诗》《书》等书籍，并将以古非今的方士和儒生460多名坑死在咸阳，史称“焚书坑儒”。

[5] 祖龙，指秦始皇。

[6] 孔学，指由春秋时期鲁国人孔丘创立的儒学。

[7] 十批，指郭沫若所著《十批判书》，收入有关中国古代先秦诸子批判的文章共10篇。毛泽东在1973年7月的一次谈话中，曾讲到《十批判书》尊孔反法。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1]返文王^[2]。

毛泽东

1973、8、5

[1] 子厚，即柳宗元。

[2] 文王，指周文王，姓姬名昌。是中国历史上开始推行较完备的封建制（即分封制）的国君。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电报

(1973年9月8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金一同志：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朝鲜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五年来，英雄的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朝鲜人民高举反帝革命旗帜，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为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为朝鲜人民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胜利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为有朝鲜人民这样英雄的人民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感到自豪。

在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中，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合理主张，是符合全体朝鲜人民的民族愿望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因而受到了世界各国人

民的同情和支持。任何制造“两个朝鲜”、妄图使朝鲜的分裂永久化的阴谋，都是不能得逞的。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

中朝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是鼓舞我们两国人民不断前进的强大力量。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这种友谊和团结，必将不断得到加强和发展。衷心祝愿兄弟的朝鲜人民今后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更加繁荣富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委 员 长 朱 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九月八日于北京



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

毛泽东思想万岁！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学习班

(1973年)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每期三个月，一年办四期，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1]

[1]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3年10月1日庆祝国庆24周年发表的社论《认真学习，继续前进》中，在“最近，毛主席又一再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1973年10月13日，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1973年11月2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



1973年11月7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今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

毛泽东思想万岁！

对罗瑞卿来信^[1]的批语

(1973年11月20日)

似可释放。请中央酌定。

毛泽东

1973, 11, 20

[1] 罗瑞卿，1973年11月15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我现在满身是病，两腿伤残，恳求主席和党解除对我的关押，给我一定限度的自由。毛泽东批示后不久，罗瑞卿即被解除监禁。1975年6月，罗瑞卿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并担任中央军委顾问。

对批评江青^[1]的一封信^[2]的批语

(1973年11月25日)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

1973. 11.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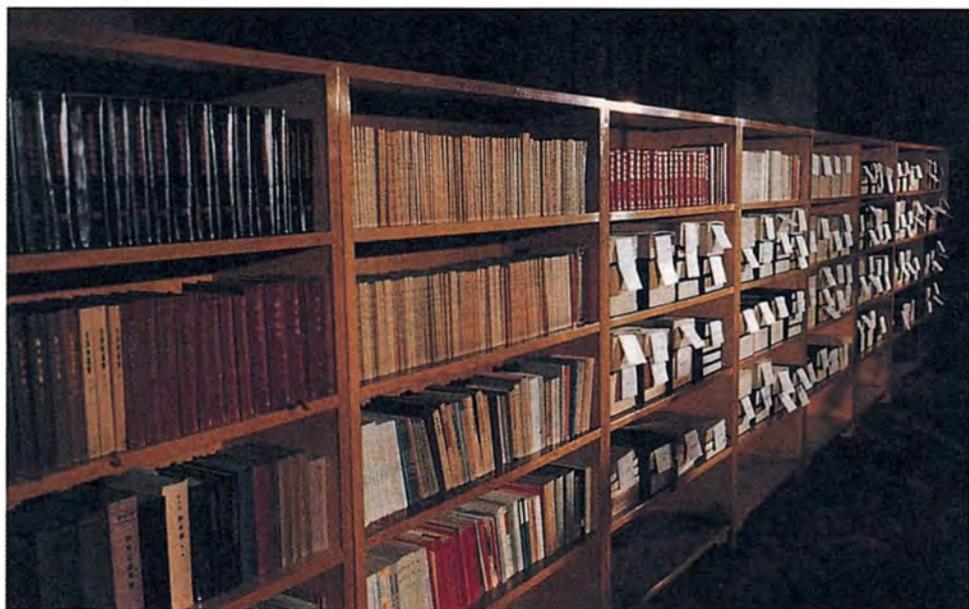
[1] 江青，曾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代组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与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在毛泽东病重和逝世以后，无所顾忌，更加迫不及待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宣布对她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她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

[2] 这封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批评江青民主作风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信中指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以及吹捧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等，是不恰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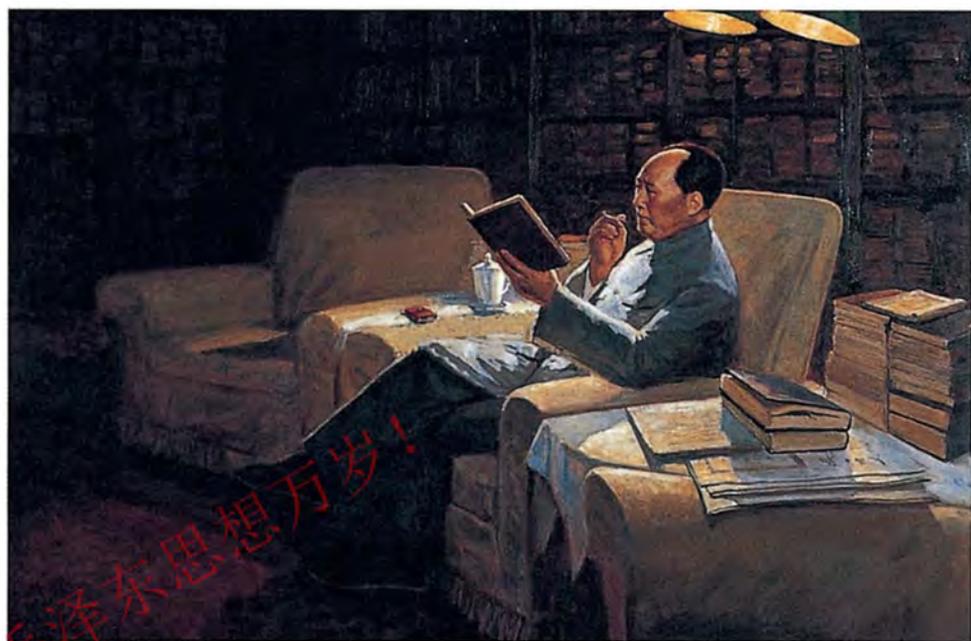


1973年，毛泽东在书房批阅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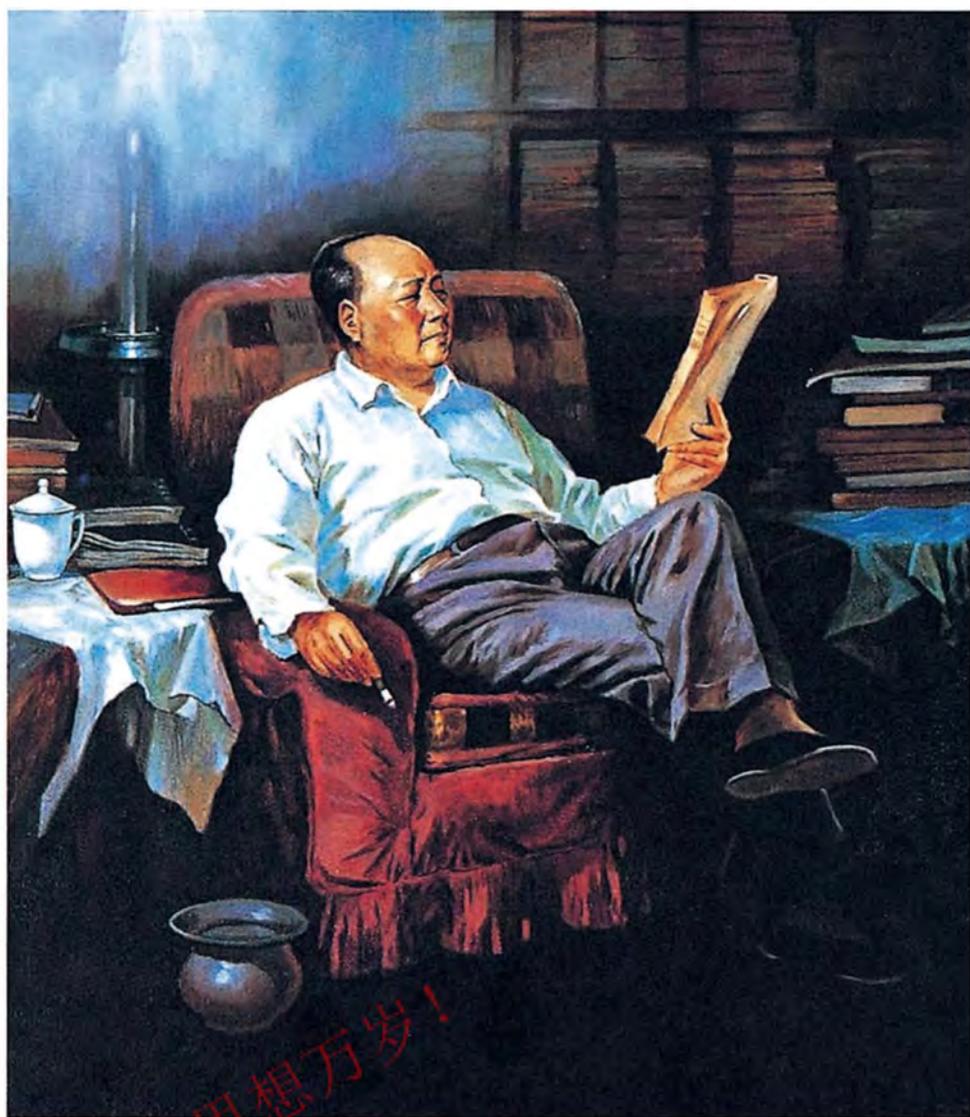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泽东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



《毛泽东在书房》（油画）



《毛主席在书房》（油画）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 二十九周年的电报

(1973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在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欢庆祖国解放二十九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二十九年来，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反对苏修、美帝和支持各国人民革命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目前，阿尔巴尼亚人民正满怀革命豪情，为贯彻执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努力奋斗。我们衷心祝愿阿尔巴尼亚人民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反对帝修反的长期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友谊是建

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在今后的共同斗争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同你们紧密团结，并肩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委 员 长 朱 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对江青诬陷周恩来的批评^[1]

(1973年12月9日)

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2]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3]才是迫不及待。

[1] 1973年11月，在政治局批错误的会议上，江青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江青还指责周总理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主席。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后，曾分三批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和唐闻生、王海容两人谈了话。

[2] 指周恩来。

[3] 指江青。

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1]

(1973年12月9日)

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不仅要修到拉萨，而且还要与尼泊尔接轨，通到加德满都^[2]去。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

[1] 这是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谈话的一部分。青藏铁路，1958年，在毛泽东指示下，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格尔木段）动工修建。从1961年3月开始，因连续3年困难时期，青藏铁路全线停建。1974年，为落实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的谈话精神，1974年3月和1975年3月，铁道兵第十师和第七师共6.2万人，奉中央军委命令先后开进青海，开始了青藏铁路西宁—格尔木段的建设。1979年铺轨到格尔木，一期工程完成，1984年通车。由于当时没有攻克高原冻土和高寒缺氧两大难题的把握，青藏铁路格尔木—拉萨段在1978年7月被叫停。直到1998年，高原冻土地区修筑铁路的技术问题获得了重大进展，青藏铁路再次提到日程上来，2000年11月11日，江泽民批示修建青藏铁路十分必要，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二期格拉段开工，2006年7月1日全线通车。目前青藏铁路三期工程拉萨—加德满都段还没有立项。

[2] 加德满都，尼泊尔首都。

关于大军区司令员 对调等问题的谈话要点^[1]

(1973年12月12日)

—

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我主张找各大军区的人，找司令员来。议什么事？要议军。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

[1]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13日、14日、15日和21日，毛泽东又对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等问题，作了一系列指示。本篇一是毛泽东在197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12月13日，毛泽东同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12月14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谈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问题时的谈话的一部分。本篇四是12月15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五是12月21日，毛泽东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们谈话的一部分。

你^[1]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2]、王洪文^[3]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呢。

陈锡联^[4]同志当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5]同志到沈阳军区去；杨得志^[6]同志跟曾思玉^[7]同志对调；许世友^[8]同志跟丁盛^[9]同志对调；韩先楚^[10]同志跟皮定均^[11]同志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他们都刚去，不要动。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

你们还要工作呢，还要保持晚节。

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

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你^[12]把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吧，参加议军。

[1] 指叶剑英。

[2] 这里指周恩来。

[3] 王洪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4] 陈锡联，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司令员。

[5] 李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

[6] 杨得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

[7] 曾思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

[8] 许世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

[9] 丁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

[10] 韩先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

[11] 皮定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

[12] 指叶剑英。

二

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

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三

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一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就会批你（指陈锡联），那也不要紧。辽宁“八三一”“辽联”是两个小团体，彼此要照顾一下，不要偏了。“辽联”“八三一”，不要批呢。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

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包括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不然，“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不六好呢。要开个军长、政委，师长、政委见面的会吧。不认识一下呢，也不大好吧。比如东北吧，要他（指陈锡联）在场介绍他（指李德生）。比如华北，要他（指李德生）在场介绍他（指陈锡联）。还有政治委员。

（毛泽东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

（毛再一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他们（指各大军区司令员）到了，开门见山，讲互相对调，不要吞吞吐吐。对共产党员不要吞吞吐吐。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吞吞吐吐呢？就是直说。

四

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大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

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起梗子，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比如那个“八三一”“辽联”，他不要贴你的大字报？你那个出气的人、你不喜欢的那个人都走了，你还贴大字报吗？

我们还有一位李司令，到了没有呢？司令常来常往嘛！如果到那边不顺手，我们也可以商量一下。

（李德生说，一定顺手！）

靠不住。你不从坏处着想，单从好处着想。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

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

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嘛，中国人有那么多，有那么几万，几十万坏人，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

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包括反革命。保存活证据，不要杀。

犯点错误呢，改掉就好。

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

人家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不过他有个大使馆在这里，也要消灭呢。我估计，他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选了两个小城市打，一个广岛，一个长崎，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他不打。

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这时，毛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选妃子遍及全国，某一个省就选了几百人，这也是共产党干的事啊！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杨得志同志带一个旅到延安，我才认识他。他是要抓逃兵的。我说逃兵不要抓，他不喜欢在你那里，让他走了算了，如果要抓，请他吃一顿猪肉，因为他不满意嘛。捆绑不能成夫妻嘛，捆绑能够革命吗？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1]。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

[1] 这里指邓小平。

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1]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那就要当老百姓。那个乡村里头，工厂里头批起来也厉害。

动不动就说人家“三反分子”“五一六”。甚至福建李庆霖的那一封信，我看了相当好呵，有人说那里头有刺，就是要有刺呢！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了回信。辽宁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也有人发议论，说是不对的。后头不是在《人民日报》登了吗？也说是不对的。

我看，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他们考。他们总是看不起学生。

现在好多人又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要准备打仗！

五

不要相信那些屁话！我们在旧社会，国民党的报纸那么多，广播电台天天吹，又没有把我们变成国民党了嘛。我们还是共产党。现在贴两张大字报，不要紧呢。

[1] 指邓小平。

总是两面的。你们说了什么四川不行，有些不听话，不听调。这也是常事，养着嘛！有一个能办事的就好了嘛。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这个会差不多了吧。明天一天就“聋子放炮竹”了。

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第四回里边有一张“护官符”，那上面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你（指许世友）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随、陆、绛、灌分别为汉朝的随何、陆贾、周勃、灌婴）“鄙”字改为“恨”字。你能够看懂《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1]这个人也是少文。

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1] 指许世友。

（许世友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慢慢来，就会顺手。

还有什么话讲啊？明天开一个大会就散了。

（周恩来说：还要起草一个命令，鼓励大家一下。）

噢，这个好。你们带个头。底下的政委、参谋长、总部、省军区、军、军分区，还有什么人武部，人也很多。这个问题不要紧。

世界上总是这样的，（把两只手合起来）总有两面。有廉洁必有贪污，有贪污必有廉洁。只有廉洁，没有贪污，也不行啊，那就只有一只手。这个手（举左手）是廉洁，这个手（举右手）是贪污。是对立统一。

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1]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苏联现在跟我们又在拉关系。最近有个什么文化部的招待会上，他们跟我们驻苏联武官处的人谈话。我们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时候那样。二要承认错误，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

你陈司令^[2]，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位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

[1] 指苏联。

[2] 指陈锡联。

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

（这时，周恩来提议唱个歌，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第一段）

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

（毛泽东又亲自指挥，大家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后鼓掌。毛宣布散会。）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诚恳地说：有几次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就是不好使，向同志们作点自我批评吧。图为“文革”期间的毛泽东。

赠邓小平联^[1]

(1973年12月)

柔中寓刚；

绵里藏针。

[1] 这是毛泽东送给邓小平的两句话，1973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召见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他把邓小平拉到自己的面前宣布说、我们现在请来了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又对邓小平说，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974



1974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游泳池客厅亲切握手。

对王洪文、江青报送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批语^[1]

（1974年1月）

同意转发。

[1] 王洪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4年1月12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批示。”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这封来信上。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为广西大藤峡题字^[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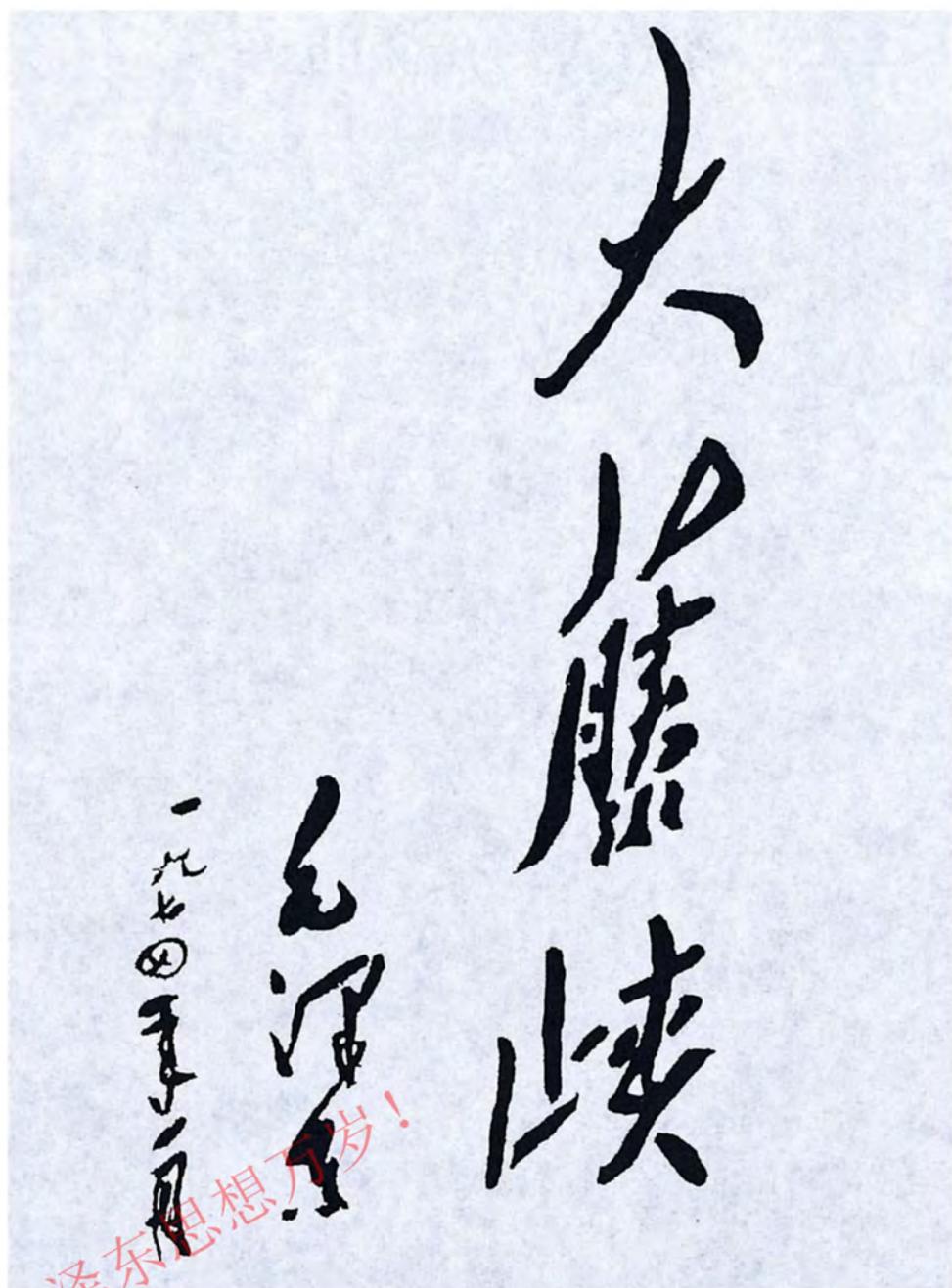
(1974年1月)

大藤峡

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一月

[1] 大藤峡位于桂平城区西北约8公里的黔江下游，是广西境内最大最长的峡谷。1974年，对中国农民起义历史十分精通的毛泽东细询了大藤峡情况，并亲笔写下“大藤峡”三字。



毛泽东为广西大藤峡的题字。

给江青^[1]的信和批语

(1974年2月至11月)

—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2]

毛泽东

九日

[1] 江青，曾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代组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与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在毛泽东病重和逝世以后，无所顾忌，更加迫不及待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宣布对她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她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

[2] 这个批语写在江青1974年2月6日给毛泽东来信的信封上。江青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给她的一封信及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转送毛泽东，请求审阅。

二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1]

毛泽东

74. 3. 20

三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2]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1] 中共中央1976年10月18日发出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封信。《人民日报》1976年12月7日选发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

[2] 经毛泽东提议，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1974年4月6日率中国代表团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他在大会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阐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

四

江青：

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面（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1]

毛泽东

74，4，17

五

江青：

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毛泽东

74，4，17

[1] 这封信和本篇五都是对江青“两信”的复信。这封信可能没有发出。

六

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1]

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六月廿四日

七

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2]

毛泽东

十月廿日

八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

[1] 这个批语写在江青1974年6月23日给毛泽东的信上。江青在信中汇报了她自6月17日到天津之后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和访问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的一些情况。信中还说到，“我看了胜利油田后即回北京”“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

[2] 这个批语写在江青1974年10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上。

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1]此嘱。

毛泽东

七四，十一月廿日

[1] 江青1974年11月19日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给叶剑英^[1]的信

(1974年2月15日)

剑英同志：

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2]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毛泽东

七四年二月十五日

[1]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2] 小谢，指谢静宜，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74年1月25日，他们适应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需要，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借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之机，大谈所谓“反复辟”问题，鼓吹“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之一。就是批“走后门”，把攻击的矛头对准老一辈革命家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1976年10月后，谢静宜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3月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因认罪态度较好，被免于起诉。1977年8月，迟群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迟群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内容的通报^[1]

(1974年2月22日、25日)

一、毛泽东对卡翁达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又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对布迈丁也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二、当布迈丁问到美苏是否达成某种协议和进一步问到战争问题时，毛泽东说，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我看会打仗。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暂

[1]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2月25日，会见了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3月12日，外交部就毛泽东这两次会见时的谈话内容发出《外交通报》。3月21日，中共中央将这个《外交通报》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并“请各单位负责同志向广大干部传达”。

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

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争，也不是这些富国的人民想要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想到希特勒几乎统一了欧洲，又失败了。谁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又产生了十月革命。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尾把日本，后来又把蒋介石赶走了。

至于打不打原子武器，可能打，也可能不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对日本打过，但是后头在朝鲜战争，就没有打。在越南战争，也没有打。在中东，以色列也好，埃及也好，美国人跟俄国人也没有援助他们原子武器。

布迈丁说，我们国家太小了，没有办法对付大国。毛泽东说，你们不小，你们把法国人赶走了，越南人也把美国问题解决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把美国军队赶到南边去了。现在美国到处霸了地方，它要保护这些地方，力量就分散。苏联要对付的地方也多，欧洲、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中东、南亚、中国、日本、美国，太平洋的美国。它的事情也不好办呢。

布迈丁问，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态度如何？毛泽东说，准备打仗！准备它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三、毛泽东对卡翁达说，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你呢，我们希望也是要帮助人民。我劝你对人民要好啊！没有人民就会垮台。当卡翁达谈到赞

支持世界的反帝反殖斗争和在国内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时，毛泽东说，你现在不能当共产党，你当共产党，人家就都反对你，但是你可以看一点马克思的书。

四、谈到中国的成就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时，毛泽东对布迈丁说，中国成就有一点，但是不大。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有时候工作方法比较好，有时候不大好。如果片面地介绍中国，说怎么好，那是不妥的。当然，说中国是一片黑暗，也是不对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有黑暗这一面。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就爱吹他的成绩，而不爱把自己的错误讲出来，所以你们要注意。别国大体也是如此，总是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缺点。

当卡翁达赞扬我援赞工程人员时，毛泽东说，我们是共产党啊，应该好一点！我们的人也犯了一些错误呢，要教育。共产党内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有一些人看不起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人民，所以应该教育。我委托你教育中国的工程人员，还有尼雷尔^[1]总统，也应该这样做。在你们那里工作的，世界上的人做了坏事，不管哪个国家的都应该教育、处分或者把他们赶回来。不然那些人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帮助你们修了铁路，了不起呀。

五、和布迈丁谈话时，毛泽东指出，地中海是密切关系欧洲的。欧洲安全，阿拉伯世界不安全，地中海问题不解决，那怎么行呢？几十个国家怎么能取得一致？单是欧洲就有三十多个国家。如果是听两个大国——美国跟苏联，这也不行吧。

六、毛泽东还对卡翁达说，非洲最好统一起来。南部非洲难啊！中间和北方的慢慢地统一起来。并且说，你们应该发展人口。中国人口太多，非洲人还不够。

[1] 尼雷尔，当时任坦桑尼亚总统。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布迈丁。

毛泽东思想万岁！

和尼雷尔谈话主要内容的通报^[1]

(1974年3月25日)

一、当尼雷尔提到美苏不是为和平而努力时，毛泽东说：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并说：总而言之，所谓裁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说要裁军，结果谈出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后又说要裁军，又是几年了，没有一个裁的。但是他们双方都说他们要搞和平，而且是长久的和平，或者是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嘛，大概是半个世纪，五十年吧。何不讲两代人呢？因为这一讲，他的武器就没有销路了。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总而言之，我们对“持久和平”这样的口号要看一看呢。大概一段时间可以，太长了不行，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总而言之，这个全世界是不安定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讲和平，就是因为这样讲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的口号。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

[1] 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等外宾。外交部4月13日发出《关于毛主席同尼雷尔总统谈话的主要内容的通报》。通报说：“现将毛主席最近同尼雷尔总统谈话的主要内容摘告如下，请将本期通报与毛主席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结合起来组织全体干部认真学习领会。”5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通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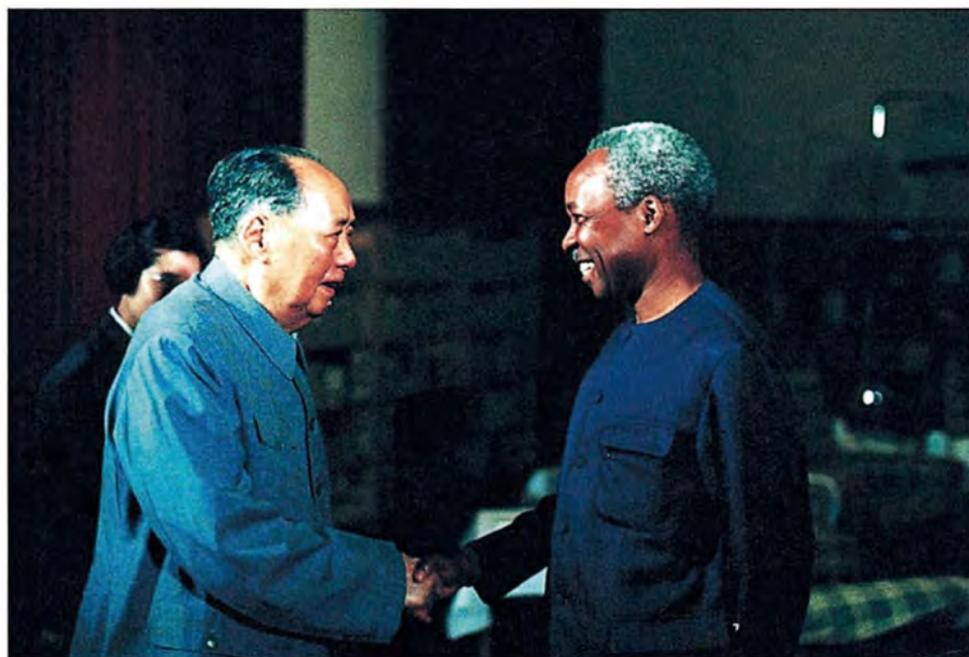
战争来吧。

二、毛泽东说，他们（两个超级大国）现在有点怕第三世界。尼说，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他们就不会怕。毛泽东说，也怕呢。尼雷尔又说，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毛泽东说，那不能这么讲！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

三、毛泽东问到：整个非洲的事情怎么样了？尼雷尔回答的过程中，毛泽东插话说：比过去都要好些，就是讲北部和中部非洲。当尼雷尔谈及他们在南部非洲正在努力赢得独立时，毛泽东说，我跟你们意见一致，就是不喜欢南非白人政权控制非洲人民。并说，（南部非洲）将来总是要起变化的。非洲的变化已经够快的了。

四、尼雷尔说，中国现在对非洲的帮助是很多的。毛泽东说，帮助很小。当尼雷尔称赞中国医疗队时，毛泽东说，应该主要是帮忙教会你们的医生。搞铁路的也应该主要是教会你们勘察、各种建设、修路、桥梁。各种技术人员都这样，我们将来一走，你们就完全可以自己管理了。如果不教，那就不好哩。

毛泽东说，听说我们的人在你们那里做了一些坏事。并问：给了赔偿没有啊？有些犯错误的也撤回了吧。人多了，我们教育又不严，势必将来也还要出一些问题。你们发现有什么错误，就告诉我们的大使。尼雷尔称赞中国人员在坦桑人对他们不好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从不发牢骚。毛泽东说，不能怪你们。这个不能发牢骚，发牢骚是错误的。尼雷尔谈及他的母亲向我人员送活羊和鸡蛋时，毛泽东说，收人家礼物不大好吧，以后成为风气不大好。



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和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握手。

毛泽东思想万岁！

对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 发言稿的批语^[1]

(1974年4月4日)

好，赞同。

毛泽东

74年四月4日^[2]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邓小平1974年4月4日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第六稿）上。邓小平的发言稿中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其中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发言稿讲道，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目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并且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他们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

发言稿中还阐明了包括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在内的中国政府的六项主张。其中宣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作了这个发言。5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邓小平的发言“是根据毛主席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请毛主席审阅”，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讨论，领会精神，贯彻执行”。

[2] 毛泽东手稿如此。



1974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北京。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4年4月，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全面阐述以反对霸权主义为宗旨的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4年5月18日，毛泽东和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握手。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4年5月，毛泽东和乔冠华亲切握手。



1974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接见朱光亚。

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1]

(1974年5月25日)

一、毛泽东问希思，尼克松水门事件^[2]能过关吗？希思认为尼可以幸存下来。毛泽东说，那个水门事件我们不懂，为什么闹得这么大？何必呢？没意思。借题发挥。希思问水门事件是否使中国建立同美的关系及执行对美、对尼克松的政策更困难？毛泽东说，倒不。希思问中美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尼克松访华^[3]后中美关系似乎停滞了。毛泽东说，那不要紧，还是比较好的。你可不可以劝一下尼克松，帮他一个忙，叫他渡过水门难关？

在谈到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时，毛泽东又说，美国人呢，就是手伸得太长了。你看，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东南亚、

[1]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了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外交部5月31日发出《关于毛主席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通知指出：“现将外交部《关于毛主席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级以上单位的党委常委和负责外事工作的同志。”

[2]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1972年6月17日，美国共和党内为尼克松筹划竞选连任总统的一些人，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置窃听器。尼克松连任总统后不久此事被揭发。1974年7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根据收集到的证据通过弹劾尼克松的条款。8月尼克松被迫辞职。

[3]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同中国方面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南亚、伊朗、土耳其、中东、地中海、欧洲。美国人骂了我们多少年，二十多年。希思开玩笑地说，中国对美国帝国主义要当心！毛泽东说，但是我们比较对美国人放心。

二、毛泽东问希思，你们欧洲那个安全会议^[1]哪一年搞成功啊？当希思说如果问这个会议什么时候完蛋倒更容易回答些时，毛泽东说，对，我们的意见一致。这个欧安会完蛋了，他们（美苏）两家真正的和解也就搞不成了。

当希思谈到苏联下了很大决心并有强大的组织来增强其实力时，毛泽东反问，难道苏联就没有困难吗？并说，我看他们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当希思再次强调苏军实力并问及我是否认为苏联对中国不构成威胁时，毛泽东说，我们准备它来。但是它来了，它就垮台了呢！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俄国这一股祸水流向中国。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2]，包括达

[1] 指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参加的有31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土耳其、塞浦路斯和加拿大。1964年12月14日，苏联通过波兰外长第十九届联大会议上建议召开“欧安会”。1972年11月下旬到1973年6月初，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筹备会议。正式会议自1973年7月开始，分3个阶段进行，先是外长会议，接着专家会议，最后首脑会议，至1975年8月结束。会后签署了“最后文件”，内容分4个部分（也叫4个篮子）：欧洲安全问题；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方面的合作；人员、思想和文化交流；续会问题。文件内容空泛，没有约束力。1977年10月14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欧安会”后续会议。

[2] 指亚瑟·涅维尔·张伯伦，英国保守党领袖，1937年至1940年任英国首相。1938年9月，代表英国政府同法国、德国、意大利政府首脑签订《慕尼黑协定》，采取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张伯伦下台。

拉第^[1]，就是推德国向东。

希思问中、苏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毛泽东说，由意识形态引起的边界问题。中苏争吵要从五四年开始算起，因为五五年赫鲁晓夫^[2]就找阿登纳^[3]说，中国不得了了。希思说，阿登纳总认为苏联会企图接管欧洲。毛泽东说，欧洲、亚洲、非洲，但是它力不从心，丢了埃及，在我们这里影响更小呢。也有些影响，林彪^[4]就是他们的人呢。

希思说，虽然苏联同甘地夫人^[5]订了一个条约，但它们在印度也没有多大影响。毛泽东说，我也这么看。你们的外交部长霍姆先生劝我们要跟印度搞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印度从苏联那边挖过来。

当希思说一个强大的欧洲很重要，可以使俄国发愁时，毛泽东说，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并且说，我们看欧洲、亚洲，包括日本，都不要吵架。要吵呢，可以，不要大吵。希思问我对日本比较放心吗？毛泽东点头并说对。希思又问我是否相信日本

[1] 指爱德华·达拉第，1938年至1940年任法国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在此期间，执行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1938年9月，代表法国政府签订《慕尼黑协定》。1940年德国侵占法国后被监禁，1945年获释。

[2] 赫鲁晓夫，1955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3] 阿登纳，1955年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4] 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伙同陈伯达等组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互相争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1973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开除林彪的党籍。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5] 即英迪拉·甘地，1966年至1977年任印度政府总理。

人的和平意图。毛泽东说，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将来很难说。但是我们不怕你们欧洲。

三、毛泽东说，英国能够跟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还是希思办的呢，所以我称你为首相先生。当谈到因为希思不是现任首相所以我未安排他在机场检阅仪仗队时，毛泽东说，我看要，不怕得罪威尔逊^[1]。（对希思）我是投你的票的！

当希思谈到可能英国在技术方面能向我提供我所需的帮助时，毛泽东说，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希思表示始终乐于帮助，毛泽东说，好，很好。

毛泽东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2]。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指在座的年青同志）的事情了。

[1] 指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英国工党领袖。1964年至1976年任英国首相。

[2] 香港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在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1898年英国又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满。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3个不平等条约。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和随行人员。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4年5月11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来华访问。图为毛泽东等在书房接见布托。



1974年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王洪文在中南海书房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斯。



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1]

(1974年至1975年)

[1] “四人帮”，指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4人为核心的一个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王洪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江青、姚文元，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毛泽东病重和逝世以后，他们无所顾忌，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从而粉碎了“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确认他们犯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宣布：依法判处张春桥、江青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本篇一至四和六、七摘自中共中央1976年10月18日下发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本篇五摘自中共中央1976年12月10日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本篇八摘自中共中央1977年9月23日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一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两次讲：“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二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

三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托人向毛主席转达她的意见，要王洪文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任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又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1] 这个批语写在江青1974年11月12日给毛泽东的信上。

四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批评他们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五

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1]

六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毛主席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教育界、科学

[1] 这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公布的原外交部唐闻生、王海容1976年10月17日揭发材料。

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毛主席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反复讲了“三要三不要”之后，毛主席说：“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1]“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七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1] 在这句话之后，毛泽东当时还说了一句：“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八

一九七五年九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主席批准的议题是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江青却在大会大讲什么《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影射攻击周总理^[1]，和邓小平同志“架空毛主席”，并且无理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同志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及时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以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2]，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3]，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气焰。

[1] 周总理，指周恩来。

[2] 王海容、唐闻生1976年12月17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信中说，1975年9月24日，毛主席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之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要求汇报一些问题。当他谈到江青在大寨会议的讲话时，毛主席说：放屁！文不对题！然后接着说：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

[3] 这是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的汇报时作的指示。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 三十周年的电报

(1974年8月22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马尼亚·曼内斯库同志：

在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欢庆祖国解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罗马尼亚共产党、罗马尼亚政府和罗马尼亚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三十年前，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英勇的“八·二三”武装起义，推翻了法西斯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揭开了罗马尼亚历史的新篇章，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解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来，罗马尼亚人民紧密团结在以齐奥塞斯库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周围，独立自主，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目前，罗马尼亚人民正满怀信心地为提前完成五年计划和用新的成就迎接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而努力奋斗。罗马尼亚坚决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勇敢地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支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对罗马尼亚人民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并祝愿你们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中国和罗马尼亚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一贯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亲密的合作关系。一九七一年齐奥塞斯库同志访问中国以来，这种友谊和合作关系又有了多方面的发展。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今后，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为加强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而继续努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委 员 长 朱 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以安定团结为好^[1]

(1974年、1975年)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二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1] 本篇一是1974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八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指示，经毛泽东圈阅的中共中央1974年10月11日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本篇二是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周恩来汇报时说的一句话，经毛泽东圈阅的中共中央1975年2月10日转发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197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

毛泽东思想万岁！

对外交部关于美议员访华团 成员问题请示报告^[1]的批语

(1974年8月27日)

都可以来，多做工作，表示欢迎。

毛泽东

八月廿七日

[1]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1974年8月26日报送的这个外交部请示报告中说，美议员团定于9月2日至14日访问我国。美方原在8月14日通知我方说，该团由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罗兹任团长。8月22日又通知我方，团长改由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担任，团员有参议员2人，众议员4人。经查，在4名众议员中有2人是众议院的亲蒋派，他们于今年2月和4月两次访台，发表亲蒋言论。我们考虑，对美方有意塞进两个亲蒋派应做出必要的反应，以使美方今后有所收敛。据此我们草拟了给我驻美联络处的电报稿，请一并审核。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4年，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书房。

浪淘沙·赠王洪文同志*

(1974年8月)

中南海色青，
碧碧盈盈。
深居其间非一人。
民众亿万反潮流，
皆是我兵。

今日从头行。
八亿群众，
喜见民兵成新军。
唯有经久鱼水情，
堪托重命。

对陈丕显来信^[1]的批语

(1974年9月17日)

洪文^[2]同志：

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

毛泽东

七四年九月十七日

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1] 陈丕显，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后被打倒。1974年9月，他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求解除隔离审查，给一点可以做的事。1975年9月，陈丕显复出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2] 洪文，即王洪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4年9月，毛泽东和李先念等在中南海书房。



1974年9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一起。



1974年9月5日，毛泽东在东湖客舍梅岭1号会见多哥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



1974年9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多哥总统时和邓小平握手。



1974年10月5日，毛泽东、邓小平在武汉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



1975年10月8日，毛泽东和来访的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握手。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陪同下于长沙接见丹麦首相哈特林。

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 和人事安排的一点意见^[1]

(1974年10月20日)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1] 这是毛泽东1974年10月20日听取外交部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的反映后，让她们回京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王洪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转达他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意见时说的一句话。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当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报告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197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来华访问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博士。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博士。

毛泽东思想万岁！

和邓小平在长沙的一次谈话（节录）

（1974年11月12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以下简称邓）：主席也知道了。

毛：好！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我赞成你！

邓：她¹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¹²都不高兴。

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这个好。

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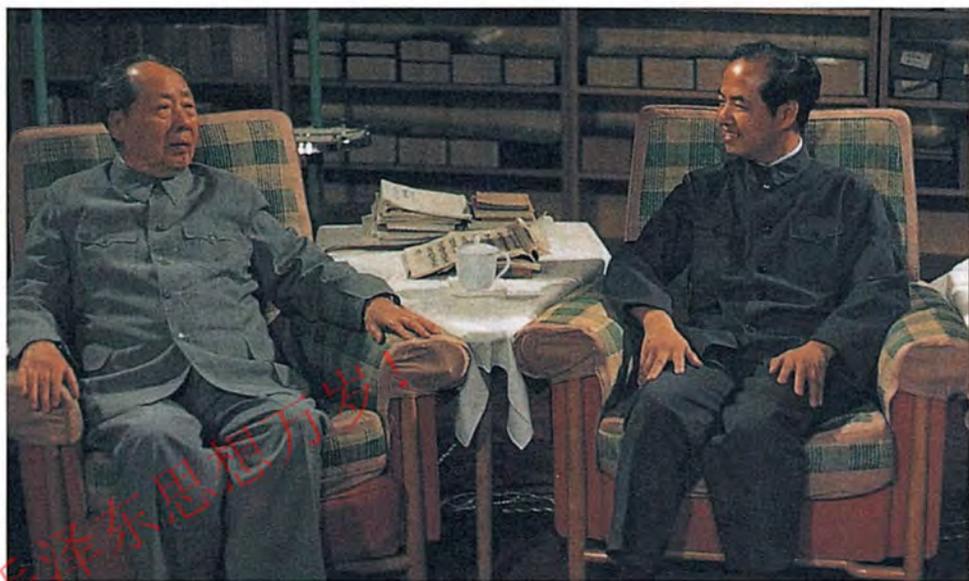
毛：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

[1] 指江青。

[2] 指当时在谈话现场的王海荣和唐闻生。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李政道。

对外交部《关于与基辛格会谈方案的请示》的批语^[1]

(1974年11月20日)

叶帅^[2]已多次见基，我应邀请美国防部长来访。请酌。

毛泽东

十一月廿日

[1] 外交部1974年11月17日的这个请示报告中说，美国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基辛格定于11月25日至30日第七次来华访问，并说：“美出于同苏争霸的全局，在战略上有求于我，所以，福特急于在今年内让基再来一趟，以保持中美关系的势头。”毛泽东审阅时，写了这个批语。

[2] 叶帅，即叶剑英元帅，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 三十周年的电报

(1974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解放三十年了。在兄弟的阿尔巴尼亚全国人民欢庆这个光辉节日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解放后的三十年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英勇斗争的三十年，是阿尔巴尼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三十年。

三十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开展革命化运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今天阿尔巴尼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她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

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贯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政策和霸权主义，特别是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阿尔巴尼亚人民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赢得了各国人民的敬佩和赞扬。

中阿两国人民是亲密的战友和兄弟。中国人民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并衷心祝愿你们今后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这种友谊和团结是鼓舞我们两国人民不断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是任何人都破坏不了的。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同阿尔巴尼亚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974年11月)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

〔1〕 这是毛泽东1974年11月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汪东兴谈话时说的一句话。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经毛泽东圈阅的中共中央1975年第四号文件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对电影《园丁之歌》的评价

(1974年11月)

我看是出好戏。^[1]

[1] 这是毛泽东1974年11月在湖南看了电影《园丁之歌》后说的一句话。在此之前，“四人帮”污蔑《园丁之歌》是一株“大毒草”，并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进行批判。中共中央1977年9月23日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对反映刘景范情况来信^[1]的批语

(1974年12月21日)

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

毛泽东

十二月廿一日

送汪主任酌办^[2]。

[1] 地质部原副部长刘景范的嫂子同桂荣（刘志丹烈士的妻子）1974年12月17日给毛泽东等写信说，今天我去看望刘景范，发现他身体很坏，精神不好，患有肝病、十二指肠溃疡病，手脚浮肿，肚子膨胀，可能是肝硬化，如果不及时治疗，担心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特此请求：一、他的问题已经审查8年了，如果已经审查清楚，能否赶快把他释放出来治病？二、如果他的问题还不能下结论，是否可以把他放出来一面治病，一面继续审查？

[2]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1974年12月21日谕出：“同桂荣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信，主席已有批示。此件请印发在京中央政治局同志。并送两份给中央专案组一办，遵照批示办理。”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

(1974年12月)

毛主席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说，这次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2]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

[1] 1974年12月23日至27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周恩来、王洪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12月26日，他与周恩来单独长谈，其中讲到理论问题。1975年1月7日，周恩来将这次关于理论问题谈话要点整理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1月8日，周恩来将这个谈话要点送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传阅。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要点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要求“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33条，在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和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

[2] 春桥，即张春桥，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文元，即姚文元，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姚文元与江青、王洪文结成“四人帮”。

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1]。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1] 《红旗》杂志1975年第三期发表了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1974年，毛泽东在书房。



1974年，为庆祝毛泽东82岁生日，湖南醴陵专门烧制的釉下手绘双面花五彩瓷。

关于民兵不要参与两派对立的意见

(1974年12月)

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1]

[1] 这是毛泽东1974年12月在听取周恩来、王洪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汇报时说的一句话。经毛泽东圈阅的中共中央1975年1月17日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1]

(1974年)

毛主席在几次会见外宾时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比较过去很不安宁，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包括中国在内。前不久出了林彪的事。林彪是我们党内的一霸。

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头几年，不讲和平，不要说要缓和紧张，而现在大讲特讲！没有病，就不要看医生。有病，他就要看医生。现在地球害病，所以要讲缓和紧张，缓和国际紧张，要讲和平。现在给地球治病。我是持怀疑态度。国际会议这么多，美国这个国务卿^[2]到处跑，相当怪！黄昏的时候，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

我是不赞成所谓永久和平的。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作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美国人就跟我讲，争取时间。我也觉得这是个严肃问题，现在全世界人民考虑的问题。

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是世界性大灾难时，毛主席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是不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

[1] 这是毛泽东1974年会见外宾时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曾作为中央讨论文件（1974年第三号），由中央办公厅1975年1月3日印发。

[2] 指基辛格。

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

毛主席说，未来总是光明的，要经过斗争。不斗啊，人家不听你的话！

毛主席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



1974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孟博托·塞塞·塞科。

毛泽东思想万岁！

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 毛泽东谈话要点（节录）

（1974年）

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日四次谈话要点：

一、留三天谈谈。二十四日又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二十五日说，你们还可再留两天。二十七日见面时说，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二、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在二十四日谈话中，主席又说在批刘批林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1〕}

五、在二十三日谈到小平同志时，主席写了“人材难”三字和“强”一字，并指指脑袋，说小平是难得人材，政治思想强。在报告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讲到副总理名单时，主席在听到我念邓、张、李时，又加了一个陈（锡联）字，念为邓、张、李、陈，并说张有才干，李较软弱。

六、主席说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

〔1〕 原稿不含三、四两点。

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江青同志说，没有工作做，主席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主席自己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对江青同志，主席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

七、主席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我们说，在一、二月份，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我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七月十七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曾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怂”起来的。

主席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八、谈到国际形势，主席认为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主席认为要弄清苏修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主席问，如果勃列日涅夫^[1]要来谈，应该怎样？我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主席点头。

[1] 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诉衷情^[1]

(1974年)

父母忠贞为国酬^[2]，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
身躯倦，
鬓已秋^[3]。
你我之辈，
忍^[4]将夙愿，
付与东流？

[1] 这是毛泽东写给周恩来的一首词。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好，疾病缠身，周恩来患有癌症，亦在重病中。这首词，字数虽不多，但周恩来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豪情，却跃然纸上。毛泽东已经预感到，革命将发生曲折，他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夙愿将要“付与东流”。他问自己，也问周恩来：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究竟“靠谁守”？此词情感真挚，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2] 酬，报答。为国酬，就是“为酬国”。

[3] 鬓已秋，两鬓发白如同秋霜，喻年事已高。

[4] 忍，岂忍。夙愿，平素的愿望。



《毛泽东和周恩来》(油画)

毛泽东思想万岁!

1975



1975年，毛泽东在北京。

给江青的信^[1]

(1975年1月4日)

江青：

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暇时
可以一阅。

毛泽东
一月四日

[1] 这个批语写在江青1974年12月30日给毛泽东的信上。



1975年1月9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马耳他共和国总理多米尼克·明托夫。



1975年1月，毛泽东会见德国客人施特劳。



1975年，毛泽东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



1975年，毛泽东和李先念亲切握手。



1975年1月，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1975年，毛泽东在长沙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印发张春桥、姚文元摘录的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论述的批语^[1]

(1975年2月2日)

同意印发。

毛泽东
二月二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张春桥、姚文元1975年1月2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送上我们摘录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共20条，5000字，不知是否符合主席的要求。如果这次摘录的不行，我们可以再摘录一次，如果基本可用，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参考，也请批示。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33条，其中列宁的语录（包括张春桥、姚文元此次报送的20条在内）23条。

关于释放战犯问题的意见^[1]

(1975年2月27日)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2]

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3]有

[1] 本篇曾由中共中央办公厅1975年2月28日印发，分送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意见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并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华国锋所作的说明。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3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公布。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大会，宣布特赦释放的在押战犯293人名单，并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至此，在押的战犯全部处理完毕。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上原文如此。这句话似指锦州等地还有一些战犯没有列入当时送审的一份特赦释放在押战犯的名单。

[3] 当时送审的一份有关释放在押战犯的报告讲道，拟给释放的每个战犯发15元零用钱，但不开欢送会。另有13名罪大恶极的战犯拟继续关押，不予释放。

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毛泽东等祝贺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 武装力量完全解放金边的电报

(1975年4月17日)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
宾努亲王，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兼国防大臣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
总司令乔森潘先生阁下：

在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大攻势下，金边已经完全解放。捷报传来，人心振奋。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英雄的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和全体柬埔寨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五年前，美帝国主义阴谋策划了朗诺叛国集团的反动政变，甚至悍然出兵柬埔寨，妄图把一个独立、和平、中立的柬埔寨变为它的殖民地。富有光荣反帝革命传统的柬埔寨人民不畏强暴，揭竿而起，团结在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周围，进行了整整五年英勇顽强的战斗，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柬埔寨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所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只要坚持正确的道路，弱国就

一定能够打败强国，小国就一定能够打败大国。

柬埔寨人民在长期武装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顽强革命精神和大无畏英雄气概，为世界革命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赢得了各国人民的钦佩和赞扬。柬埔寨人民的伟大胜利，不仅为印度支那人民的反帝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有力地鼓舞和推动着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柬两国人民是亲如手足的兄弟。我们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斗争中一贯互相同情、互相鼓舞、互相支持，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中国人民对柬埔寨人民的胜利就像对自己的胜利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可以相信，在今后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共同前进。

金边的解放，标志着柬埔寨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深信，柬埔寨人民在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旗帜下，加强整个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大团结，继续英勇奋斗，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柬埔寨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委 员 长 朱 德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务 院 总 理 周 恩 来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于北京



1975年，毛泽东会见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尔布特。



1975年4月18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

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和中东^[1]

(1975年4月20日)

毛泽东 (以下简称毛): 欧洲人来, 我都劝他们要注意苏联。现在的世界不太平, 不安宁。你们不要怕我们, 我们不会侵略到你们欧洲去。

莱奥·廷德曼斯 (以下简称廷): 我正是接受了你们的友好邀请才来访问的。

毛: 我希望你们团结起来。

廷: 我们两个人都在致力于实现欧洲团结。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欧洲、西欧的统一, 实现欧洲一体化。

毛: 这个好, 我们赞成。

廷: 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 主席先生曾两次去过莫斯科,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不能再和苏联友好下去的?

毛: 他们骂我们, 毁了合同, 撤了人员。他们偏袒印度人, 反对我们。他们要来, 我们就不客气。现在是打舌仗。

他们现在还不敢侵略中国。我看他们主要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中东。我不是吓你们, 我是希望你们注意, 不然会吃苏联人的亏。

[1] 这是毛泽东会见比利时首相莱奥·廷德曼斯时谈话的一部分。

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 理论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75年4月23日)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为盼。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1] 这个批语写在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送审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新华社1975年4月20日的这个报告中说，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要大力报道各级干部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决心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学习中不求甚解的作风。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将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作为1975年第一二六号文件印发。《人民日报》1976年11月19日发表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黑纲领——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反经验主义为“纲”》一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个批语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军民彻底摧毁 南越傀儡政权解放西贡的电报

(1975年4月30日)

西贡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阁下，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阁下，

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越南南方军民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战，彻底摧毁了南越傀儡政权，终于解放了西贡。这是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坚持长期革命武装斗争的伟大胜利。喜讯传来，中国人民感到无比欢欣鼓舞。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向越南南、北方全体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英雄的越南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高举胡志明主席“决战决胜”的光辉旗帜，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进行了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特种战

争”“局部战争”和“越南化”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巴黎协定签订之后，越南人民在新的形势下，对于西贡傀儡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破坏巴黎协定、拒绝实现民族和睦、疯狂屠杀人民的罪行，进行了坚决的自卫反击战，终于以革命战争打败了反革命战争，取得了完全解放越南南方的辉煌胜利。你们的胜利，开创了越南解放新的时代，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你们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一切斗争中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革命事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越南人民的胜利，再次有力地证明，一个国家的人民，哪怕是一个小国的人民，在维护祖国独立、自由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中，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怕挫折，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打败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取得斗争的最终胜利。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两国人民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和兄弟。中国人民一向把越南人民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斗争，把越南人民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在过去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人民仍将坚定不移地同越南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衷心祝愿越南南方人民在继续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一个独立、自由、统一、繁荣的新越南一定实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委 员 长 朱 德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务 院 总 理 周 恩 来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于北京

关于知识分子的两句话^[1]

(1975年5月3日)

—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

二

老九不能走。^[2]

[1] 本篇一二两是毛泽东1975年5月3日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说的两句话。中共中央1977年9月23日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两句话。

[2]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知识分子贬称为“臭老九”，毛泽东在这里借用“老九”指知识分子。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51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 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